



非常人物之非常记忆

The extraordinary memories of the very ordinary
世界上有一种鸟是没有脚的，它的一生只能够一直飞翔

他幽静、沉郁、悲凉
“浮华舞台”上最“倾国倾城”的舞者

晓红◎编著



“倾国倾城”张国荣 依本多情

他幽静、沉郁、悲凉；他鲜活、明朗、倔强
他时而狂野叛逆，时而低回性感
他是“浮华舞台”上最“倾国倾城”的舞者……

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依本多情 | 张国荣 |

“世界上有一种鸟是没有脚的，它的一生只能够一直飞翔，飞累了就睡在风中。这种鸟一辈子才会落地一次，那就是死亡来临的时候。”

他幽静、沉郁、悲凉；他鲜活、明朗、倔强；他时而狂野叛逆，时而低回性感；他是“浮华舞台”上最“倾国倾城”的舞者……

他就是这样一只“无脚鸟”，这样的舞者——张国荣。

上架建议：人物传记

ISBN 978-7-5648-0520-3



天舟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总发行

定价：29.80 元



依本多情

“倾国倾城”的舞者

张国荣

晓红 编著

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依本多情: 张国荣 / 晓红编著. — 长沙: 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1. 6

ISBN 978-7-5648-0520-3

I. ①依… II. ①晓… III. ①张国荣 (1956 — 2003) — 传记

IV. ①K825. 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102906 号

依本多情: 张国荣

晓红 编著

总策划: 墨明

统筹: 白方

责任编辑: 沉弥莫华

责任校对: 孙立

装帧设计: 袁芳

出版: 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地址 / 长沙市岳麓山 邮编 / 410081

电话 / 0731-88853867 88872751 传真 / 0731-88872636

网址 / <http://press.hunnu.edu.cn/>

总发行: 湖南天舟科教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 / 长沙市芙蓉区东二环二段 194 号天域新都商务楼 5 楼

电话 / 0731-82801357 82918792 传真 / 0731-82801356

邮编 / 410007

网址 / <http://www.t-angel.com/>

印刷: 长沙鸿发印务实业有限公司

开本: 170×230mm 1/16

印张: 14.25

字数: 196 千字

版次: 2011 年 9 月第 1 版 2011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648-0520-3

定价: 29.8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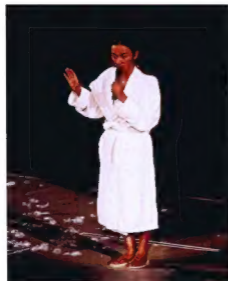
若发现缺页、错页、倒装等印装质量问题, 可直接向总发行公司调换





























序 论

仿若玫瑰的绽放

时光流转，岁月变迁，不知人们是否还记得曾有意无意陪伴一代人度过青春岁月，在人生的舞台上拒绝再玩、中途退场的哥哥张国荣。“张国荣就像一幅旧时代的名贵油画，越是隔着岁月的尘埃，就越是令人沉醉；任何光鲜的、时尚的包装和色彩对他都是多余的。光阴里，当他的颜色一点点黯淡下去甚至还吸纳沉积了日复一日岁月轻尘的时候，他的令人不可抗拒的力量方才显现。”对于大多数出生在 20 世纪 70 年代的人来说，张国荣是一段引领香港时尚的传奇，更是一段纠结于青春岁月的记忆，对于哥哥，我们可以不了解，却不能够不怀念……

一、香港娱乐圈的传奇

在纷扰的香港娱乐圈，张国荣是一个传奇，从漂亮的歌星，疯狂 Fans 的梦中情人，香港最大胆忠于自己生活方式的演员，到观众所说的

“不老的哥哥”，他给人们带来银幕和舞台上无尽的风月。他的美丽、他的微笑、他的歌声、他的个性、他银幕上千变万化的形象，仿若玫瑰的绽放，曾是多少人心中最灿烂的梦。

20世纪80年代初期，张国荣崛起于香港乐坛，他最红的时候也是香港流行音乐最发达的黄金时代，当时梅艳芳、谭咏麟与其并起，成为那个时代最重要的标志，有人戏称他们为香港乐坛的“铁三角”。张国荣、梅艳芳、谭咏麟在香港和东南亚地区红了20多年，他们唱的歌、演的戏陪伴着年轻人度过懵懂的成长岁月，成为多少人年少时期的背景音乐。他们的歌唱和表演风格随着时代的变化不断发生着改变，最终与香港人的生活经历紧密连结在一起，成为人们回忆中极重要的一环，也成为香港历史的一部分。

在这三个人之中，张国荣无疑是个独特的存在。1956年9月12日，张国荣出生在香港一个富有的大家庭，父亲是著名的服装设计师。而张国荣则自小就表现出了一定的艺术天赋，曾在高中时期留学英国，期间，喜爱西方的文学、音乐，曾在酒吧自娱自乐。国外艺术的熏陶相应提高了他的艺术品位，也为他的艺术感觉注入了西化的味道。1977年，从英国归来的张国荣在一个偶然的时机参加了香港丽的电视台主办的歌手大赛，从此步入乐坛，历经曲折后终确立了在歌坛的巨星地位，并包揽80年代末香港歌坛各项大奖，无人能与之争锋。1989年，张国荣宣布退出歌坛，此后专注于电影事业，并最终在影视方面确立了自己独特的地位。1995年宣布复出乐坛后，他的歌唱和表演事业均获得了新的突破，在艺术上近乎完美，成为一位声、色、艺俱全的巨星，事业上达到了辉煌的顶点。2001年，他以出色的演艺获得香港表演界终身成就大奖——“金针奖”。张国荣的个人经历也成了香港演艺界的传奇。

刚步入歌坛时，张国荣并不像谭咏麟那样既拥有天赋磁性的迷人嗓音和“温拿五虎”时期积累下来的现成人气，也没有像梅艳芳那样，可

以充分利用女性优势把自身塑造成为“百变星君”。在以风格为旗帜的流行歌坛，出道之初的张国荣恰恰是在风格模糊的境况下一步步“蚕食”歌坛并站稳脚跟，他走了一条与谭、梅二人不同的路线——用自己独有的气质和“歌人一体”的执著与决绝，征服了专属于自己的歌迷。张国荣的演艺灵魂直到他离世前几年还一直保持在极高的水准，远胜过同时期的谭咏麟与梅艳芳。谭、梅的大红大紫更多的是歌的胜利、表演的胜利，而张国荣的长红不衰则是歌、戏、心合一，由内到外的全面展现，他的电影、音乐已成为永恒的美好回忆。

二、浮华舞台上最忘情的歌者

“我就是我，沙漠里盛放的花朵；我就是我，颜色不一样的烟火……”张国荣不羁的性格和那种由内而外散发出来的独特个性是他人所无法效仿的。在明星“批量生产”的香港演艺界，很多表演者只是适合大众娱乐口味和时尚包装的产物，很少有真正的个性可言，而张国荣恐怕是最具个性、特立独行的一个。他的美融合了男人的放纵和女人的妖娆，这种不拘世俗的美丽幻化了他在人们眼中的形象，使之不分男女地征服了所有人。他的演艺、他的才华、他的宽容、他的真诚，成就了他独特的灿烂。

1977年，张国荣参加香港丽的电视台主办的亚洲业余歌手大赛，以一首 Don Maclean 的 *American Pie* 取得了第二名的好成绩，由此引起人们的注意，并与丽的电视台签约，成为一名综合性节目主持人，从此正式进入娱乐圈。而这个圈子最初给予张国荣的不是喝彩而是考验，歌坛上惨淡无光，影坛上更是默默无闻。也许张国荣永远也不会忘记他的唱片

曾被以1元1张的低价抛售，甚至被垫电饭锅底；在台上表演被喝倒彩，甚至羞辱：有一次为活跃现场气氛抛给观众的帽子被当场扔回台上。但寂寞中，张国荣的歌声里渐渐有了成熟迷人的光彩，幸运之神终于来临，1984年，一首放纵的热辣舞曲 *Monica* 倾倒无数歌迷，也成为张国荣的幸运曲，使他开始拥有一定的知名度，并从此远离了令人沮丧的酒吧舞台。当时，距他出道已有8年，而这一年他已经28岁了，对于一个艺人来说，这算是个迟暮的年龄。张国荣又悲又喜，从此，他破蛹而出，一步步确立了自己独特的演唱风格，并最终走向成熟。

歌曲 *Monica* 入选港台“十大”，在《第一次》中另类大胆的表演也逐渐让张国荣脱离了单纯的青春偶像形象，形成其成熟的表演风格。1985年，《为你钟情》迎来了他歌坛明星的地位，1987年，转到新艺宝公司的第一张唱片 *Summer Romance* 把充满东洋味的张国荣转变成为一个成熟、有深度的歌手，更使他慢慢从偶像派走向实力派之路。*Summer Romance* 是张国荣音乐生涯的重要里程碑，这张唱片更是当年的销量冠军，并使之开始能与当时雄霸歌坛的谭咏麟分庭抗礼。1988年的 *Hot Summer* 更是让张国荣出尽了风头，成为时尚的煽动者。1989年，在粤语流行歌曲历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 *SALUTE*，为香港流行乐坛树立了一座高峰，令后人难以超越。其后的《风再起时》与其一举成名的个人专辑《风继续吹》前后呼应，至此，张国荣的演艺生涯达到了他第一阶段的顶峰。

1996年，张国荣复出后推出了后期最重要的专辑《红》，同时奠定了其歌唱生涯后期的风格。《红》的风格性感迷人，妖艳、浮华、暧昧、感性，有些扑朔迷离，带有些诡异气氛。在这种凄绝的唯美中，透出张国荣音乐上的游刃有余，他不再遮遮掩掩，而是更加放肆地暴露了自己性格的另一面，他不再在舞台上躲躲闪闪，只留给歌迷一个侧面，而是把完整的自己暴露在观众面前，你可以说他妖艳毒辣，也可以说他风情

万种，经过多年的风风雨雨，站在舞台的正中央，他已经不在乎别人的评价了，他可以完完全全展现自己喜欢的样子。此后的《这些年来》、《春天》有点返璞归真，也见证了张国荣在音乐上的多面性。他可以浓艳，可以颓废，也可以素面朝夭，透露一点阳春三月的明媚生机。总之，复出后的张国荣风格更加多变，渐渐进入了一个成熟的艺术境界。

这个阶段的张国荣为了艺术，大胆抛开一切，放肆地前进，他像是一个不知疲倦的追梦人，令自己的音乐得到升华，舞台表演更加璀璨夺目。他的风格放纵大胆，中性化的时装，鲜红的嘴唇，火红的高跟鞋，举手投足间透露着无限的娇柔和妩媚、放肆与热烈。也正因为这心灵的自由，张国荣学会了真正的不在乎，在世人或挑剔、或赞赏、或惊异的目光中，他自由自在地活着，演着，唱着。

是的，张国荣就是张国荣，浮华舞台上最忘情的歌者，最煽情的歌者，最美艳的歌者，香港舞台上最完美的艺人。

在歌曲中，他尽情地表达自己的深情、颓废、放纵、妖媚和慵懒，同时舞台表演上也渐入佳境，在张国荣26年的从艺生涯中，共出演50多部电影作品，创造了多个令人难忘的角色，为电影史留下了无数精彩的镜头。

我们对他的回忆，也似乎更加源于他所出演的电影。《阿飞正传》和《霸王别姬》是张国荣演艺生涯的两个高峰，而他出演的其他角色，也让观众更加认识了他演艺生涯的多面性。从《英雄本色》中认识他，因其复出后的影片《阿飞正传》而关注他，由《霸王别姬》迷恋他，借《纵横四海》、《东邪西毒》、《春光乍泄》等而进入他的灵魂。他塑造了多个经典影视形象：在遗落的时代迷茫追求的阿飞；恹恹执著朴实的书生宁采臣；一笑万古春、一啼万古愁，美艳坚贞的程蝶衣；痴情的十二少；冷漠、毒辣、而又孤独脆弱地蜷缩在沙漠中的欧阳锋……这些张国荣戏梦人生中的一个又一个侧面都永远留在了银幕上。

在影片《霸王别姬》和《春光乍泄》中的张国荣，其角色性别都是错位的。在现实生活中，性别错位的爱情常常是人们关注的焦点，对于爱情，他有着超出常人的浪漫幻想和唯美追求，所以，他任性地爱了，爱得坚贞执著。张国荣是香港第一个公开承认自己是双性恋的香港艺人，但他情系唐唐18年，至死不渝，这在风云变幻的娱乐圈中也算是个难得的典范。也许爱上一个人不一定要区分性别，不一定要有世俗的认可，浮华人世中有常规必有特例，在爱情面前，真诚和虚伪才是真正应该考虑的问题。

在舞台上，张国荣是一个声色艺俱全的表演者；在生活中，他是一个真挚的朋友，很多与其合作过的人，都对他留下了很好的印象。他是一个大牌明星，但从来没有明星的架子；他懂得生活，感情细腻，对朋友体贴入微，慷慨大方，让出现在他身边的一切都更美好……

三、喧嚣人群中最落真的灵魂

张国荣是造物的光荣和奇迹，他达到了那个时代演艺界的最高峰。在银幕上，他八面玲珑；在舞台上，他颠倒众生。可现实生活中的他，却是如此脆弱，以致在遗书中以“Depression”（沮丧、郁闷）来形容自己死前的感受，大概他已在漫漫红尘中做完了属于他的美梦，于是在不惑之年终随戏中人褪去了霓裳，选择了瞬间的飞翔……

顿时，感情、事业和健康成了世人对他所剖析的对象，但这是他的本意吗？也许，他只是想从人们的视野中淡然隐去，就当作平日里愚人节的小意外，就当是未来得及互道珍重的告别，就当是颜色不一样的烟花一晃而过……

张国荣的人生透着忧郁，那一抹与生俱来的愁云至死还深陷在眼中，没人能为他拭去。这个敏感的灵异少年自幼缺少爱的呵护，为他的人生铺下灰色基调，投下终生难以抹去的阴影。从此，他活在对爱的渴望中，与挚爱唐唐相随18年，这也许是其寂寞一生中最大的安慰。他从寂寞中走来，在人间以自己独特的方式曾经活得绚烂夺目，像一朵自由开放的奇葩，在喧嚣的人群中依然固守着那份似乎谁也无法读懂的寂寞；他给舞台带来千娇百媚的风潮，最终又以自己的方式寂寞抽身而去，只留下一个决绝而惨烈的背影，一抹最艳丽的红……

可以说，张国荣是最生不逢时的艺人，上世纪80年代，歌坛有谭咏麟与他分庭抗礼；影坛，却又被周润发的光环所淹没。90年代，梁朝伟后来者居上。但在残酷的娱乐竞争中，他始终保持着自己淡淡的笑，因为他永远都是最特别的一个。如果说周润发是入世的英雄，在我们面对纷繁世事时给人以打拼的勇气，那么，张国荣就是我们暗夜里独自拾拾心事时的灵魂伙伴。他一路陪伴我们从青涩岁月走来，在心底和我们遥相望。

颓废迷离之中带有几分阴柔，敏感多变中透着几分倔强。“即使挨了刀，血从伤口涌出来也要拼着演完那一场。”殷红色洒满舞台，那是他真实的戏份。没有粉墨的装饰，张国荣像一个影子，不愿在明暗暗间彷徨，最终选择了沉没于黑暗之中。他不愿在浮光掠影的人世间蜷缩，而是选择了洒脱而决绝地离去。没有人知道张国荣究竟有何思量，更没有人知道还有谁能给他心中温暖，还有谁能给出他生命的意义和活着的希望？内心的悸动不安让他像烟花般寂灭，他向着自己以为可以去的路走去，就像在歌中唱的：“就这样我喜欢走八方的路，就这样我呐喊直到游戏结束，我四处漫步我肆无忌惮，狂傲的姿态中再也感受不到束缚……”

张国荣是一个漂亮的男人，任性的男人，忧郁的男人，一个展示了

自己缤纷人生的男人，一个活出了真实自己的男人。从歌坛到影坛，他总是在灿烂时寂寞，在繁华时悲凉，留下的足迹深刻醒目，创造的话题多不胜数。而最终，在风风雨雨中走过了人生四十多个春秋的张国荣终于学会了做自己，学会了不在乎，学会了把玩人生的从容和洒脱。“人生如戏，戏如人生，唱戏就是把人生拖拖拉拉的痛苦直截了当地给演出来，不过戏演完了还不是人生拖拖拉拉的痛苦？”也许在张国荣的心目中，台上的瞬间辉煌，终代替不了生活中无限的迷茫与苍凉。为美而生，为爱存在，为心灵的痛苦而放弃生命。而留在这世界上的，是一道美丽而苍凉的手势，是一片匆匆泛过的红，是最绝色的伤口……

四、风继续吹，斯人不在

“世界上有一种鸟是没有脚的，它的一生只能够一直飞翔，飞累了就睡在风中。这种鸟一辈子才会落地一次，那就是死亡来临的时刻。”这像是张国荣的人生独白，也是他一生沧桑迷惘的写照。也许哥哥真的飞累了，飞倦了，想寻找一个永恒的栖息，于是在2003年愚人节的黄昏，他带着如泣如诉的哀怨歌声，带着风华绝代的冷傲身影，带着忧伤颓废的凄美眼神，绞断人世間一切温柔缠绵，以飞翔的姿态纵身一跃化蝶而去，让自己在瞬间成就了永恒……

如幻如花、如露如电的张国荣，在万人注目下流动如风，也在万人宠爱下乘风归去。聚散有时，风光无限，他吹遍千娇百媚的风潮，也为我们的青春岁月留下激情美好的回忆。他还在，在永恒的银幕上，用一瞬间风华抵挡经年光阴；他已不在，虽然歌声依旧飘荡，尘世间却早已不见伊人的身影。“我劝你早点归去，你说你不想归去”，如今，他真的成

了永远的回忆，永恒的完美。香港中环的文华酒店辉煌依旧，从维多利亚港看去，岛上的夜色璀璨依旧。这一切，在死亡面前，都只有一种结果：时间停止飞了——可以继续飞的是蝴蝶。张国荣的死自有他自己的秘密，也可能这个秘密会跟他在一起，永远埋葬。只留下一斜背影、一阙歌，待人们细细欣赏、慢慢怀念……

风再起时，我们只能够看到他在风中渐渐远去的背影。昔日的传奇皆化作流云随风而逝，而那曾经的声光色影又如何能够轻易忘怀？蓦然回首，斯人不在，风继续吹……

目 录

CONTENTS

序 论	一、香港娱乐圈的传奇	1
仿若玫瑰的绽放 /	二、浮华舞台上最忘情的歌者	3
	三、喧嚣人群中最落寞的灵魂	6
	四、风继续吹，斯人不在	8
第一章	一、寂寞童年，此生有憾	1
灰色童年 /	二、无法释怀的梦——渴望被爱	4
	三、告别香港的日子——负笈海外	6
第二章	一、20 世纪 80 年代初的香港乐坛	9
谁能代替你的地位 9	二、梦想从这里开始	11
	三、默默向上游	13
	四、与陈百强的恩怨沧桑	18
	五、风继续吹，星光初现	25

六、香港乐坛的奇观——“谭张争霸”	30
七、夜阑静，问有谁共鸣？	36
八、在最璀璨的瞬间远走	42
九、风再起时，不再计较与奔驰	46
十、银幕上流动的传奇	49

第三章

重返舞台，惊艳不绝 59	一、90年代个性化的回归	59
	二、“不着地的飞鸟”——《阿飞正传》	65
	三、最灿烂的歌唱——《霸王别姬》	71
	四、演不完的戏梦人生	86
	五、《红》——任性的蔷薇，滴血的怨毒	95
	六、最具个性化的舞台演出	
	——颜色不一样的烟火	98

第四章

一个真实的张国荣 107	一、张国荣——香港影坛上的绝色	107
	二、追求完美的生活	110
	三、为艺术倾其至诚	112
	四、此情不渝，未曾变过	117
	五、苦乐人生，亲情无价	125
	六、生命中的朋友	128
	七、对待朋友百分百的给予	138
	八、光影无限，遗爱人间	141
	九、和现在一样不要变	143

第五章	一、蔷薇般任性的结局	145
最倾国倾城的告别 145	二、最后的人间路	148
	三、你为何离去——死亡之谜	150
	四、风继续吹，不忍远离	155
	五、无人替代的地位	161
	六、如果有来世，你还是我们的偶像	164
第六章	一、《我的酸甜苦辣生涯》	170
张国荣自述 170	二、《我的转折点》	180

附 录

张国荣个人档案	184
---------	-----

张国荣年表	187
-------	-----

一、寂寞童年，此生有憾

对于张国荣来说，童年并没有温馨美好的回忆，却只是难以释怀的孤独和失落，即便隔着岁月的轻尘去回顾，仍是蒙着厚厚的灰色。这给他的一生抹上了忧郁的色彩。

1956年9月12日，张国荣出生在香港一个富有的大家庭。父亲是一位著名的服装设计师，他白手起家，在洋服界很受人尊敬，有个外号叫“Tailor King”。当时的香港还是英国殖民地，西方人的穿戴习俗影响着这里的中国人，穿洋服在很多场合是必须的，同时又有不少欧美著名人士登临这块宝地，洋服的需求量很大。这样，张国荣父亲的手艺有了大展身手的机会，他渐渐成了香港著名的洋服商，专替当时一些名流做洋服。不少政客、明星如董建华的父亲董浩云、霍英东、马龙·白兰度等都曾光顾他，这也极大地提高了他的名望，使得生意蒸蒸日上。

父亲在商场上的得意，并没有为家庭带来多少幸福。他颇中意女人，加之生意繁忙，一年到头很少回家。张国荣曾说“我和爹地都不熟”。而母亲一方面要关注生意，一方面因为自己婚姻的不如意而心绪不佳，自然很少有闲情去照顾自己的子女。成名后，张国荣曾回忆说：“我的童年是不同爸爸妈妈一起住的。好多人都会说不可能的，但刚刚就是那么巧发生在我身上。爸爸和妈妈在中环的一个单位有两层楼，一层自己住，一层就用来做工厂。理由就是为了看着工人，所以就没有跟我们一起住。也许当时的大人是不会理会小孩子的心理的，或者是我没有那么幸运，我爸爸妈妈不会太理会我们子女的心理的，或者那时候也没有那么开通，那段时间是大人说了算的，小时候被爸爸妈妈打打是好事情，但是我连这些都没有的，更加不要说渴望礼拜天爸爸拿着相机去照相。那样就变成了小孩子很失落，没有爸爸妈妈。”

那时，张国荣的父亲只有一些节日像端午节、中秋节才会回家吃顿晚饭，不见他的儿女。而在农历新年见到他时，常常是酩酊大醉。后来，张国荣曾回忆：“我最记得他跟我们相处最长的一段日子是36小时。就是一天多，因为他是醉了。”

在张国荣眼里，父亲是个极大男子主义的人，喜欢花天酒地，不知道关心家人，但对他的爱却是毫无保留的。他曾说道：“阿爸疼我是无条件的，阿妈对我好是有条件的。如果我不是今天的张国荣，阿妈对我爱会有所保留。阿爸已经去世，但我始终觉得，他对我的爱全无保留，只是他不知道表达……自小我就知道，我和他说话，他有耐性去聆听，阿妈却是完全没有，所以很久以来，我和阿妈连一句心里话也无法交流。”一席肺腑之言道出了张国荣对父母之爱的看法。

童年的张国荣跟所有孩子一样，有他自己的寂寞和快乐，有缺憾，也有满足。少年时代，父亲送他远渡重洋去英国读书，若不是父亲突发中风，他便不会提前结束在英国的学习。或许那样，张国荣将会有另外

的人生。

张国荣与母亲的关系始终都有很深的芥蒂，是一种想象不到的疏离，这样的情况也许是母子俩没能经常在一起造成的。张国荣回忆儿时与母亲的关系时说：“她没有怎样去理我们。那时候都挺惨的，惨的理由是我一个星期才见她一次，就是星期六晚上，她也不会在我们家里过夜。”所以，直到长大成人，母子之间连一句心底的话都没有办法交流。

张国荣曾试图改善母子关系，成名后他在海边购置了漂亮的别墅，实现了多年的心愿——把母亲接来同住，互相之间不再提以前不开心的事。为了恢复与母亲的关系，他几乎每天给母亲买礼物，带母亲去高级餐厅，不惜为母亲花很多钱。但母亲却越是退缩，越发对儿子彬彬有礼，像个外人，母子俩的关系依然十分疏离，像朋友多过亲人。张国荣曾经笑言一次母亲到他家中竟然问可不可以用一下他的洗手间，这对他真是一件悲哀的事情。

张国荣的姐姐张绿萍后来曾说：“父母现在也意识到自己当年的做法欠妥，但是要弥补童年缺失的爱已经不可能。现在大家对爸妈都很好，有空便来相聚，对从小缺失的天伦之乐，大家都很珍视。兄弟姐妹都很爱惜下一代，因为他们太了解没有父母之爱的痛苦。”

张国荣的母亲共生育了他们兄弟姐妹10个孩子，其中3个不幸夭折，余下7个人，他们之间的关系本应很亲密的，但也许是因为年龄差别太大，之间的交流并不多。张国荣小的时候，很孤立无援。他曾回忆说，“大姐和二姐可以成为一对啦，有很多话聊，可以一起斗漂亮啦。第三第四那一对就死了。那五姐和六姐可以是一对，差不多年龄了。七哥和八哥一起的，那阿九，又是拿不到PASSPORT回了楼下（意为夭折），就剩下我第十。上面的八哥跟我都相隔了八年。但是我想八哥曾经努力地去爱护我，但是年龄方面有了一定的距离，所以玩的东西都不同。因为他8岁的时候我才刚刚出生，等到他18岁的时候我才只有10岁，

大家有了分别，不管是玩的东西，还是其他方面。”有人笑言，当张国荣的哥哥与女孩子约会时，他却经常躲在一角玩芭比娃娃和 GI Joe 玩具。

童年时的张国荣和他哥哥姐姐每人都有一个贴身的保姆照料，另居一处，日常生活无忧无虑。但物质上的富裕却不能填补心灵的空虚，金钱更不可能代替父母对子女的爱。张国荣的童年是孤独的，寂寞的，忧郁的，缺少父母和家庭的关爱，这些都成为永远也难以弥补的遗憾。张国荣曾淡淡地说：“回首童年，没有什么值得我去记忆，没有什么值得我去怀念。”

他曾表示：“没有尝到天伦之乐是我一生最大的遗憾。假若将来有个小孩子，一定会很疼爱他（她），一定会从旁推动小孩子的潜质和兴趣，我一定会。”原来是自己深有体会。

二、无法释怀的梦——渴望被爱

也许童年缺乏父母的关爱，长大后的张国荣常常不自觉地带有一种娇憨的男孩相，被人疼爱成了他一个无法释怀的梦。最疼爱他的干妈张玉麟夫人和多年的好友薛家燕都说张国荣很爱发嗔，因为他很想有人疼，有人爱，若是哄哄他呵护他，便会像个小孩般高兴了。

小时候来自家庭的温暖很少，因此点滴的关爱张国荣也总是念念不忘，他清楚地记得第一次被爱的感觉是八哥给他的，“小时候逛大街，看到很多卖玩具的，我喜欢一个放映机，用来播卡通片的，卖 38 元，在当时来说，十分昂贵。我想要，但是老人家不给买，我为了这个心爱的东西，回家就哭，竟哭出病来，但是一样得不到。结果八哥出来做第一份工，用第一次收入的钱带我去买，那是第一次被人疼的感觉”。

从小就一直很疼爱他，照顾他的，是后来给他做佣人的六姐，六姐在张国荣心中也早已脱离了主仆关系，如亲人一般。这在张国荣童年生活中是一段温暖的回忆，他曾说：“六姐的地位犹如歌曲 *Monica* 中的主角，她对我嘘寒问暖，从小带大我，是健康又愉快的工人。”

成名后的张国荣在房间内还挂着六姐的照片，也常常谈到六姐，说“她对主人的忠心，现时在香港已很难找到，照顾我 30 多年，已当自己是张家的一分子。在她传统的观念，很不满意现在菲佣的工作态度，她认为打工不应有假期，东家在打麻将或聊天，当佣人的要斟茶递水，服侍妥当，要等主人睡了才能休息。这位工人在我心目中已经不是工人，地位已超越我母亲，我非常珍惜六姐，我觉得亲密情人失去后可以再找，但如果她突然消失，我指的是百年归老，我会非常伤心，她是我一生之中对我最好的一个女人。”

张国荣曾为六姐买下一个单元，满足了她想拥有一套属于自己的房子的愿望，但可惜六姐在 90 年代初就因病过世了。张国荣难过地说：“六姐一生无欲无求，只知全心全意地照顾我，唯一要求的，是希望有一层楼，为了达成她的心愿，曾送了一间屋给她，但享用的日子却不多，她去世时，未能见她最后一面，实在十分遗憾。六姐去世，自然感到难过，不过觉得她在这个时候离开人世，对她来说，反而是一件好事，因为生老病死，人所难免，而且她过世时已经 70 多岁，又患鼻咽癌，与其用仅有的残余日子与病魔搏斗，倒不如早日脱离苦海，不用忍受无谓的痛苦。”

父母婚姻的不和谐在童年张国荣心中留下了难以磨灭的阴影，稍稍懂事后又目睹了自己姐姐婚姻的不如意，至使他从小就感到婚姻的不可信任，看到别人结婚便会放声大哭。成年以后，他常说“婚姻是一种无形的负累”，“如果相爱没有这一纸结婚证明书，都可以过得很好。如果要分手，有这一纸婚约也改变不了什么”。故他曾与不少女星及名媛

拍拖，但终没能走向婚姻，这些很难说不是家庭造成的影响。

有人说，张国荣后来精神产生异常源自童年的阴影。童年时期的他除了没有得到小孩子应有的疼爱和关怀，还因为想要得到父母的注意，每样事都做到最好，希望能通过自己的突出表现吸引双亲的目光，这种追求完美的执著，成了他一生中最大的包袱。这些与他渴望得到他人的关爱，甚至最终选择以跳楼自杀来结束他传奇的一生都不无关系。

总的来说，童年时期家庭的阴影和缺少关爱，使张国荣对于生命和情感缺乏信心。他追求成为明星，被众人重视、崇拜、追捧，一定程度上都是这种心理的补偿，他绝对无法忍受有朝一日被抛弃，被伤害和被忽视。正如他自己曾说的那样——“我只可以光荣归去”。加之其追求完美的天性，所以，第一次他选择退出歌坛，第二次，他选择永远离开。

三、告别香港的日子——负笈海外

13岁那年，也许因为成绩不太好，有点名望的父亲觉得很没有面子，也许是想让张国荣能有更好的发展，于是决定送他到国外读书。张国荣也曾坦言，“在香港读书时，上了中学以后，是一败涂地了，除了英文就没有什么厉害了。在国外，即使你很衰，别人也不会知道了。”当然，这可能是他的自嘲或者玩笑。

早年留学英国的经历对张国荣的人生没有产生多大影响，但在他之后的演艺生涯中，与张曼玉、李玟等从西方归来的艺人一样，都透出一种西化的味道，这无疑与他早年负笈海外留学英国有着很大关系。上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初，在香港演艺界，艺人们总是拿英文歌曲打歌坛，张国荣的英文歌曲也很出色，他最初走向演艺界的第一步——参加丽的

电视台歌手大赛的参赛曲目就是一首英文歌曲 *American Pie*。

在英国的寄宿生活是严格而清苦的，当时还不那么挑剔的张国荣很快就适应了环境。独处刻板无趣的陌生异国，颇有音乐天赋的他偶尔去餐馆里唱歌娱人，也自得其乐。中学毕业后，张国荣顺利考入了英国利兹大学（Leeds University），读纺织专业，因为父亲是做服装生意的，选择这个方向也许是子承父业的考虑。在那个纺织班，张国荣读了一年多时间，还是蛮有兴趣的，纺织有很多东西要学，像绘画、美术设计之类，也许这些比较适合喜爱艺术的张国荣，以至后来他还觉得如果当时能继续读下去，有可能成为一名成功的设计家。但若是他如愿的话，这世界上便会多一位英格兰绅士，少了一个在家中排行最小，被人们称为“哥哥”的张国荣，一位演技和歌声令无数人折服的演艺巨星。

张国荣在英国读了一年纺织专业，同时也喜欢上 D·H·劳伦斯和莎士比亚的作品，读了一些文学艺术方面的书籍。后来父亲因为酗酒的关系瘫了，当时人们普遍的思想认为如果瘫痪了，也许就是“上帝蒙召，注定就要归去，活着是没有希望了”。像许多传统的家长一样，张国荣的父亲也希望自己故去的时候所有孩子都在身边，于是便一封信把小儿子召回香港，张国荣的学业也就此中断，后来再没有回到大学。

从英国回到香港的张国荣与父母同住，但关系很快就恶化了，这种恶化与从小家庭关系的冷淡无疑有着很大的关系。同时，在英国生活几年后的张国荣自身改变很多，再加上生性敏感，很难适应这样的气氛和相对冷淡的家庭环境，因此与父母关系的恶化也就难以避免。

和家人关系恶化后，倔强的张国荣从家里搬出来自己居住，从此开始了独立谋生的日子。起初接到消息让他回香港时，他还有一种结束流放的窃喜，可当面对复杂艰辛的生活，自己必须很快独立起来。那段时间对张国荣来说十分辛苦，为了谋生，他尝试过多种职业，还曾卖过鞋和牛仔裤。

70年代后期，牛仔文化盛行，许多地方摆出街摊出售牛仔裤和其他服装。在香港的九龙、新界等很多地方，因为这些小衣摊而成为繁华街市，摆摊的多是一些偷渡客，也有很多香港本地棚户区的下层居民。

张国荣也和这些下层百姓一起生活，他找不到自己的位置，更找不到自己的方向，这位未谙世事的少年当时一定很沮丧，在英国读书时的壮志豪情恐怕早已荡然无存，经济上的压力致使他深感前途一片渺茫。

这段时间的生活是张国荣一生中最为艰难和困苦的时期，对于从小生活在富裕家庭并曾留洋读书的张国荣来说无疑是个很大的震撼。也许正是这一段时期的经历，磨砺了他的意志，使他在之后演艺生涯初期的坎坷中能坚定执著地走下去。

一、20 世纪 80 年代初的香港乐坛

张国荣是 20 世纪 80 年代香港乐坛的风云人物之一。在他之前，香港乐坛就有了一定的发展，到 80 年代中后期至 90 年代中期达到鼎盛，并出现谭咏麟、张国荣、梅艳芳三人一统天下的局面。

大陆解放后，一些从北京、上海、台湾等地到港的文化人仍在发挥作用，所以直至 20 世纪 60 年代，国语片和国语歌曲在香港还一直占主流地位，而当时的粤剧“艺术成分比较低”，基本停留在插科打诨的地位。从 70 年代起，随着香港经济的发展，香港人本土意识慢慢增加，开始逐步建立起以粤语为标志的本土文化，代表粤语歌曲走上主流的歌手便是许冠杰。据香港著名音乐人向雪怀回忆，当香港人第一次听到许冠杰用粤语唱出底层百姓的生活时，都很惊讶，同时也怀疑这是一种“俗文化”的表现形式。直到 80 年代，香港的流行文化迅速向粤语靠拢，并

开始出现本土化倾向，梅艳芳和张国荣正是在此背景下出现的。文化的强势与经济繁荣离不开。人称香港文化“教父”的梁文道说：“香港人对张国荣和梅艳芳的怀念实际上也是对这个黄金年代的怀念。那时候香港处于文化输出地位，从一个港口城市真正变成国际大都市，香港人在他们身上看到了对自己文化的认同，找到了香港人的自信。”

在张国荣之前，香港第一代粤语流行歌曲的代表歌手及词曲作者，特别需要提及的是顾嘉辉、黄霑、黎小田、卢国沾、郑国江、冯添枝、钟定一、鲍比达、黎彼得等，正是这批词曲作者在香港为粤语流行歌曲开拓出了一番新天地，而在此之前，香港流行乐坛几乎就是英文和国语歌曲的天下。当时，依靠演唱电视连续剧主题曲走红的香港歌手则凭借电视荧屏初次走进了大陆歌迷心中，我们至今仍记得这些香港第一代唱粤语流行歌曲的前辈：罗文、甄妮、汪明荃、关正杰、叶振棠、叶丽仪等。他们在70年代中后期到80年代初期同样凭借演唱电视连续剧主题曲在香港大红大紫。

许冠杰可以称作粤语流行曲的开山祖师，是香港歌迷耳熟能详的人物，他16岁进入乐坛，一直致力于将通俗文化渗入音乐创作之中，并在70年代掀起了粤语流行曲热潮。1976年推出的大碟《半斤八两》，令他夺得第1届金唱片颁奖礼销量冠军。除此之外，他的其他作品歌词浅易，深受草根阶层欢迎，如《打雀英雄传》、《尖沙咀》等皆令人回味。许冠杰于1992年退出乐坛，但他当时创下的开办41场演唱会的纪录至今仍无人打破。舞台剧《仲夏夜狂想曲》令他的旧作《印象》和《天才白痴往日情》再度流行，许冠杰则被人们尊称为香港乐坛“歌神”。

同样在70年代中后期至80年代中期，已经在香港成名的老一辈歌手有张德兰、徐小凤、林子祥、甄妮、郑少秋等，到80年代早期，香港第二代粤语歌手陈百强、谭咏麟、张国荣、梅艳芳、钟镇涛等逐渐为大陆歌迷所熟知。

到 80 年代中期至 90 年代初期，香港乐坛迎来了它的辉煌时期，老一辈歌手中有些逐渐淡出，有些依然风光无限，而新一代歌手正进入他们的全盛时期。回过头来看这段时期的香港乐坛，之所以辉煌，一方面因为香港本地新的唱片公司纷纷成立，与一些跨国公司在唱片市场的竞争更为激烈。另一方面很多歌手借各种新秀歌唱大赛崭露头角，为日渐沉闷的香港乐坛注入了新鲜血液。一些老一辈歌手特别是那些靠演唱电视连续剧主题曲走红的罗文、叶振棠、关正杰、汪明荃等此时几乎都已褪去了昔日光环，只有一些颇具自我演唱风格和特色的依然风光，如许冠杰、徐小凤、林子祥等。那时，改编歌曲为香港乐坛带来了新鲜空气，但毕竟僧多粥少，曲创作者就那么几位，尽管作曲家协会新增了一些新人，但也远远跟不上大量涌入唱片行业那些歌手频繁出片的歌曲需求量，因此，香港乐坛步入改编东洋和台湾歌曲的全盛时期。在这个时期末，谭咏麟、梅艳芳、张国荣等人纷纷登场，揭开了香港歌坛黄金年代的序幕。

二、梦想从这里开始

1977 年，香港丽的电视台主办“亚洲业余歌手大赛”，张国荣被朋友们拉去参加，当时没有钱，便向六姐借钱去报名，六姐很慷慨地从自己的生活费中拿了 20 元给他。为这 20 元，张国荣感激六姐一辈子，因为从此他开始了另一种人生。

当时，香港颇为流行英文歌曲，从海外归来的张国荣选择了一首长 7 分多钟的英文歌曲 *American Pie* 参赛。后来在他音乐生涯中起重要作用的黎小田任当时比赛的音乐总监，说到张国荣初次参赛，他至今印象深

刻，事因当时张国荣为据理力争，很不识相的一句 “It doesn't make sense”。

黎小田回忆说：“他是第2届的参赛者，我则是比赛的音乐总监。试音时我就见到他，这个俊小子，以一首长7分多钟的英文歌 *American Pie* 来参赛。虽然他唱得很好，但是一个歌唱比赛是不可能让他把整首歌唱完，必须要改短一点，他当时给我的回应就是 ‘It doesn't make sense’，因为他觉得歌词有起承转接，改短了便没有意思。”从中可以看到张国荣凡事追求完美和对于歌唱事业的认真，不过作为参赛者的他最后还是做了妥协，演唱了3分钟的版本，取得了第二名的成绩。

黎小田还回忆道：“当时他的唱腔比较稚嫩，但外型已非常 smart。可能因为他曾在英国留学，我跟他一谈就发觉他很有主见。其实他的表现很不错，相比日本、泰国等地的参赛者，他算是颇突出，但当时第一名的一位是自作一曲《朦胧夜雨里》来参赛，所以他只能得个第二。”

在张国荣夺得歌唱比赛亚军后，一些音乐人建议他先出演电视节目。黎小田第一首写给他的歌并没在唱片上推出过，那是一首由冯宝宝主演的电视剧集《追族》的主题曲。当时张国荣有一位叫 KK 的经理人，安排他在宝丽金出唱片，唱得都是些英文歌曲，而且当时他的唱腔比较嫩，故而推出后销量不太好。唱过一首主题曲，出过一张英文碟，都未成气候，这便是张国荣早期的音乐历程。他屡败屡战，为了维持生计，不得不在酒廊献唱，而这则为他后来的舞台演出打下了牢不可破的根基。对张国荣来说，这是很好的磨炼机会，酒廊有即场的乐队伴奏，表演者有机会直接面对台下的观众，创造全面的舞台表演效果。

之后，张国荣与丽的电视台签下5年合约，成为一名综合性节目主持人，从此正式进入娱乐圈。当时与他共同签约在宝丽金唱片公司的温拿乐队成员彭建新认为，“张国荣天生声线独特，演绎的方法与众不同，形象多变，令香港观众大开眼界，同时加上他舞艺出色，故能在乐坛上

登上天王地位。”虽然最初在歌唱事业上并不顺利，但张国荣后来的成绩见证了他的这番预言。

三、默默向上游

幸运不肯轻招手/我要艰苦奋斗/努力不会有极限/若遇失败
再重头/现实欺弄不担忧/我要跟它决斗/挺着胸对抗命运/用力握
实我事头

成功不会骤然降/喝彩声不想白白承受/求能用心/求能用功/
求能做好鼓手/像怒海的小孤舟/冷雨凄风继续有/我愿那苦痛变
力量/默默忍泪向上游

——《默默向上游》

从1977年出道，走过25年的艺人生涯，张国荣仿佛是一个不老
的传说。与他有关的一切，永远蕴藏着美丽得令人动容的魅色迷梦。他推
出了数十张唱片，出演过54部电影，赢得了无数音乐和电影奖项，是
那个年代当之无愧的绝世巨星。但张国荣并非横空出世、一夜成名的泡
沫明星，他是踩着荆棘丛生的坎坷道路，一步一个脚印走到得之不易的
巨星宝座上的。《默默向上游》是从1977年到1984年整整七年艰辛奋
斗的最好注解。

在最初的几年中，初入娱乐圈的张国荣没有什么经验，在电视
主持方面成绩平平，音乐方面也乏善可陈。很多人说起他的第一张
唱片，都认为是1979年的《情人箭》，其实早在两年前他就推出了首
张唱片，收录的多是电视剧主题曲，销量惨淡。张国荣不会忘记他的唱

片曾被以1块钱一张的低价抛售，甚至有人将积压的唱片用来垫电饭锅底，这是其一生歌唱生涯中难以磨灭的耻辱，也是他奋发努力的动力所在。

进入娱乐圈后，张国荣如他在电影《鼓手》中饰演的鼓手一样，执著地忍泪默默向上游，和他同时期主演《失业主》的陈百强已走红，而张国荣却运气不佳，一直载浮载沉。歌唱事业上遭遇挫折，电影上也是乏善可陈，张国荣甚至被人骗去拍三级片。这个时期，娱乐圈给予张国荣的，没有掌声，都是羞辱与考验。他在台上表演时抛给观众的帽子又被丢回台上，嘘声和倒彩似乎成为他那时舞台表演的宿命。但张国荣生性好强，极具信心，即使自己当年多是人不敷出，银行账户结余从未超过1000元，他也没有萌生退意，因为他坚信自己通过努力可以在乐坛走红。张国荣义无反顾地艰难经营着自己前景黯淡的歌手生涯。

在自述中，哥哥曾说到自己刚出道时的经历：“第一次给人‘嘘’的滋味并不好受，自己总是在想为什么是这样的呢？为什么要这样给人‘嘘’？我又没有做错事。还记得穿一件红色的T恤，白色的裤。台下有观众喊出来‘回家早歇着啦！’，那是第一次歌唱比赛之后的公开表演。在那时这么彷徨的日子里，当然想着去搏杀，每个人都是，我也不例外。但自己的歌唱事业一开始就触礁啦。”

类似的冷落时常发生，很让张国荣难堪的是一次在酒吧表演时，唱得投入的他把帽子抛向台下观众，但料不到那帽子竟当场被扔回台上。在一片哄笑声中，他以歌手的职业道德和男性的自尊坚持唱完那首歌，然后逃难似地冲回后台。几年后，歌手柳影红回忆说：“Leslie（张国荣英文名）回到后台时脸色发青，眼睛都直了。我刚拍了拍他肩，他突然崩溃式地扑到我怀里哭了，那么个大男人像小孩一样伤心。还呜咽着说：‘为什么要这样伤人，我究竟做错了什么……’那场面真叫人心酸。大家也以为他会放弃了，可第二天居然又准点到后台化妆，都服了他。”

那段时间，最令张国荣难忘的是在沙田马场遭遇倒彩。许多年后，他依旧念念不忘那件事，把那视为平生最难忘的事件之一。那时的歌手基本都是穿西装打领带。而张国荣则因拍《大内群英II》剃光了头，很怪的样子。唯有他穿件背心加牛仔裤，站在台上唱歌。台下常常是嘘声、倒彩声阵阵。回到家中，却听有人已在电话录音中给他留言：“收档啦，请你多读些书吧！你还未丢够面子吗？”张国荣当时的伤心真是无以言喻。

出道初期，由于舞台表演太过另类，张国荣不被大多数人所接受，没少被嘘过。在那个年代，观众普遍都不会接受一个大男孩在台上搔首弄姿，张国荣说话又太过率直，当时歌手只流行在台上说“各位观众们好，希望你们会喜欢我的歌”之类千篇一律的对白，谁会接受张国荣坦白地说：“我知道你们不喜欢我，但我会继续努力地唱，直至你们喜欢我为止！”

同样的倒彩一天天、一年年重复，张国荣靠他超乎寻常的毅力坚持着，在寂寞中孤独地成长，渐渐地，他的歌声里有了一份成熟迷人的韵味。1984年的某个夜晚，张国荣终于初尝到了唱红的滋味，一曲结束后，台下响起了热烈的掌声。而当时，备尝艰辛的张国荣却笑不出来了，他对着观众深深地鞠躬再鞠躬。

那一年，谭咏麟正当红，许冠杰锋芒不减，罗文声势已衰，梅艳芳刚签约华星公司，刘德华、叶倩文、林忆莲、陈慧娴、张学友等人尚籍籍无名。然而，成功来得实在是太晚了！七年的沉寂，七年的守望，对于一个才华出众而渴望被观众认可的年轻人来说实在是太久了。凋落的青春永远飘逝在冷清的舞台上，职业微笑背后隐藏着永远不为人知的苦涩和辛酸。

1984年，让张国荣真正火起来的是——曲 *Monica*，强劲的节奏、热辣辣的曲风让他的知名度迅速提升，一夜间使其成为梦寐以求、受人喜

爱的歌星，让他从此离开了沮丧的酒吧生涯，而此时距他出道已经七年。那一年他28岁，这对于一个艺人来说算是不小的年龄了。“张国荣也要捱十年才有今天的成就”，后来，这成为香港的一句口头禅。

在嘘声和倒影中，张国荣也曾有过彷徨。他回忆自己那段时间的经历总是苦涩的，好像充满委屈：

“我承认在当时一度灰心失意，因为自己处在次要地位，别人不做的戏由我顶上，别人不唱的歌由我接唱，我曾经质问过自己，究竟为了什么，既然做得不开心，为什么还要留在这个圈内。”

“自幼我从来未受到过什么重大挫折，所以那一段时间真是直接打击了我的士气。不过因为生性好强，加上对自己极具信心，我不相信就只得到这样的成绩，所以才坚持继续留在娱乐圈等机会。”

“电视我演过、电影我拍过、唱片我灌录过！机会尽是有的，但每一次机会的来临，都只是擦身而过，而没有因我的努力而驻足，有时真的有点心灰。不过，每个人的付出，都是希望得到公平的回报。我当然希望自己能一举成名，也希望自己能在最短的日子内，得到相对的回报，不过，我更明白有些事情是欲速不达，要急是急不来的。我尽量尝试去争取，尝试失败再起，我明白在这圈子生存，是必需要具有屡败屡战的精神。虽然我多方面的尝试，但全军尽没可是头一遭，但这并不等于就否定了我在这方面的才华，所以我坚持下去！”

张国荣在乐坛多年，尝尽不少酸甜苦辣的滋味，那时总算有了些成绩，每一份收获都是经过不断努力争取得来的。张国荣并非是个幸运儿，出道便一炮而红，他是一步步从底层爬上来，在无数次的失败中，凭自己的毅力，不断地自我策励，才令歌迷由最初的抗拒，继而接受，以致后来狂热地拥戴。其间历尽辛酸的过程是非笔墨所能形容的。

2002年，张国荣在香港《明报周刊》采访中谈到永不停歇的追求时，曾认真地说：“不，人不会无求的，人要讲有没有志气、有没有人

格，那不是金钱可以加分的，哀莫大于人格破产。是，魅力是种与生俱来的东西，但是你得不断灌溉它才不会消失，人光是有貌有才都不够的，还得有志气。”

曾有人描述说张国荣真是眉目如画、面如冠玉，一张脸庞好像是由造诣精深的工笔画家精心刻画出来的一样。而他的成功却并非仅靠上天给他的一张英俊脸庞，他是在嘘声中成长、茁壮起来的。他的不屈不挠才是令众多歌迷非常佩服和喜爱他的原因，若是没有一颗坚定执著的心，可能早早便给人家嘘下台去，而张国荣虽有一身傲气，但为了梦想在嘘声和倒影中坚持着，并获得了成功。

很多艺人的成名有相当的偶然因素，而张国荣的成功偶然中却有着必然的定数。不单是他在嘘声和倒影中的坚持，还因为他那份对艺术的执著、尊重和认真。那时，张国荣很希望著名词作者郑国江先生为电影《鼓手》中的歌曲填词，可公司碍于价位太高，所以提出另找他人，但张国荣为了保证歌曲品质，毅然拿出自己微薄的薪水请郑老师为他写词，这在歌手中是不多见的。按行规，郑老师一首歌的填词费是3000元，可张国荣只出得起一半，但郑老师依然帮他填写了。郑国江和张国荣确实有着患难之交的美名，后来，张国荣也正是演唱了郑国江为其填词的《风继续吹》而开始持续走红的。

那个时期，张国荣开始初尝走红滋味，但在事业的记录上并没能留下多少成就。那也是他人生中在感情上难以忘记的重要阶段。在酒吧演唱的那段生活中，他曾与一女子有过很亲密的关系，而正当他真正为对方所倾心时，却发现这根本是个只想图谋钱财的骗局。这件事在感情上给了张国荣很大伤害，他曾口无遮拦地直率坦承道：“这件事以后，我对女人几乎失去了兴趣。”

从他后来的访谈中也可以了解到，之后一直陪伴他走过近20年时光的唐鹤德先生，正是和他结识于此时。初入娱乐圈并不顺利，敏感的张

国荣受了不少委屈，在这段漫长的默默无闻时期，正是唐唐的陪伴，才让他坚强地走下去。后来，张国荣在回忆中多次提起唐唐对他的支持，也曾有过很多的感慨，让我们不禁想起哥哥那首《全赖有你》，也许，在这首歌中包含了他对唐唐无言的感激。

四、与陈百强的恩怨沧桑

上个世纪80年代，张国荣和陈百强都是流行乐坛上年轻一代的偶像，从最初的朋友到后来的形同陌路，两人之间的恩怨纠缠随陈百强的去世已被逐渐淡忘。曾有报道说张国荣车上放的唱片中有陈百强的《今宵多珍重》。在那旧日的旋律里，Leslie 会不会想起陈年的往事呢？

早在1978年，张国荣还在丽的电视台做综艺节目时就结识了陈百强。陈、张二人年纪相仿，又都是凭歌艺踏进影视圈，同属少男少女的青春偶像，性格和经历也颇有几分相似之处。本应是好朋友的两个人，却随着事业发展的冲突，演绎了一场现代兄弟的悲欢离合。

两人差不多同时出道，但陈百强要比张国荣成名早很多。整个80年代，陈百强在歌坛上都是风光的，而这个时期也正是香港歌坛最为蓬勃、最具活力的黄金时期，陈百强和谭咏麟、张国荣、梅艳芳、林子祥、达明一派等，成为80年代最让人珍惜和怀念的艺人，而陈百强的《一生何求》、《偏偏喜欢你》等代表作早已经成为传唱至今的不朽经典。

从中学时起，迷恋音乐的陈百强就开始以作曲、主唱、英文歌词填词人的身份参加各种大大小小的音乐比赛，但屡败屡战，直到1977年、1978年连夺两项音乐创作大赛的冠军和季军，得到出版自己第一张唱片 *First Love* 的机会，并因此而一炮走红，旋即成为万千歌迷心中的偶

像——那时候他才20岁。

张国荣、钟保罗、陈百强三人刚出道时，经理人都是谭国基，加之三人外形上都属于美男子型，1980年，在陈欣健的促成下，一起合作出演电影《喝彩》，由于影片叫好又叫座，三人也赢得“三剑侠”的称号。后来，钟保罗到电视台当主持人，张国荣和陈百强一起在歌坛发展。由于张、陈二人出道时都是以阳光、活力四射的青春偶像形象出现，也有着很多形似之处，所以从那时起，人们总是习惯把他们两人进行比较。

刚出道时，陈百强是以健康活泼的青春派形象出现。而这种阳光形象只展现了他很小的侧面，其实阳光和豪情并不属于他，怅惘、忧郁、悲观、柔弱、敏感才是陈百强天生的本质。他太过追求完美，喜欢把自己浸沉在完美的世界。正如他自己所说的：“我一向都坦然承认我的内心是这样，这个世界根本就没有完美，在这个不完美的世界上，追求尽善尽美是难以达成的事，但我喜欢这样做。”

张国荣也是个完美主义者，凡事总喜欢做足一百分，相比较而言，陈百强追求性格上的完美主义与张国荣相比多了几分颓废、忧郁和感伤，没有张国荣的那份飞扬和洒脱。

在感情经历上，陈百强和张国荣也极为相似，两人都是经千回百转终没能寻觅到自己心目中的理想爱人。陈百强的恋情扑朔迷离，一如他所唱的《粉红色的一生》。在他身边有许多红颜知己，像梅艳芳、叶倩文、著名作家林燕妮、赌王千金何超琼、钟楚红、杨紫琼等，只可惜在他爱情的章节上，没有一页是圆满的。

陈百强的名曲《涟漪》是送给他拍第一部电影时的女主角翁静晶的，当年他们被称为金童玉女，感情弥笃，只可惜这段恋情最终还是无疾而终。一次访谈中，这个大男孩微笑着说：“我有很多红颜知己，然而我在爱情上是个彻底的失败者，因为一直还是单身汉。有朋友说是否你选择的标准太高了？其实，这么多年来我已把标准一降再降，降到最低了；

可惜，还是碰不上适合的人。也曾有过唯一一个我觉得合适的，但她已有了男朋友，而我一向惯于受人呵护，从来不习惯跟别人争的……”陈百强这样温和平淡，带着谦卑、自嘲地说着，透出一个内向者执著的自尊。曾有人将陈百强比作是紫色的水晶，晶莹剔透，高贵而优雅。但他自己也不得不承认“做人最失败的，是从未真正谈过恋爱，至为遗憾的是仍未有一个伴侣”，可以在身边支持他，伴他度过空虚。

在感情方面，张、陈二人的经历非常相似，张国荣曾与几位影星名媛拍拖，但最后还都是无奈分手。

进入娱乐圈初期，张国荣和陈百强均为偶像派歌手，而到中后期纷纷向实力派转型。陈百强是香港乐坛一颗闪亮的巨星，远比张国荣红得早，是70年代末到90年代初最受欢迎的歌手之一，先后出版了23张个人唱片，在销量榜上非冠即亚，均超过白金销量，其中《眼泪为你流》、《涟漪》、《偏偏喜欢你》、《摘星》、《凝望》、《我的故事》、《烟雨凄迷》、《一生何求》等歌曲分别入选第2、5、6、7、9、10、11、12届香港“十大中文金曲”，成绩仅次于谭咏麟。1983年的《今宵多珍重》更是在销量榜上连续六周稳坐冠军，销量高达20多万张，为陈百强歌唱生涯载入了最辉煌的一页。在TVB“劲歌金曲”举办的一项由家庭观众投票选举的歌手大奖中，他击败罗文、关正杰、梅艳芳、徐小凤、甄妮等强劲对手，荣登宝座，这是他歌唱事业最风光的时刻。

陈百强的创作才华常被张国荣称赞。他创作的流行歌曲很多，如《偏偏喜欢你》、《梦里人》、《漫长盼望》、《对酒当歌》、《喝彩》、《我爱白云》、《寂寞的感觉》、《等》、《恋爱预告》、《初恋》、《我的故事》等20多首，质量都亦属上乘。

而张国荣则是后来者居上，自Monica之后风头渐渐超过陈百强，专辑Monica中的歌曲入选港台“十大金曲”，在歌曲《第一次》中，另类大胆的表演也让他脱离了单一的青春偶像形象，逐步形成自己成熟的表

演风格。1987年加入新艺宝公司的首张唱片 *Summer Romance* 把张国荣转变成成熟、有深度的歌手，更使他慢慢从偶像派走向实力派。

陈百强嗓音独特，歌唱技巧运用极佳，虚实结合，感情裸露真挚，常令听众深陷其中无法自拔；而张国荣声线迷人，唱功出色，其嗓音磁性浑厚，他人根本无法模仿。陈百强的快歌，抑扬顿挫，韧性极佳；而张国荣的劲歌热舞更是了得，像《无心睡眠》、《暴风一族》、《拒绝再玩》、《侧面》，除了他无人能演唱得如此极至。

那时，张国荣和陈百强都是出了名的靓仔，张国荣相貌绝伦，陈百强气质品位俱佳。1989年商业电台“香港十大靓人”选举，在三万多张选票中得分最高的前十名，分别是周润发、陈百强、张国荣、谭咏麟、刘德华、张曼玉、李美凤、李嘉欣、林青霞、钟楚红。张国荣也曾被选为“香港十大俊男”之首。陈百强的衣着品位也是统领潮流。在形象上，两个人都同属于青春偶像型，不相伯仲。

在与父母的关系上，两个人竟也是出奇的相似。陈百强出身豪门，但与父母的关系一直都很冷淡。而张国荣则由于兄弟姐妹很多加之父母工作忙碌，所以自幼和父母的关系也不是很亲密。

最初认识并成为好友时，两人都还是籍籍无名的乐坛小辈，没有什么利害冲突和高下之分，两人相互鼓励，相互支持。失意的年轻人很快成为了好朋友，他们常常一起出外消磨时间，一起拍戏，一起到外地登台演出。娱乐圈中的八卦并没能影响到他们之间的友情，但随着各自事业的发展，两人的均势被打破，观众总拿他们进行比较成为两人都很难面对的尴尬。

后来，张国荣曾回忆道：“我与他有好多渊源，之后他参加一个作曲比赛，在TVB亮相唱英文歌，我便在丽的唱别人的英文歌，他等我放工，还把歌唱给我听，听完我对他说：‘我最喜欢有电话声那首。’即是之后的《眼泪为你流》。然后他出唱片时，亦凭此曲一炮而红。”1979

年，陈百强以一曲《眼泪为你流》一夜成名，两人之间的均衡局势很快被打破，友情难以维持。和当时光芒四射的陈百强在一起，让默默无闻的张国荣感到更多的是屈辱。“陈百强让我受了很多委屈。”自述中张国荣如是说。

不过，两人友情的破裂，很难说谁对谁错。人生很多事原就是个人难以把握的。得意的陈百强该以怎样的态度对待失意的朋友，这本就是一个难题。何况在娱乐圈，有些事个人是无力改变的。在那个阶段，张国荣与陈百强拍了两部电影，第一部是《喝彩》，陈百强出演一个正面人物，而张国荣做一个反面坏学生。一起拍戏，总是陈百强演主角，正面角色，张国荣演配角，反面角色。演正面角色的陈百强得到的是观众的欢呼和喝彩，属于张国荣的则是痛恨和辱骂，这让两个人都感到很尴尬。

公平而论，张国荣的演技非陈百强所能企及。且陈百强行性格中的拘谨使他很难做到像张国荣诠释角色时那样收放自如。无奈时运不济，当时声名在陈百强之下的张国荣始终只能做陪衬，心中郁结可想而知。张国荣曾说到当时自己在娱乐圈中的不顺利，别人不唱的歌他唱，别人不演的角色由他演，笑语中透出对这些事情委婉的折射和满怀委屈的倾诉。作为好朋友，这样尴尬的处境两人都感到很不愉快。

对此，陈百强也并非没有感觉，看到张国荣的不快，心中觉得尴尬，同时他发觉自己在电影表演方面的技巧的确不及张国荣，和比自己演技突出的好友合作对他也是一种无形的压力。所以要推出第二部戏《失业生》时，出于这两方面的原因，他拒绝了跟张国荣合作。但导演霍耀良坚持要用张国荣，最后陈百强在很不情愿的情况下跟张国荣演了对手戏。后来，张国荣也说：“电影来说，很多人都看好我，但在唱歌方面他是凌驾于我之上，也可以说这个阶段很久很长。也因为这些情形之下让我们有了一些不太咬弦的感觉，或者见了他的时候有些避忌，有些不太高兴。”

这样的处境，渐渐形成了各自的心结，两人都很快不愿再与对方合

作。张国荣回忆说：“钟保罗拍电视剧被车撞到了脚，我是第一个捧着他的脚送他到医院，并陪他照X光的人。在那时我们的经理人就生了一个念头。这个念头就是要开酬款来治钟保罗脚伤的演唱会。在那个时候同场一起表演，我是打头阵，陈百强是压尾。在那个时期我发觉我们在名利方面争得很要紧，我不想再跟他有些什么的合作。所以在《失业生》上演的时候，我就向记者宣布了不会再与陈百强在电影上、歌唱上再合作。”一对好朋友的友谊就此中断。

失意的日子总是分外漫长，张国荣等待着属于他自己的那一天到来。那个时期，陈百强有着白马王子的贵族形象，而张国荣却是有态度、叛逆，且野性十足、脂粉味浓的城市青年，不敢去追求梦想。他的《不羁的风》便是最能代表那个时代的歌曲。

张国荣最受年轻人欢迎的还是快歌，他那种动感青年的形象渐渐受到当时年轻人的喜爱。多年后，曾经一度失意的张国荣渐渐成名，锋芒毕露，当他凌驾于陈百强之上的那一刻起，陈百强终于体会到好友当年的心情，而张国荣是否也可以了解到陈百强当年作为优势一面的无可奈何呢？

但过去的终究已经过去，陈百强和张国荣之间曾经的友情成为回忆中的一片怅惘。1992年5月18日，洋溢着紫色忧郁气质的陈百强酒后服药昏迷，成了植物人。1993年10月25日，拥着自爱自怜的青春，在拥戴着百转千回的挽留中绝尘而去，年仅35岁。“被喜欢而不被迷恋”也许正是陈百强想要看到的结果。因为他一直都希望歌迷能够真正喜欢他的音乐，尊重他的创作，他一直都抗拒成为一个庸庸碌碌的偶像，他一直在追寻巨星光环之外的理解和关爱。陈百强终其35岁的短暂一生，终没能真正得到他想要的音乐顶点和生命真爱。

张国荣在一次接受商业电台 *So What* 节目的访问时，曾说到陈百强：“他真的很好人，只是为人较飘忽，只活在自己的世界中，但他从

不伤害人。而且以陈百强的衣着品味，实会得杰出衣着奖。说真的，其实我很怀念他。”

作为私交甚好又极度敏感的张国荣和陈百强，在竞争如此激烈、机遇如此吝啬、淘汰如此无情、变幻如此难测的娱乐圈，作为同路过、惺惺相惜过、此起彼伏过的他们，内心有没有微妙的不忍与难堪，有没有为了追究谁是瑜谁是亮的嫉妒？

陈百强故去后，张国荣红着眼睛说，“Danny（陈百强英文名）始终都是我的朋友。”也许，这只是两人心里都未实现的愿望吧。似水流年，只留下这个古老到已渐渐被人淡忘的故事，冷冷地折射着娱乐圈中的沧桑恩怨。

不再探究，因为他们都已经不在。他们的时代，整整两代人的时代也已经不在。在有关这个时代的所有事件中，有人创造、经营、筚路蓝缕；有人守望、梳理、不离不弃。这样一个时代，是我们对往事半真半假、是梦是幻的回忆，是一见如故、相见恨晚、谈笑风生、青春无悔的证据。或者对于很多人，陈百强典雅的紫色和张国荣骄傲的红色，都不过是以“香港艺人”为标签的商品，以“天皇巨星”为噱头的浅薄。而我们，是那么喜爱他们的才华，我们的岁月因为他们才变得丰盈、充实、多维。面对永驻的青春、永远的笑容、永恒的偶像，也许我们只能再一次地说：谢谢你们陪伴一代人成长。

随着张国荣的化蝶而逝，70年代后期同时出道的“三剑客”——陈百强、张国荣、钟保罗，时至今日均已故去。对于同期出道的好友钟保罗跳楼事件，张国荣曾说，“人们应该明白到生命的可贵，更不应该自我毁灭。”大器晚成的他，亦在风雨是非中学会了承受与坚强。而陈百强则天生具有自毁性，终在1993年10月25日，他“成功”地放弃生命，只留下那些令人心动的歌。而10年之后，哥哥竟以一种更自毁的方式结束生命，莫非这是冥冥之中的定数吗？

五、风继续吹，星光初现

我劝你早点归去/你说你不想归去/只叫我抱着你/悠悠海风
轻轻吹/冷却了野火堆/我看见伤心的你/你叫我怎舍得去/哭态也
绝美/如何止哭/只得轻吻你发边/让风继续吹/不忍远离/心里极渴
望/希望留下伴着你/风继续吹/不忍远离/心里亦有泪/不愿流泪望
着你

过去多少快乐记忆/何妨与你一起去追/要将忧都苦痛洗去/
柔情蜜意我愿记取/要强忍离情泪/未许它向下垂/愁如锁眉头/聚
别离泪始终要下垂/我已令你快乐/你也令我痴痴醉/你已在我心/
不必再问记着谁/留住眼里每滴泪/为何仍断续流默默垂

——《风继续吹》

《风继续吹》改编自山口百惠的歌曲。大气、忧伤、悦耳、遥远、热烈、深情、缠绵、高昂……用多少词汇来形容它却始终觉得不够。张国荣凭此曲一炮而红，奠定了之后在乐坛的地位，大大小小的演唱会和综艺晚会上，这首歌被传唱了无数次，以致每提起张国荣，人们就自然而然地想起他的《风继续吹》。

1977年，张国荣参加丽的电视台举办的“亚洲业余歌手大赛”，凭一曲 *American Pie* 获得香港地区亚军，同年推出处女唱片 *I Like Dreaming*，两年后又发行了《情人箭》，但都没能引起注目，他仍然是一名默默无闻的小歌手，在餐厅、酒吧里唱歌，每次都要鼓起勇气面对听众对自己的嘘声。终于，在他顽强地坚持下，观众的倒影变成了真心的喝彩。

1983年，他凭借一曲《风继续吹》一炮走红，以此奠定了自己在乐坛的地位。

当年，黎小田针对张国荣音域开阔的特点，建议他采用阴郁的低音唱歌，于是便有了那首令他大红大紫的《风继续吹》，很多内地歌迷也是因此而认识他。《风继续吹》改编自山口百惠告别演艺界而推出的最后一张唱片中的歌曲，歌词大意是说在一个世外桃源，深爱的人要离别，两人仍心静如水、甜多于苦，这种超现实的完美是一种正面憧憬，陪伴了香港人一段很久的日子。80年代的港人深感人生观和价值观的改变，对世外桃源般美好的生活非常憧憬。这首歌旋律优美，把依依不舍的离别愁绪刻画得丝丝入扣，衬合了旋律本身淡淡的哀伤和高愁，副歌部分的激昂和大气则预示着它将是经久不衰的最佳候选。难怪它能够唱遍大江南北；难怪它唱红了20个年头；难怪它始终占据着演唱会上最瞩目的角色。张国荣亦曾表示，《风继续吹》是自己最喜爱的一首歌。也正是这首歌，令他开始拥有一定的知名度，张国荣的星运由此开始。

虽然《风继续吹》令张国荣一举成名，却并没有让他成为巨星，但通过磨炼，他在歌唱事业上渐入佳境，沉寂了七年，一番“默默向上游”的摸爬滚打，终于迎来喜结硕果的一天。正如当时张国荣的伯乐、音乐制作人黎小田所说：“再名贵的钻石也要经过打磨才能发出璀璨夺目的光芒。”当初的“打磨”让张国荣的光辉更加璀璨。同年，他又推出大碟《一片痴》，其中有不少情歌和日式快歌，这些歌曲更加深了歌迷对他的了解。到1984年，张国荣同名大碟推出，当时他已28岁，才初尝到走红的滋味。

1984年，一首热辣辣的 *Monica* 鬼使神差地为张国荣赢来了《风继续吹》没有赢得的荣誉。那一年，*Monica* 入选香港电台第7届“十大中文金曲”及无线电视第2届“十大劲歌金曲”，并赢得超过20万张销量的佳绩。*Monica* 的成功，为张国荣奠定了超级偶像地位，把他从一个不大

起眼的二线歌手推上一线，迟来的春天因为 *Monica* 悄然而至。那不是首音乐性很强的歌曲，而是一首充满大众娱乐口味的歌曲。专辑中以《蓝色忧郁》、*Monica*、《少女心事》等为主的动感蓝色与张国荣那时烈火青春般的朝气十分和谐，也使他有了与谭咏麟不同的特色。而同期歌曲多以和 *Monica* 差不多节奏强劲的日本改编歌曲为主，如《不羁的风》、《少女心事》、《第一次》等日式快歌。张国荣以其优美的舞姿及颇能压台的台风，加上俊朗不羁的外表，唱起这些快歌具有一种吸引人眼球的独特魅力，令他迅速成为“少女杀手”；同时《为你钟情》等歌曲也表现了他对伤感深情的慢歌的演绎功力，张国荣立即成为了香港第一位全方位亦快亦慢的男歌手。

Monica 也是很多内地歌迷接触到的第一首张国荣的歌，“thanks thanks thanks thank *Monica*，谁能代替你地位”，强劲的节奏、热辣的演唱，顿时倾倒无数歌迷，伴随着香港六七十年代生人的青葱岁月，*Monica* 激发着那一代人年少的轻狂、潇洒不羁，它是那个年代的青春见证。没有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人，很难想象人们对于 *Monica* 的疯狂程度，直到1990年也没有哪一首歌能比它更 hit 的，大街小巷各个角落和所有的 Disco 舞厅，人人都能哼唱几句。尤其15年后还能再夺香港“世纪金曲”的 No. 1，充分证明了它的不可替代。如今我们再看到这首歌曲的 MTV 时，尽管会觉得有点傻气，但依然会喜欢它，喜欢当年张国荣青涩的样子，喜欢在当年很时髦但现在看来已经落伍的造型和舞蹈。

Monica 将哥哥的唱歌事业带向高峰，使他以其英俊潇洒青春前卫的形象，成为少男少女醉心的偶像。那强劲的节奏，热辣辣的曲风扑面而来，令人无法抗拒。这首歌使张国荣拥有了足够的知名度，从此远离令人沮丧的酒吧舞台；更使他有了足够的自信心，用歌声为自己争取一切。

自从以 *Monica* 走红之后，张国荣的音乐之路一帆风顺。1986年，

他以《当年情》和《与谁共鸣》入选“十大中文金曲”、“十大劲歌金曲”等奖项。1987年，他更是凭借《无心睡眠》入选双“十大”，专辑 *Summer Romance* 还荣获香港电台第10届十大中文金曲“全年销量冠军大碟奖”。

张国荣不仅是 *Monica* 的原唱者，也是这首歌曲的创作者之一，他是在一次偶然的机会听到 *Monica* 原作旋律时，以一个音乐人的敏感发现了这首歌的流行性，才将它引进香港歌坛；又以其深厚的唱功和充满健康活力的演绎，造就了粤语流行歌坛的里程碑之作。有乐坛人士评论说：“论及香港乐坛最为辉煌的年代，首推上世纪80年代；论及80年代最具代表性、影响最大的歌曲，则不能不提到 *Monica*。”

Monica 使得在娱乐圈艰苦跋涉七年的张国荣终于一举成名，也成为他的代表作之一，20年来，在他的每场个人演唱会上都会有 *Monica*，每次观众们也都会响亮地回应：“Thanks, thanks, thanks, thanks, 张国荣！谁能代替你地位！”那种情形如同哥哥去世之后，乐界纪念文章中所表述的那样：“张国荣这三个字在流行音乐所代表的全面性，无愧于‘谁能代替你地位’这句歌词，前面还得加上疯狂呐喊的‘thanks, thanks, thanks’才让人甘心。”音乐的存在是为了证明活着不是一场幻觉。生命无常，音乐生命却可以无限，真正的经典不会因时代的更迭而被代替，正如 *Monica* 的地位，正如张国荣的歌声。

一曲 *Monica* 让张国荣真正红起来，而后同期的歌曲也多以节奏强劲的日本改编歌曲为主，如《不羁的风》、《少女心事》，改编自中森明菜《禁区》的《第一次》等。80年代崛起的香港歌手，翻唱日本歌曲已经成为一种时尚。当时的日本歌坛已经逐渐形成较成熟的流行音乐产业，由此也诞生了一批有实力、有才华的歌手，山口百惠、谷村新司、玉置浩二、西城秀树……无一不是当时炙手可热的歌坛风云人物。香港歌手也逐渐套搬优秀的日本歌曲来翻唱，这成为当时最便捷的成名手段，因

此都玩得不亦乐乎，张国荣也不例外。无可否认，翻唱日本歌曲对他的音乐事业发展起到了举足轻重的推动作用。在那几年里，林忆莲、蔡枫华、陈慧娴，甚至鼎盛时期的谭咏麟，都借助日式包装的威力浮出水面。日式快歌配合全方位的舞台表演，成为了张国荣的成功方程式，同时，《为你钟情》等歌曲也表现了他对伤感慢歌的演绎功力，这位亦快亦慢的男歌手很快受到众多歌迷追捧。

张国荣的调子是时尚新潮、渗透着青春气息的蓝色，而不是人们心目中最保险的黄色，他一开始首先迎合了追求个性开放的新一代，从 *Monica* 到《少女心事》、《爱慕》，这片动感的蓝色越来越深。张国荣我行我素，成为香港第一位全方位亦快（舞曲快歌）亦慢（抒情慢歌）的男歌手，之后的杜德伟、张立基都在他的激励下成就大器。也因此，哥哥成为百事可乐在华人世界的第一位形象代言人。

伴随着歌坛成就，张国荣在影坛也渐渐奠定了自己的地位。在真正大红大紫之前他曾拍了不少青春励志片，1980年《鼓手》中默默向上、经过艰辛奋斗获得成功的鼓手，1982年《烈火青春》中家道中落的富家子弟，这些作品为灵气清秀的他赢得了不少男少女的心，初步奠定了青春偶像的地位。后来，张国荣又出演了《依本多情》剧集，在剧中饰演少爷角色，对爱情专一，塑造了忧郁痴情的白马王子形象。

这些电影配合音乐迎来张国荣在歌坛的明星地位，他的歌飘落在街头巷尾，并不断入选双“十大”，红馆的个人演唱会也火爆异常。在上一代巨星叶振棠、关正杰等衰落时，张国荣和谭咏麟开始垄断香港乐坛。张国荣的《为你钟情》、《爱慕》、《依本多情》等多首名曲都达到了人歌合一的地步，但面对强劲的对手谭咏麟，他亦曾失落过。1985年的“劲歌颁奖礼”中，张国荣因不忿谭咏麟得到“最受欢迎男歌手”奖，而躲在洗手间独自垂泪。

Monica 走红之后，香港歌坛有史以来最狂热的歌迷之争——“谭张争

霸”开始了。当时，细腻忧郁的陈百强缺乏做歌坛盟主的霸气，时而旷野叛逆、时而低徊性感的张国荣已明显超过他，直逼风格亲切明朗的谭咏麟。张国荣与谭咏麟的二王争霸，双方歌迷的水火不容以及后来双方的惺惺相惜都给人们留下了无数谈资。

六、香港乐坛的奇观——“谭张争霸”

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最为歌迷所津津乐道的就是“谭张争霸”。自1983年起，谭咏麟领导香港乐坛，而张国荣经过多年奋斗，在1984年凭借 *Monica* 一曲首获“十大金曲”之一，此后渐渐有赶超谭咏麟的趋势，香港歌坛有史以来最狂热的歌迷之争——“谭张对垒”开始了。二人的歌迷之争，加之传媒的推波助澜，迅速成为香港乐坛的奇观。

“谭张时代”是香港流行音乐史上的第一个神话，也是张国荣一生中最为光芒四射的时刻，他的低沉与谭咏麟的高亢形成一种强烈对比。当时颇有耳福的香港歌迷便可各取所需，双方的铁杆歌迷也因为各自偶像的排名问题曾发生过很多矛盾。

谭咏麟是当年香港乐坛最出色的歌星，在圈内德高望重，是后起之秀的榜样。他作为80年代香港流行乐坛的第一个神话，身上拥有很多无人能及的“奇迹”，从温拿乐队时代起，他就屡屡创造了白金唱片销量的骄人成绩：自1984年，谭咏麟连续四年被评选为“最受欢迎男歌手”。据不完全统计，在他步入歌坛后，歌、影、视三方面先后荣获过大小奖项100多个，“拿奖拿到手软”是一点儿都不夸张的说法。他的《爱情陷阱》、《雨夜的浪漫》、《朋友》、《无言感激》等都成为经典名曲。之后推出的《半梦半醒》、《水中花》、《一生中最爱》同样受到歌迷的喜

爱。谭咏麟推出的经典歌曲是香港歌手中数量最多的，成为后辈歌手难以逾越的高山。

在1984年“十大劲歌金曲”四个季度40首季选歌曲中，单谭咏麟一人便有10首上榜，并在年终席卷了几乎所有大奖，不可动摇地确立了他在乐坛的地位。此后，他的专辑受到普遍好评，其中的名曲更是多不胜数。谭咏麟以开朗、乐观的形象感染着演艺界的后起之秀，他声称自己“年年25岁”，永远以年轻人的心态工作。张学友、刘德华、李克勤、黎明等人在演艺道路上都曾得到过谭咏麟的大力扶持。

面对强劲得似乎不可逾越的谭咏麟，张国荣从来没有退缩过，他们的竞争是80年代中期香港乐坛的中心情节，两人各逞其能，精彩迭出，将香港乐坛带至全盛时期。也正是在“谭张争霸”时期，张国荣开始完成从偶像派歌手到实力派歌手的过渡。1984年，张国荣的 *Monica* 销量超过20万张，在 *Stand Up*、《爱火》、《爱慕》三张唱片后，1987年夏天，数十位当红歌星争相出唱片争夺暑假黄金期，张国荣推出 *Summer Romance*，唱片连续六周高居销量榜首位，超过六白金，获得当年香港销量之冠的“全国销量冠军大碟奖”，压倒了同期出唱片的谭咏麟、梅艳芳、陈百强、徐小凤、林子祥、甄妮等。其中的《无心睡眠》、《共同渡过》等歌曲极为流行，被誉为“商业性与艺术性并重”。那段时间，张国荣的歌多次入选“十大中文金曲”、“十大劲歌金曲”，包括 *Monica*、《不羁的风》、《当年情》、《有谁共鸣》、《无心睡眠》、《沉默是金》、《不需要太多》、《贴身》、《侧面》、《由零开始》，而 *Monica* 更是荣获“20世纪百年金曲”冠军。专辑 *Summer Romance* 和 *Hot Summer* 都在乐坛上大放异彩，令他的歌唱事业全面走向最高峰。

1987年的 *Summer Romance* 是张国荣转到新艺宝公司后推出的第一张唱片，也是张国荣音乐生涯的重要里程碑，获得当年的销量冠军，他开始有了能与谭咏麟分庭抗礼的声势，更让他振奋的是可以自己决定唱

什么样的歌曲，建立自己的演唱风格。另外，这也是张国荣第一张被完整引入内地的唱片，让他的歌曲得到了更广阔范围的共鸣。*Summer Romance* 的风格不再跟潮流风，歌曲选择更倾向于原创而非翻唱，内容的表达也相对大胆。虽然它还是一张标准的商业主流作品，但是方方面面微妙的转型，加之张国荣首次流露出来的自信与自由，成为他全方位起飞最重要的标志。

Summer Romance 使张国荣转变成一个成熟、有深度的歌手，使他慢慢从偶像派走上实力派之路。此后，他的歌曲监制由擅长编曲和制作快歌的杨振龙、唐奕聪以及他本人担任，故曲风上也呈现出新景象、新路向。不再只是单一的日式快歌，也有编曲较丰富的强劲快歌，如《无心睡眠》、《拒绝再玩》等，还多了一些成熟情歌，如《共同渡过》和《你在何地》。

1986年，张国荣以《当年情》、《有谁共鸣》入选“十大中文金曲”、“十大劲歌金曲”等奖项。1987年，又凭借《无心睡眠》入选双“十大”，他的专辑 *Summer Romance* 还荣获香港电台第10届“十大中文金曲”全年销量冠军大碟奖。从此他开始横扫香港歌坛各大颁奖礼。到了1988年，张国荣除了以《沉默是金》等曲目入选金曲之外，还开始囊括各类评选的“最受欢迎男歌手奖”。在1987年1月18日香港无线“十大劲歌金曲”颁奖礼上，他以一曲《有谁共鸣》夺得1986年度“十大劲歌金曲金奖”。这对于任何歌手来说，都是一项极大的殊荣。

在“谭张争霸”后期，张国荣渐渐具备实力和谭咏麟一决高下。1987年的夏天，张国荣的 *Summer Romance* 成为他开始全面赶超谭咏麟的信号，而1988年的 *Hot Summer* 更是锋芒毕露，与此同时，张国荣的第23场演唱会也大获成功。此前，更多的艺员在录音间演唱，在剧院的舞台演出，而张国荣则在万人体育馆开个唱。他的劲舞、快歌和多变形象，“精密算计”的舞台布置、服装、灯光、伴舞，和精心挑选的适合

表演的曲目，都是张国荣时代的标志性特征。那几年，张国荣的唱片销量都是十几万、几十万。1988年的《无心睡眠》更是红遍东南亚地区。

当时，《Hot Summer》中的《无需要太多》红极一时，其前奏的配乐风格已依稀透露出90年代流行音乐风格的雏形。当时香港的街头巷尾都有人哼唱着这首歌，在时装店或是街道上等待着梦中情人的擦肩而过，有些干脆到最顶尖的娱乐俱乐部一边喝酒，一边跟着唱机跳舞，张国荣成为当时时尚的带动者。

在“谭张争霸”时期，谭、张二人之间还保持着礼貌的关系，但是随着张国荣歌坛地位的上升，双方歌迷已势同水火，互骂甚至互相斗殴，冲突不时出现。在1987年的无线“十大劲歌金曲”颁奖礼上，张国荣本是获“最受欢迎的男歌手”呼声最高的，华星公司也已做准备为其开庆祝会，但此奖由谭咏麟获得，庆祝会被取消，张国荣再次尝到了当年被拆台的滋味。当晚颁奖礼现场气氛十分恶劣，张国荣一出场便被谭咏麟的歌迷狂嘘，心情大为不快，获得金曲金奖时，他也是勉强露出笑容。颁奖礼尾声张国荣演唱获奖歌曲《有谁共鸣》时，部分谭咏麟歌迷更是提前退场，并频频口出恶语。

后来，“谭张争霸”更是进入到白热化程度。有次季度颁奖时，谭咏麟没亲自到场。而张国荣上台时，不愿看见他风光的“伦迷”便大喝倒彩，大叫“张国荣作弊”。无奈之下，张国荣只好推说“肚子痛”提前离去。更有一次，张国荣开着成龙为他在日本三菱汽车定造的豪华汽车参加演唱会，取车时却发现爱车已被划得伤痕累累。生日时，公司楼下大堂竟出现恶语纸条。如此过分的做法让两人都自觉不堪重负，这样也直接导致了谭咏麟的退出。1987年的颁奖会上，谭咏麟在唱完《无言感激》后，宣布从此不再接受任何奖项。

有乐坛人士评价说，“上个世纪80年代是香港经济发展的黄金10

年，更是乐坛影坛最为辉煌的时期，谭咏麟、张国荣、梅艳芳、陈百强、许冠杰、徐小凤、林子祥、罗文等等诸多都是独当一面的巨星。论成绩首推谭咏麟在与张国荣平分天下的时代，谭咏麟也凭其英俊硬朗的形象、深情的歌曲以及多产的电影稍占上风。”因此在“谭张争霸”的过程中，谭咏麟似乎更能得到广泛的认可。虽然张国荣以其英俊潇洒、青春活力而又前卫的形象，成为众多少男少女醉心的偶像，但如果和谭咏麟硬拼的话，则短时间很难赶超。因此不管从歌曲成绩还是从当时歌坛上的地位来看，后起的张国荣在这场对垒中都不占优势。如果说谭咏麟是“正统”的话，那么张国荣就显得有些另类，他专辑中“不正经”的歌占了很大比例，热辣辣的劲舞是他有别与同时期其他歌手的标志，而有一些相当轻佻、颇具挑逗性的歌曲更是其他人不太敢唱的，如 *Hot Summer* 等。

香港歌坛上轰动一时的“谭张对垒”，以谭咏麟宣布不再领奖而结束。谭咏麟的退出可以说是主动让贤，在事业巅峰状态下宣布不再领奖，这在香港乐坛开了一个先河。谭咏麟当时在香港乐坛至高无上的位置一定程度上压抑了不少歌手冒头的机会，而他宣布退出一切乐坛颁奖礼，则减轻了压力后继续自己辉煌的歌坛生涯，同时也给其他歌坛新秀以更多的机会，也不失为一举两得的妙计。自那之后的近十年中，他推出的每一张专辑都是珍品，且在事业的顶峰宣布不再领奖的举动，张国荣效仿，梅艳芳效仿，黎明也效仿。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谭咏麟都被作为张国荣的一个对立面来解读，而“谭张争霸”就像一部经典的粤语长片被人们一再重温。两个80年代炙手可热的男歌手，都红透了半边天，但两派歌迷却不知从何时开始不和，势成水火，他们为捧自己的偶像展开骂战、争执，以致有传闻张国荣跟谭咏麟“面和心不和”，因此令张国荣在1989年做出告别乐坛的决定。

1988年，张国荣在电台的一次访问中曾亲口承认：“是我跟谭咏麟

的歌迷不和，好大压力，使我退出都是这个原因。”在当年乐坛颁奖礼上，两人斗得难分难解，曾有一次张国荣在几个颁奖礼上囊括多个奖项，却被传出得奖全因谭咏麟的拒绝领奖，之后一段时间他还经常受到恶作剧的滋扰。从音乐范围来看，谭、张从来就没有达成过共识。但从另一种意义上看两人可算是“惺惺相惜”的战友。1990年，感慨万千的谭校长用一首《艺海浮台》向退出战壕的老对手亲切致意，而在1999年，两人更是破天荒地合唱了一首《幻影+雾之恋》。特别是在备受争议的张国荣2000年香港站演唱会后，谭咏麟义无反顾地站出来为其“创举”叫好。

尽管“永远25岁”的谭咏麟总是无法避免被拿来与同时代其他歌手比较，在谈到张国荣和陈百强这两位当年与他三分歌坛的男歌手时，他表示：“其实那个时期不只有我们三个，但很多时候我们总是被媒体拿来做比较，有些不懂事的歌迷还曾经为了这样的比较进行一些争斗。其实在私底下我们三个的关系还不错，彼此之间一点问题都没有，我对于他们两位的去世也感到无奈和遗憾。”

如今斯人已去，令活者更感痛楚。谭咏麟曾回忆当年在日本参加演唱会时，和张国荣巧合地同时穿了粉红色服装，张国荣随即主动向观众介绍“因为我们是香港队，所以要穿一样的队服”，为此他至今仍甚是感动。

从1987年谭咏麟宣布拒绝领奖，张国荣轻松地登上了“最受欢迎男歌手”的宝座，但两派歌迷的争斗直到1989年张国荣暂别歌坛才有所缓和。那时女歌手方面，梅艳芳是一枝独秀，她的每张唱片都是双白金销量。从1985年开始到1989年宣布不再领奖，她一直是无可争议的乐坛大姐大。除此之外，林子祥、陈百强、陈慧娴、林忆莲、叶倩文等人亦各有擅长，展现出歌坛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应该说这时的香港乐坛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七、夜阑静，问有谁共鸣？

抬头望星空/一片静/我独行/夜雨渐停/无言是此刻的冷静/笑
问谁/肝胆照应/风急风也清/告知变幻是无定/未明是我/苦笑却未
停/不信命/只信双手去苦拼/矛盾是无力去暂停/可会知/我心里因倦
满腔/夜阑静/问有谁共鸣

从前是天真不冷静/爱自由/或会忘形/明白是得失总有定/去
或留/轻松对应/孤单中颤抖/可知我实在难受/问谁愿意失去了自
由/想退后/心里知足我拥有/前去亦全力去寻求/风也清/晚空中我
问句星/夜阑静/问有谁共鸣

——《有谁共鸣》

上世纪80年代是香港流行乐坛的巅峰时期，无论歌曲旋律、词、歌手造诣都达到了很高的水平，代表流行音乐文化走到一个新阶段，张国荣的艺术造诣也是在80年代中后期达到最高峰，而且很多作品越来越有所突破，加强了他浪漫自由不羁的歌唱风格，在当时的香港歌坛具有无可替代的地位。

1988年到1989年是张国荣在各大颁奖会上独领风骚的两年。因为谭咏麟宣布不再领奖，“谭张争霸”的局面被打破，虽然当时的一些后起之秀，如达明一派、Beyond等乐队的冲击很强劲，但毕竟没有形成气候，所以张国荣在没有什么强劲对手的情况下，轻取1988、1989年两届“最受欢迎男歌手”奖，香港歌坛实际已成了他和梅艳芳携手纵横的天下。尽管谭咏麟的离去让张国荣拿奖拿得手软，但独占鳌首的他并没有

想象中的快乐，他蓦地有了一种独处高峰的寂寞。

《有谁共鸣》很真实地体现了张国荣当时的这种心态。谷村先生作的这首曲子有种小调风情，旋律是那样优美悠扬，就如深山中静静流淌着的泉水，纯净而清透；又如宁静的星空下蜿蜒曲折的乡间小路，不知尽头在何处。小美作的词则紧紧贴近曲子带给听众的氛围，委实道出了张国荣那时的状态和心境。这首歌不仅是当年的“十大劲歌金曲”之一，还同时获得了金曲金奖。直到14年后，2000年9月的世界“热·情”巡演，马来西亚的夜空又响起了《有谁共鸣》，张国荣泛着泪光的微笑让人怜惜，那微笑好似在感慨一生，又好似在无言地诉尽衷肠。

1988年，张国荣赴日本灌录了 *Virgin Snow*，此专辑创作了许多优秀作品，也是颇具魅力的一张唱片，尽管在内地流传不广，但是水准确实已经在比较高的层次上了，也是张国荣制作最为精良的一张唱片，歌曲已不再强调旋律化，而是在编曲上费尽心思。专辑中收录的《想你》是张国荣首次作曲，这张专辑也是其走实力路线的首份作品，也正是这张专辑，令张国荣在当年的颁奖典礼上出尽风头。专辑中，顾家辉为《英雄本色》创作的《奔向未来日子》是歌迷最喜欢的曲子；而翻唱关正杰的《雪中情》，情谊与诚意并重；结尾曲改编自李宗盛的《最爱》，比起原唱者张艾嘉，张国荣的歌声显得更加豁达，更加苍凉，耐人回味。

1988年的颁奖典礼上，张国荣第一次获得了无线劲歌金曲的“最受欢迎男歌手奖”，他的歌唱生涯终得到承认。1989年初发行 *LESLIE*，继续让张国荣独占巅峰，该唱片中展示飙车少年无所畏惧的舞厅劲曲《暴风一族》，表露心迹的《由零开始》等歌曲，时而伤感，时而狂野，深受歌迷喜爱。这张唱片值得一提的有两点：一是低沉醇和的高音部分那轻松有力的声音，简直是上帝赐予的厚礼；二是收敛地、一点点渗透出来的性感，不张扬也不霸气。此后，张国荣终于迎来了自己演唱生涯中最灿烂的时光：《沉默是金》、《无需要太多》、《别话》等歌曲一再获奖，

LESLIE、SALUTE 等专辑一张比一张销量好。这些音乐风靡歌坛，深得歌迷的喜爱，占据着各大排行的前列。

1989 年是张国荣告别歌坛的那一年，也是他发行专辑数量最多的一年，张国荣亲自创意并参与制作了大碟《SALUTE》，这张著名的翻唱专辑是张国荣向香港流行乐坛的前辈们一次崇高的致敬，也是歌迷和乐评人心中的经典之作。翻唱不仅仅是现代流行音乐的潮流，很早开始就有不改歌词的翻唱或是跨越国籍的翻唱，而张国荣更是翻唱中的佼佼者。在每次的巡回演唱会上，他总会精心挑选几首别人的优秀歌曲来翻唱，而且每次都能唱出自己的味道来。SALUTE 中 10 首歌曲的唱功都无可挑剔的完美，张国荣的嗓音处于最佳状态。

SALUTE 中翻唱的 10 首粤语金曲，曲曲都是公认的超越原唱之作，其中《童年时》、《滴汗》等都是水准很高的作品，展示了张国荣驾驭歌曲的能力。这张翻唱专辑在粤语流行曲历史上占有绝对的重要位置。首先，包括翻唱林忆莲的《滴汗》、梅艳芳的《似水流年》等，虽然原唱者“珠玉在前”，但丝毫不会掩盖张国荣的声音和个人魅力，这也是歌手翻唱专辑中非常优秀的一张；其次，这张精雕细刻的专辑本身，灌注了张国荣深厚的歌唱功力，也为香港流行音乐树立了一座高峰，让后来者难以超越；最后，它还是张国荣在退出乐坛前回馈社会的一次公益行动，专辑收入所得全部捐献给慈善事业。

SALUTE 至今销量已达 500 多万张，在粤语歌坛几乎无人企及。当时拍摄大碟封面时，张国荣一改自己以往作品时尚的风格，坚持采用低调设计，以庄重神情向自己尊敬的乐坛前辈致敬。浅浅的淡然在他不易察觉的笑容中袒露得淋漓尽致，唱片的背面并不是惯常的歌曲列表，而是一行行隽秀细致的文字，表达了张国荣对乐坛前辈的致敬之情。

张国荣序：

几个不能安睡的夜晚，我开始为这一张唱片作筹备工作！
一直以来都有一种强烈的感觉，而这感觉亦极可能潜伏在每一个歌者的心底深处，就是希望能够有机会去演绎一些其他歌手的精彩作品！我得承认这张唱片在制作上比起其他我个人的唱片更加困难，理由是因为已有“珠玉在前”！但为了能够将自己一直以来喜欢的作品演绎出来，我唯有尽心地去将每一首作品努力地唱好！最后，亦是这张专辑面世的最主要原因，便是将每一首翻新的作品送给原来歌曲的主唱者作曲者填词人编曲人，以作为他们在乐坛辛苦耕耘的回报及我个人向他们的 SALUTE！

张国荣退出歌坛前最后一张专辑是 *Final Encounter*，其纪念意义大于音乐本身。其中《风再起时》与他一举成名的个人专辑《风继续吹》前后呼应，再次显示了其追求完美的天性。

那一时期，张国荣在音乐方面达到了他的顶峰，且在银幕上也取得了一个突破。“不要叫我阿sir，叫我阿杰”，《英雄本色》中，张国荣饰演的宋子杰形象虽不突出，但也有了一定的韵味；后来的《倩女幽魂》则在演技方面有很大的进展，甚至当时还掀起了鬼怪片的热潮，张国荣在片中演绎风流倜傥的宁采臣，受到了一致称赞；他主演的《胭脂扣》大受欢迎，十二少的形象深入人心。从此，张国荣的演出突破了青涩和平面的表演，对角色有了更加到位的把握，渐渐展现了自己的神韵。在退出歌坛之后，与王家卫合作出演《阿飞正传》，在片中饰演阿飞的形象，达到了演艺事业的第一个高峰。至此，张国荣已成为一个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双栖明星。

自1987年谭咏麟激流勇退，歌迷矛盾不断激化，张国荣一方面承受着失去对手的落寞，一方面还要承担谭咏麟歌迷的谩骂指责甚至侮辱。

新艺宝唱片公司同无线电视台谈判时，张国荣的唱片合约成了讨价还价的筹码。令他感觉自己像一件物品，而不是一个有思想的人。最重要的是从1985年开始，张国荣和唐唐的恋情被曝光，虽然他们一直极力低调处理，但以他当时的青春偶像身份和香港80年代相对保守的社会环境，这段恋情曝光的后果简直是不可想象。传媒一直在努力挖掘他们二人关系的内幕，到处跟拍，甚至还拍到他和唐唐牵手的照片，并希望得到切实证据证明张国荣是同性恋，这对他们日常生活的影响是难以想象的。张国荣对这段恋情的挣扎也是漫长而痛苦的，最初他虽然和唐唐相拖，但却必须在公共场合竭力否认，这对于对待感情真挚的他是非常痛苦的，甚至在1995年因为记者们的跟踪怒撞采访车。他讨厌人们窃笑着私语：“那家伙是个同性恋”，痛恨那些恶意关注他私生活的摄像机，但却无力摆脱这一切。

娱乐圈的名和利，要赚的他早已赚够，为什么不在自己最光辉灿烂的时候退去？给观众留下一个永恒美丽的印象，而且也早已经受够这纷纷扰扰的一切。于是，在人们毫无准备之时，1989年张国荣33岁生日那天，这个叫人难以琢磨的男子突然走到一块牌匾前揭开帷幕，上面写着：“张国荣退出歌坛”。人们震惊、诧异、惋惜、……百感交集。

关于张国荣的退出，娱乐圈有着种种猜测。有人说是山口百惠对他的影响很大。张国荣的偶像是日本女星山口百惠，出身平民，连姓氏都没有，随母亲姓，这在日本是很丢脸的事情，但山口百惠凭着自身的艺术天赋，红透半边天，张国荣也和山口百惠一样，已红遍乐坛和电影圈，他的名曲《风继续吹》就是改编自山口百惠的歌曲。山口百惠性格坚强，她的奋斗故事一直令张国荣十分欣赏。1980年10月5日，年仅21岁的百惠，在事业如日方中之际，突然发表引退宣言，并于同年11月19日和三浦友和举行婚礼，从此绝迹娱乐圈。她说退就退，婚后不论电影唱片公司如何劝说，都不为所动，这令张国荣很欣赏。山口百惠在事业最

高峰时选择隐退，在歌迷和影迷心中留下了永远年轻漂亮的形象，这一点张国荣念念不忘。

决定告别歌坛还因为张国荣的完美主义追求，因此他愿意效仿山口百惠在事业最高峰时隐退。他说：“作为一个艺人很多时候的痛苦就是因为他们的快乐和满足建立在观众之上，也就是说观众的快乐同满足之后我们才可以拥有。如果一个艺人可以及时知道自己什么时候去告别的话，与他的歌迷一起大家都会难过，但是如果当我们跌落下来的时候，我们离开的时候就只有我自己一个人难受。我是一个聪明人，所以我选择这个时候离开。”

正如他自己说的，“我只可以光荣离去，任何人不可以逼我走”。也许，这正是张国荣的一个情结。

关于退出娱乐圈，他曾这样说道：“香港人喜欢一位艺人，不止于喜欢他或者她的艺术造诣，还要包括私生活，家庭伦常道德的各种因素。在欧洲、美洲，同样是艺人，我管你吸毒与否，只要你真的出色，一样有支持者，简单得多，在这里，不成。还有，我唱情歌唱了13年，还有什么可以做，我的生命中一定还有其他的事情要做。唱片公司，电台DJ，观众听众，电视台，新闻界，各方面的关系错综复杂，呆的久了，发觉自己说话也圆滑了，不喜欢，所以决定退出。”“这33岁半前是面对观众，之后便是面对自己的了。”

当时，张国荣认为退出歌坛可以让自己的人生更加充实和完美。在退出歌坛后，他决定到海外读书学习。“念书是觉得自己肤浅，要吸收，要增加深度，念完了或许会做些与美术或者设计有关的事，例如家私设计，多学习一些有关绘画的知识，古典音乐等等，以前因工作关系常听日本流行音乐，现在开始接触古典音乐。喜欢莫扎特，因为很罗曼蒂克，虽然不懂但喜欢听，柴可夫斯基太愤怒了。”

就这样他笑着告别了歌坛，选择在自己最灿烂的瞬间远走，风再起

时，张国荣开始过沉寂的平凡人生活了。他不再计较与奔驰。这之后，他做的事就简单多了——请张曼玉合拍音乐特辑《日落巴黎》，在简单而伤感的故事中重温名曲。开了33场告别演唱会，并和他的Fans相约开个咖啡店，咖啡店不是赚钱的，只是一个落脚处，让一些歌迷和喜爱喝咖啡的朋友能够坐下来聊聊。所有和他度过告别夜晚的人都可以凭演唱会入场券去喝一杯咖啡（这个约定已于1995年成为现实）。独居异国的日子里，有关张国荣的消息不曾间断：他买下一栋别墅，听风水师的话，和邻居互相到对方家里烧一壶开水提走，以求吉利；他经常开车到很远的市镇看电影……

张国荣在事业最高峰的时候选择离开，留给人们的是无限美好。在他的歌坛前半生里留下了无数耳熟能详的好歌，他浑厚、性感、富有磁性的嗓音如同醇酒般滋润心田，叫人如醉如痴。除了前面提到的Monica之外，《有谁共鸣》、《沉默是金》、《共同渡过》、《风再起时》、《倩女幽魂》、《胭脂扣》等歌曲的醇厚性感，《无心睡眠》、《侧面》、《拒绝再玩》、《暴风一族》、《黑色午夜》、*Stand Up*等歌曲的节奏激荡，都令人难以忘怀。

八、在最璀璨的瞬间远走

张国荣选择在掌声最多的舞台上离开，在自己最灿烂的瞬间远走。1989年，他在世界各地举行了告别演唱会。告别演唱会的第一站选在马来西亚的吉隆坡，因其主演的电视剧及电影都曾在马来西亚热播，因此观众对他都很熟悉。这次演出十分成功，反响可谓空前热烈，当张国荣在台上宣布这是自己在大马的最后一次演出时，在场的歌迷都很伤感，

同声高叫“不好呀！”气氛十分感人，这也是令张国荣最难忘的一件事。

后来张国荣在回忆中说，“1989年对我来说，是颇有意义的一年，主要是我的巡回告别演唱会开始，完成这次巡回演出之后，我将退出娱乐圈。因此我对这次演出特别重视。在出发之前，我进行了长时间的筹备工作，也花了很多心思，无论在服装还是制作方面，我都是不惜工本，一切都要最好的，希望令外地的观众留下一个好印象，赚钱与否，尚在其次。”

香港固然是张国荣的发展基地，但在海外的“荣迷”也不少，很多地区都成立了歌迷会，虽然平时张国荣很少见到他们，但这班歌迷对哥哥却非常忠实，很令他感动。对于这些支持他发展的“荣迷”，张国荣总心存一份歉意，于是决定在退出歌坛之前，举行巡回演出，把自己最好的歌，最璀璨的瞬间献给他们，作为赠别的礼物。

在歌迷的印象中，张国荣是个八面玲珑，颠倒众生、集万千宠爱于一身的巨星，但熟悉他的人都知道，张国荣是一个感情比较内敛的人，很少将真正的感情暴露于人前。但他那次在吉隆坡登台，当唱出《别话》一曲时，忍不住流下眼泪，因为舍不得离开热情的歌迷。这次演出之后，也许他再也没有机会踏足大马的舞台了，因此触感流泪，也是人之常情。

张国荣在香港还被观众狂嘘之时，由于他出演的电视剧在马来西亚上映，得到观众的喜爱，因此当时他在大马的演出，观众就曾给他很大的鼓励。而此次告别演唱会的大马之行，歌迷们依旧热情如故。后来，张国荣回忆说：“我发觉歌迷实在太热情了。一踏出机场，便有无数的歌迷在迎候，一见到我便蜂拥上前。对于歌迷的热情，我虽然十分感动，但为了不影影响其他旅客，与他们打过招呼之后，便匆匆上车离去。到达酒店，未下车已吓了我一跳，原来又有一批歌迷在等候，最后千辛万苦才冲出重围，回到房间休息。”

也许是水土不服，在马来西亚登台之前，张国荣竟然闹起肚痛，整

天往厕所跑。甚至有一次在台上出现这种情况，真是十分狼狈，幸而他用惊人的意志强忍下来，完成了演出，然而肚痛却消失了，大概这就是意志战胜病魔吧。这是一些热爱舞台，执著于艺术的艺人都会有的共同感受，就算是生病，几天没有睡觉，心情不好，但一上台表演，这些生理上的毛病，都会顷刻消失，继而全心全意地完成演出。舞台是一个艺人的生命，站在舞台上便会全力以赴，其他事都会抛诸脑后。

马亚西亚张国荣已去过几次，本想趁此机会游览当地名胜，到百货公司购物，但由于歌迷太过狂热，主办单位与他的经理人为了安全，都劝其不要离开酒店。于是整个行程十多天，张国荣都是在酒店里度过，甚至吃饭也在房间内，真是闷得发慌，可谓为名所累。有一次忍不住要到外面走走，逛百货公司，经理人陈淑芬经不起他的请求，于是安排一辆车与几名工作人员陪他到一家著名的百货公司，谁知一下车便被歌迷发现，许多人迅速围上来，人裹得愈来愈多。百货公司恐怕发生意外，竟将门闸落下，索性不做生意了。结果，张国荣逛百货公司的计划只好泡汤，沮丧地返回酒店。

由于是最后一次在马来西亚演出，因此歌迷会亦宣布解散。哥哥不再演出，歌迷会存在也没有意义，倒不如将之取消。张国荣说：“对于解散大马的歌迷会我实在有点依依不舍，因为这个歌迷会是在1981年成立的，会长与我也很熟，大家都有很深厚的感情，但这是迫不得已的事，会员们也很谅解。我还建议他们投向梅艳芳歌迷会的阵营，我与阿梅是老友，相信我们两人的歌迷，也能打成一片，大家做好朋友吧！”

在吉隆坡、怡保、檳城、大马演唱结束，最后一站是沙巴。后来张国荣回忆道：“除了演出之外，我还与一班工作人员，租了一艘游艇出海潜水，真是痛快极了！沙巴是一个比较偏僻的城市，未被工业污染，海水澄清，风景怡人。在这里潜水，海底景观壮丽，真是令人目眩神驰，留下了难忘的回忆。”

张国荣是一个很专业的艺人，告别演唱会做得很辛苦卖力，他曾说“对于一个艺人来说，除了本身的演唱造诣要经得起考验外，体力也是极重要的。两个小时在台上又跳又唱，观众在台下看得兴高采烈，但是对于台上的演员来说，平时若没有训练，一般人都会气喘吁吁，遑论气定神闲地在台上唱歌了。尤其是在开巡回演唱会的时候，20多场不停地唱，所消耗的体力更是惊人。因此在演出之前，一定要有严格的训练，令精神和体力都处于最佳状态。有些人不明白开一次演唱会为何要花较长的时间准备，其实体力的锻炼便是重要的一部分。”

张国荣非常注意自己的外在形象，因此成为人们眼中不老的哥哥，对于身体健康他也是十分注重的，所以经常都有运动，保持身体的良好状态。“要成为一个出色的艺人，自制力很重要，有时也要牺牲一些口腹之欲。我也算是幸运，很少受到体重的困扰，也许是我的饮食习惯好，所以从来不必为减肥而伤脑筋。而我保持身材健美之法，主要是游泳。我觉得游泳是一项较佳的运动，全身的肌肉都可以得到锻炼。而且在夏天酷热之际，碧波畅泳也是一种惬意的享受。”

巡回演唱告一段落之后，张国荣又紧接着赶赴日本参加东京音乐节，担任表演嘉宾。由于已有多次出席国际性音乐盛会的经验，张国荣全无心理压力，上台演出也是潇洒自如，这些都给日本歌迷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最令他难忘的是有机会与日本演唱歌王五木弘合唱一曲《追忆》，虽然只有短短几天练习，但演唱效果很好，很多日本朋友都说他有歌唱天分，张国荣也感到很满足。

巡回演唱会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张国荣说：“我之所以决定今后不到海外登台，是因为我在演唱事业方面，已达到顶峰，我希望发展唱歌以外的事业，例如导演、唱片监制或形象设计等，而外出登台，实在花太多时间。”即便这样，但只要有机会在外出登台之时，张国荣依然尽全力准备，努力把最好的歌曲，最灿烂的形象留给观众。

九、风再起时，不再计较与奔驰

我回头再望某年/像失色照片乍现眼前/这个茫然困惑少年/
愿一生以歌投入每天永不变/任旧日路上风声取笑我/任旧日万念
俱灰也经过/我最爱的歌最后总算唱过/无用再争取更多

风再起时/默默地这颗心不再计较与奔驰/我纵要依依带泪归去
也愿意/珍贵岁月里/寻觅我心中的诗/风再起时/寂寂夜深中想到
你对我支持/再听见吹呼里在泣诉我谢意/虽已告别了/仍是有一
丝暖意/我浮沉了十数年/在星空里闪/带着惘然/请你容我别去前/
赠出这阙歌/来日某天再相见/但愿用热烈掌声欢送我/在日后淡
淡一生也不错/那暖暖双手最后可永远伴我/何用再得到更多/仍
没有一丝悔意

——《风再起时》

“‘封咪’的一刻，我简直难以自控，因为我实在舍不得。那一刻我的心狂跳不停，放下咪时，喉咙也干涸！我好想痛哭，我内心澎湃的离情别绪，道出我那刻欲留还去的感觉。”这是张国荣在回忆自己“封咪”的感受时说的，爱唱歌的他真的舍不得属于自己的舞台，舍不得离开支持自己多年的香港歌迷。

1990年1月22日晚，海风从维多利亚港吹来，从红馆边呼啸而过。33岁的张国荣，正在红馆内举行他33场“告别乐坛演唱会”中的最后一场。从此，他便放下麦克风退出歌坛。

香港作家李碧华在她的专栏里这样记述：

张国荣先生的告别演唱会是我岁晚的必然节目。其实已改过两次期，都因为人回不来，长途电话知会吾友顺延七天，七天后又七天。——幸好他开33场，终于赶上最后一场。简直是被下行囊便扑飞。当然我并无他歌述那么伟大，但不想错过。对一位艺人至为尊重的，是在场、欣赏、鼓掌，有点不舍。当他唱《风继续吹》时，泣不成声，大家都为他精致的一张脸感动。

这次演唱会见证了张国荣是最优秀的舞台表演者，他在台上的歌或舞，动或静，一个笑容或一个小动作都是那样充满魅力，能迷倒万千乐迷，他这么红是有道理的。整场演唱会张国荣都很有状态，全是水准之作，无论唱歌、舞蹈、谈话都尽力做到最好。从头到尾没有冷场，台上如此台下亦如此，观众们不断喝彩、尖叫，气氛热烈，尤其动人的是张国荣在台上流泪，台下观众也落泪，那种感情交融真是难以形容。这“最后一场”会永在大家的记忆中，张国荣做到了！

唱《风再起时》前，张国荣向所有观众倾诉衷肠：“我想起五年前我第一次在红磡体育馆开演唱会的时候到现在这三十几场演唱会，好似一幅幅影像重映在我脑海里。可能你们的样子我都不记得，但你们的欢呼声，你们的支持声，你们给我的所有的……这些声音，我永远都会记得。你们会不会好快就不记得我啊？我不是个贪心的人，我想问如果有朋友问起你们，‘80年代香港歌星里有哪几个’你们随意提一下我就够了。我会好好这样，去运用你们给我的一切。多谢！最后，在这里，我要送给大家的一首歌，是我专门为这次演唱会特别写的一首歌，也是说尽了13年我在乐坛里的一切。”

“风再起时，寂寂夜深中想到你对我支持，再听见欢呼里在泣诉我谢意，虽已告别了，仍是有一丝暖意。……”这首告别的谢幕歌曲，张国荣专门为告别演唱会所特别谱写的一曲歌，由陈少琪填词，娓娓道出了

他13年来的音乐历程，从出道的郁郁不得志，到中期的默默向上游，乃至顶峰的高处不胜寒，心中的百感交集随着歌曲的激情迸发出来。张国荣谱写的这首曲刚柔并济，时而大气，时而委婉，时而坚定，时而犹豫，把即将离别时的忐忑不安、矛盾复杂的情绪融入到了歌曲的旋律中。

我觉得这次做33场演唱会，对我来讲，是一种享受，也都给了我很大刺激。人家说，人生得一知己死而无憾，每一晚都有这么多朋友来这里一起这样送我，我觉得我很荣幸。虽然说，我在这个乐坛里有捱过苦，但是我觉得我得到的比失去的更加多。但是我自己抚心自问，我在这13年娱乐圈里所做的一切也都是问心无愧，来得安去也惬意，这次我可以说是潇洒告别。不过每晚对着你们这么多朋友，我始终有点不是太忍心。让我出去外面闯一下，就算是焦头烂额，我都一定要闯个名堂出来！多谢，有你们这些观众，我已经知足了！

这是张国荣面对多年支持他的歌迷们最后的真情告白。

时针无情地转动，终于接近尾声，“封咪”仪式让一些歌迷肝肠寸断着。一身雪白西服的张国荣，独站在空旷的舞台上，他强忍着泪水，轻轻地说：“我珍惜今晚的每一刻，也珍惜在座每位朋友对我付出的感情。你们来送我，我好满足。多谢！”台上烟雾弥漫，台下泪如雨下。当最后一首歌《风再起时》唱完，张国荣默默凝望了舞台四周的每一个角落，然后走向台中央的“咪座”，把麦克风徐徐放于其上，完成了“封咪”仪式。舞台一角亮起了一条七彩光柱，张国荣移步其中。时空一阵恍惚，岁月突然失重，张国荣就在最灿烂辉煌的一刻，告别了他最爱的舞台，挥别了一个时代。

十、银幕上流动的传奇

人说猫有九条命，而做电影演员可以超过九条命，每一部电影就是一条生命。

——张国荣

张国荣不光在歌坛上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他在银幕上流动的人生更是留在人们心底的传奇。在26年的演艺生涯中，张国荣共出演过54部电影，饰演过的角色不计其数，叛逆的学生、胸怀理想的青年、精明的警探、憨直的书生、生命旅途的流浪者或是力争上游的艺人，……他都能够挥洒自如，把不同的角色诠释到极限。时间见证了他的辉煌，百变的张国荣，他除了是乐坛的超级巨星外，也是影坛流动的传奇。

初入娱乐圈时，张国荣在影视上的发展也历尽艰辛。他曾委屈地说，“别人不唱的歌由我来唱，别人不演的戏由我顶上”，在电影中演的多是一些观众不怎么喜爱的反面角色，没能得到导演的重视，也没有更多的机会发挥演技。直到《英雄本色》推出后，张国荣在电影界才崭露头角，开始饰演了一系列经典角色，并在《阿飞正传》里有了属于自己的风格。到1991年凭电影《阿飞正传》首夺香港金像奖影帝，达到了自己演艺生涯的第一个高峰。这其中的艰辛可想而知，当然也是很多没能一夜走红的影星所必经的道路。正是1978年至1985年这段时间在演技上的学习和磨炼，才使得当时演技十分稚嫩的张国荣积累了一定经验，使他成为日后影坛上的实力演员。

初入娱乐圈时的张国荣虽然有几分演艺天分，但是在演技上缺少磨

炼。张国荣生得眉清目秀，面色俊朗，酷似当时正在台湾大红大热的秦祥林。于是导演给他安排的角色，都是那些脂粉气十足，或者油腔滑调之类的形象，因此这个时期他基本上是依靠英俊的形象博得观众喜爱。

张国荣的电影处女作是1977年拍摄的《红楼春上春》，这是一部近似色情的“音乐文艺片”，张国荣是硬着头皮出演的。在这部电影中他毫无演技可言，是导演的“牵线木偶”。这让很多人看来，张国荣电影生涯的起点有些不堪。他自己也承认这是一个错误的开始，是“卖猪仔”的经历。到那部影片上映后不久便因内容不健康遭电检处禁映，张国荣也因此蒙受不白之冤，还倒霉了几年。那段时间，他还曾对自己说，不再踏足电影圈。一部《红楼春上春》伤了那颗年轻好胜的心。

但当时的张国荣的确需要拍摄电影的机会，他需要“第一次”。香港演员中很少有毕业于电影学院的，他们都是通过一部部影片的磨炼而获得蜕变的，就连蜚声国际的张曼玉也有过在电影中充当花瓶的漫长岁月。张国荣同样如此。20世纪80年代，除《红楼春上春》外，张国荣还出演过不少的影片，其早期的电影以《喝彩》、《鼓手》、《失业生》和《烈火青春》等为代表。这些影片大抵上仍属当时十分流行的青春片类型，使得张国荣很快便成为大、中学生心中的银幕偶像。这一时期的他，尽情挥洒着属于自己的俊秀外表，用敏锐的直觉寻找着适合自己的演艺道路。

这一阶段张国荣出演的最令人回味的电影是《鼓手》，这是一部典型的香港制造的青春励志片。在《鼓手》中，他饰演一名默默向上游、将青春热情张扬到十足，并经过一番艰辛奋斗终成为成功的鼓手。在片中，张国荣的鼓艺惊人，不知电影中那双击鼓之手是否另有主人？抛开这些不谈，恐怕很多观众第一次看这部电影时，根本没想到银幕上那个英俊青年竟然会成为日后的天王，但可能都会出于本能地被这个年轻鼓手深深打动和吸引。他不仅在外貌上英俊、坚毅，代表着新生一代的潮流，内在价值观上的进取更是获得了观众们发自内心的认同。当鼓手无比热

情投身于艺术时，对艺术的沉迷和执著以及他身上散发出来的昂扬上进的精神却无法被旁人理解和支持，这让当时渴望叛逆的香港青年产生了深深的共鸣。

在那个为情而流泪、默默向上游的鼓手身上，我们依稀能够看到年轻时张国荣的影子。也许“我愿苦痛变力量，默默忍泪向上游”不仅是片中鼓手的座右铭，更是张国荣当年在歌坛辛苦发展的写照。当年他能够在歌坛和影坛占有一席之地，都是靠自己一步步辛苦争取而来的，唱歌和演戏都经历了长达10年的奋斗。正是这种骨子里不肯低头的精神，一直支撑着他20多年悲欢交织、起伏不定的娱乐圈生涯。

1982年，张国荣的演技初次得到关注。在电影《烈火青春》中的表演首度获得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男主角提名，这是他在电影表演上获得的第一个荣誉。但这一时期的他在表演方面并没有形成自己的风格，但通过饰演不同角色，在演技方面得到了一定的磨炼。

接着，张国荣又在电视剧集《浮生六劫》中扮演配角车轱生。虽然只是配角，但聪明的张国荣已经抢尽风头，大有盖过主角之势，他的表演再次引起人们的关注。虽没有受到过正规的表演训练，都是自己在演戏过程中慢慢积累经验，平时他在业余时间里除了看电影吸收别人的演技技巧外，还认真研读了许多有关电影的书籍，时常对镜表演，琢磨怎样提高演技。在拍片现场，张国荣也十分注意观察导演如何选取角度，如何上镜，如何调动演员进入角色，这样他渐渐提高了自己的演技，力求向大明星靠拢，在影视圈里开始小有名气，拍片也有了选择的余地。

1986年之后，张国荣改投新艺宝公司，并开始亲自参与自己唱片的制作，终于有机会把握音乐的方向，将自己对音乐的理解灌注到唱片中去，形成自己独特的音乐风格，演唱事业逐渐步入黄金时期。《侧面》、《沉默是金》、《共同渡过》等都是这一阶段的精品。伴随着歌唱生涯黎明的到来，张国荣在电影方面也有了新的成就。他在表演上开始走出了

默默无闻的银幕花瓶的尴尬和困窘，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境界。

到1986年，著名导演吴宇森筹拍影片《英雄本色》，邀请张国荣参演，这对他来说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在《英雄本色》之前，张国荣已经出演过16部电影，但在这些电影中，都一直充当银幕花瓶，一些导演要他演戏的目的，也只是因为他的外形酷，很潮流，这样可以招徕更多酷爱帅哥的女影迷的目光。但吴宇森导演这次看好张国荣则是希望能发挥出他的演技，并让其和周润发、狄龙两位巨星配戏。在影片中，张国荣饰演一个刚从警校毕业，血气方刚的警察。虽说是个配角，但张国荣很希望借此改变以往青春片中的偶像形象，便爽快地允诺了。

《英雄本色》上映后立即受到观众的认同和喜爱，获得大卖。当时整个电影界和街头巷尾无不充斥着《英雄本色》的流行和话题。身着大衣、意气十足的周润发，散发着成熟魅力的狄龙，感情冲动的警察弟弟张国荣，都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当时大部分观众只知道张国荣是歌手出身，很少有人知道他已经演戏将近10年了。在这部影片中，张国荣的光芒完全被巨星周润发和狄龙掩盖了，甚至可以说是相形见绌了。他的戏份也不多，夹在周润发和狄龙两位演技演员的光芒之间，张国荣完全失去了颜色。在评论圈中流行一个说法，《英雄本色》第一遍看发哥，第二遍看狄龙，第三遍看李子雄，看来初入江湖的张国荣在这些影坛前辈面前真的就是一个感情冲动、还没形成自己特色的弟弟。当时的张国荣正值歌坛大红大紫之际，却惨遭电影观众如此忽视，一度情绪低落。后来吴宇森看出了他的心思后与他一席长谈，让他看到自己的长处，不要妄自菲薄，这样一番开导和劝勉之后，张国荣才开始重新树立起演戏的信心，并努力寻找自己与他人不同的戏路，希望形成独特的风格。

当然一些观众也有不同的看法，相比较周润发和李子雄，有些观众会更喜欢冲动的警察弟弟张国荣，甚至有些观众对他饰演的警察弟弟的喜爱程度超过其后来饰演的经典角色阿飞。也许，《英雄本色》中的周

润发太过潇洒，张国荣内在的那种魅力多少受到压抑，而与狄龙、周润发恰恰构成了那样三种互为鲜明的男性气质。有人曾将这三角配合比为世界三大男高音多明戈、帕瓦罗蒂与卡雷拉斯。在影片中，张国荣更像是卡雷拉斯的位置——他的声音没有多明戈那样明亮，也不及帕瓦罗蒂那样浑厚，但他的美丽音质有着前两者无以伦比的内在之力。在周润发与狄龙所构成的性格影响下，张国荣则在两种极大反差中凸显了一个男人的魅力——一张过于精致的脸庞与在清澈中多少有点忧郁的眼神以及他冲动气质背后的刚烈。年纪轻轻的他，浑身透露出一股稚嫩与单纯的朝气，与周润发的老道与狡猾形成鲜明的对比，着实给电影添色不少。虽然在《英雄本色》中张国荣没有突出自己的表演风格，但毕竟也是可圈可点，很有味道的。

虽表演有人认同，但这一时期的张国荣在银幕上还没有真正形成自己的风格，直到后来的《倩女幽魂》、《胭脂扣》等，这样的状况才慢慢得到改观，才渐渐有了自己演戏的感觉和风格，发挥出有别于他人的特色，流露出自己演戏独特的韵致，此后，张国荣的演艺事业也越来越顺利。

1987年，程小东导演的美轮美奂的香港古装版《倩女幽魂》获得了极大的成功，这部古装鬼戏拍得极其唯美浪漫，在艺术性与娱乐性方面都得到了很高评价，被评为“港台十大佳片”冠军和“80年代台港十大名片”之一，多次参加国际影展。《倩女幽魂》开启了香港古装鬼片的热潮，之后的《金燕子》、《画中仙》都是依照这个模式拍摄的，台湾方面跟风抢拍更是不在话下。

《倩女幽魂》中，王祖贤饰演的小倩本性善良，但被逼以美色引诱精壮男子，供树精姥姥吸收阳气。张国荣饰演的书生宁采臣，在荒山迷路，被小倩的琴音所吸引，两人邂逅于湖亭，小倩见宁采臣心地善良，不忍加害，放他离去，但宁采臣对她情心一片，不愿离开，令她左右为难。

道上燕赤霞劝宁采臣人鬼殊途，勿迷恋女鬼，但又被宁、倩真情感动，决定帮助二人脱离魔掌。姥姥发现小倩生异心，逼她下嫁鬼王。宁、燕决定硬闯鬼府。两人历尽艰辛把小倩骨灰夺回，让她投胎转世，却无奈有情人轮回相隔，难续前缘，只能轻叹黎明不要来。

许多观众曾深深被片中飘逸唯美的画面与音乐所震撼。虽然这部影片最大的赢家是王祖贤，但张国荣所饰演的书生宁采臣扮相俊美，憨厚中透出正直，正直中又带着些许迂腐，令人印象极其深刻。许多人一听到片中的音乐旋律，就会想起那个背着古装书包、样子憨憨的书生宁采臣。

宁采臣这个角色，在张国荣的演艺生涯中占据着承上启下的重要位置。影片中他所饰演的书生宁采臣，虽然倜傥却不风流，痴情执著中还带着书生的真诚和木讷，与其早期青春偶像角色之间存在着某种联系，但青涩的稚嫩几乎一夜之间褪去，一种成熟的男性魅力使他的表演焕然一新。宁采臣这个角色仍然具有早期青春偶像质朴纯真的特点，但是很明显可以察觉到，张国荣演绎这一角色的方式和他早期的表演已经有了本质的区别。宁采臣时期的张国荣，正处于数年积累和自身酝酿进入成熟期的阶段。经过多年的磨炼，他对表演的技巧已经不像刚入道时候那样锋芒毕露，如果说过去他一直把自己的外表和气质强行赋予一个角色，那么从《倩女幽魂》开始，他塑造的是一个个活生生的角色，这些角色开始脱离张国荣这个名字而栩栩如生地存在。且最微妙之处在于这些人物的精神底蕴仍然和张国荣自身的内在气质紧密相连，这是一个好演员能够成功的关键——把外在的演技融于内心，化个人魅力为无形。

令张国荣印象很深的是《倩女幽魂》续集。由于当时跟风抢拍似的局面，所以拍续集便要寻求新的突破，无论在造型或布景方面都要创新，而且要加入不少特技打斗场面。此外还有很多骑马奔驰击剑的镜头。张国荣和王祖贤、关之琳等演员，每周都在沙田集训，骑马练剑。张国荣

认为这种集训对他很有好处，有助于身手敏捷，对舞台演唱也很有帮助，他在续集中的表现非常出色。

1987年，张国荣和梅艳芳合演了《胭脂扣》，影片中他饰演风流倜傥的十二少，这个角色也作为他一个经典的银幕形象深入人心。梅艳芳饰演名妓如花，与张国荣饰演的离家的富家子弟振邦十二少，私定终身，但敌不过世俗的折磨，最后相约吞鸦片自杀，寄望来世再续前缘。如花阴间久候不见十二少，返回阳间已是50年后，找寻情郎如大海捞针，但终发现当年振邦被救活，竟贪生舍弃生死盟誓。如花再见风烛残年垂垂老矣的振邦，把定情的胭脂扣交还，最后黯然离去。

影片公映时，反映非常强烈，票房收入颇丰。但大部分观众都把眼光投向了梅艳芳，当年她凭这部戏获得了金像、金马双料影后，作为第一男主角的张国荣什么奖项也没有得到。也许是因为大家内心都比较同情弱女子如花，而对辜负了一个美丽女子50年感情，负情苟活的十二少比较痛恨吧。虽然张国荣并没凭借此片拿奖，但那个面如冠玉依本多情的公子哥儿形象，被作为张国荣一个经典的银幕形象留在了观众的心目中。

《胭脂扣》开拍前，在选角问题上曾历尽波折。十二少的考虑名单上，先后出现过很多名字。最后大家一致认为张国荣是演绎十二少的最佳人选。但碍于张国荣是新艺城电影公司的专属演员，而《胭脂扣》却是由嘉禾电影公司出品，所以选角问题一直处于停顿状态。后来，梅艳芳终于想到一个解决方法，那就是由她为新艺城拍一部电影，换取张国荣为嘉禾电影公司拍《胭脂扣》。于是，这个完美组合才得以面世。《胭脂扣》的原著作者李碧华曾说过，《胭脂扣》能让张国荣出演十二少已经没有遗憾。由于他的出演，十二少在电影中的戏份也比原著小说增加了不少。

《胭脂扣》中对十二少的着墨其实不多，但张国荣张弛有度的几场演出已将人物的心理变化刻画得入木三分。与如花相识的一个照面，十二

少正是青春得意，从身体语言到眼神都表现了对现实和女人自信的把握，放炮仗，送花牌，他在众人面前毫不掩饰对如花的爱意，甚至对如花的笑里都渗透着一个顽皮孩子般的执著和炫耀。待到脱离家庭，无奈之中去学戏，他的神情里并没有不再意气风发和做小戏子的求全之忍，但多少也看得出他的心里不是没有一点委屈在。这一路的转变符合人之常情，也是十二少独有的个性特征和所处现实环境的一一流露。他爱如花的若即若离、捉摸不透，以往的一切都来得过于容易，如花终于让他知道有生以来真正想要的是什麼，也以为终于可以凭借自己去追求去得到。然而十二少的宿命在于，有些事并不在他的掌握之中，他和如花其实都是人世傀儡，如花被控制的是肉体，他被控制的是全部。因此他们之所以选择对方，正是因为除了爱情以外，都在潜意识里期望对方是成全自己自由的那个人。

张国荣在演绎十二少时的杰出表演，令一个如此可悲可叹风流多情的十二少背负了无数女人对爱情的最终幻想，承担了无数不得已的骂名。而人们越是对这段爱情哀婉，越是说明张国荣对故事内涵的表现和发掘已经深入人心。

张国荣对演戏非常认真，往往入戏很深，让李碧华认识到他的人戏之深，是在《胭脂扣》的拍摄现场。当时有一场戏，需要几个演员举杯与梅艳芳饰演的如花喝酒，镜头就对着梅艳芳，她必须喝干，虽然只是茶，但每回都仰头而尽，五六回之后，也是非常难受的；同桌的其他演员，有喝一两口的，也有的只是沾沾唇而已。李碧华却忽然注意到一个细节：即使不在镜头当中，张国荣每次也都把“酒”全部喝进嘴里，然后表现出意乱情迷；当导演一喊停时，他再把口中的“酒”吐到酒杯中。下一回，又换一杯，重新意乱情迷。其实每当拍到饮食场面的戏时，除了新手，谁都不会来真的，而张国荣总是把姿态做足，且若无其事、不动声色，可见他演戏时的认真。

张国荣对十二少的诠释几近完美，但美中不足的就是他外表太过完美，从而影响了观众对他演技的关注。香港著名导演关锦鹏说，“一个人太美对演戏来说可能是种包袱。张国荣虽然很成功，可是由于外形太俊美，很多人都把注意力聚焦到他的外表上”，“靓人通常很 self-conscious，很自我。而很多导演和演员也都明白，self-conscious 的人很容易以自己为中心，演绎角色时，会以一己观点出发，self-conscious 对演员是一个很大的障碍。在拍《胭脂扣》时，张国荣对自己的美貌是很有自信的。他会觉得自己很靓，拍完一个十二少回首镜头，他会走过来说：‘靓吧？’对十二少那种风华绝代的角色来说，这种 self-conscious 当然成立。但是这些会不会影响到观众对他演技的重视呢？”关锦鹏认为，张国荣是一个颇自恋的人，因此很容易让某些人有这种观念，从而觉得他演戏虽然很不错，却总像欠了点什么。另外有一些角色，如《流星语》片中那个衣衫褴褛、照顾小孩子的中年汉，即使他非常用心去演，有些观众仍难以投入角色。这种情况对张国荣来说，有点不公平，所以关导说：“Beauty（美）对张国荣来说是种很大的障碍。”

在《胭脂扣》一片的演出中，张国荣是比较出色的，他的表演得到了关导的认可。关锦鹏眼中张国荣最出色的三部电影，分别是《胭脂扣》、《阿飞正传》和《春光乍泄》。关导一直觉得在《胭脂扣》中，张国荣发挥最好的是十二少离家后那几场戏，尤以他躺在床上，如花为他穿上西装那场戏演得最出色。

张国荣对自己在《胭脂扣》中的表演也非常满意，他曾说道：“我最喜欢的还是《胭脂扣》，在片中我饰一个富家子弟十二少，与梅艳芳合作，阿梅还凭这部戏获得金马影后呢，此外这部是文艺片，是有票房毒药之称的片种，但收入却有1500多万，很多行内人都吃惊不已。作为一个演员，我是希望文艺片能够再为观众所接受，因为唯有演出这类片种，演员的演技才能有更大的发挥，而大部分喜剧、动作片，演技都是肤浅

而没有深度的，大家几曾看过喜剧及动作片演员在金马奖中获奖？”

如果说在《倩女幽魂》和《胭脂扣》中的成功多少有两位女性的光辉在里面的话，那么众星云集的《阿飞正传》则是真正意义上的从表达到灵魂，从风采到底蕴都彻底属于张国荣的，他演艺生涯的第一个高峰正是由《阿飞正传》中旭仔这一形象确立。

《阿飞正传》中的张国荣开始注意用眼神来演戏，更加深入地和角色融为一体。在戏中，他的眼神飘忽如同迷梦，却又深刻得无人能够代替。他魅力无穷，从容优雅却又叛逆迷失，如同一个忧郁的大孩子。“不着地的无足鸟”成为张国荣最具象征意义的一段寓言。“阿飞在王家卫电影镜头中走出90年代，还原到了王家卫想描述的60年代。”这是王家卫的代表作，张国荣的电影自传，也让他如愿捧回了香港金像影帝的奖座，这也是他从影以来获得的最高奖项。

1990年底，拍完《阿飞正传》，张国荣便飞往加拿大进修电影专业。直到有一天，他突然接到从香港打来的越洋电话，得知《阿飞正传》在第10届香港电影金像奖中捷报频传，一举连得多个奖项，而他则第一次获得了“最佳男主角奖”，这是他从影以来的最高奖项了。张国荣那沉寂多时的激情被重新召唤起来，他决定再次进军香港影坛。

后来，张国荣重返香港，主演了《纵横四海》、《家有喜事》等影片。接着在1993年和1994年，主演了著名的《霸王别姬》、《金枝玉叶》。《霸王别姬》这部影片，为张国荣赢得了国际声誉，该片还在全世界最大规模电影节之一的嘎纳电影节上获最高奖——“金棕榈奖”。而张国荣最满意的则是《金枝玉叶》，他认为自己在影片中的表演是最冷静、理智和富有灵感的。后来还拍了《金枝玉叶》续集。试想如果当初张国荣没有出演《阿飞正传》获得奖项，恐怕也就没有之后他的电影故事了。

一、90年代个性化的回归

也许真正的明星离不开人们的关注，也许生活在加拿大的张国荣虽然很惬意，却也偶尔会感到落寞，也许最重要的是当初让他退出的某些心结释然了。在千呼万唤之下，张国荣终于宣布复出。

张国荣复出的消息让“荣迷”们颇为振奋，毕竟曾经他的离去让不少人深感遗憾。关于他的复出，香港娱乐界则一片哗然，有人很支持他复出，但也有人指责他出尔反尔，幸好张国荣得到很多好友的支持和鼓励。周润发支持他说：“只要自己开心，不伤害别人做什么都无关紧要。一时说的话又怎么算数？”张国荣最喜爱的小妹梅艳芳也说：“只是说退出歌坛，又没有说不可以拍电影，干吗缚手缚脚的？”张国荣很感激好友们的支持，重返娱乐圈的他不想食言，坚决不动麦克风，而是专注于演艺事业。

在1989年以前，张国荣也出演电影，但那时他的某些作品虽然也很精彩，演技得到了一定提高，角色却显得很苍白单薄。《鼓手》中他是一个痴爱鼓艺的少年，《倩女幽魂》中是一个在迂腐木讷中透着真诚正直的书生，《胭脂扣》里饰演担负了一个女子50年痴恋，虽能为爱放弃荣华富贵，但却没能坚持到底的豪门阔少，《英雄本色》里出演一个充满正义感和敬业精神的警察，但又有点冲动幼稚。在这些戏中，张国荣的演艺有很多突破和可取之处，但仍没有真正发挥出自己作为一个演员的真正魅力，没有真正形成自己独特的风格。

在1990年到1995年间，张国荣退出歌坛后，把精力主要集中在演艺方面。从加拿大回国后，他已经把歌手的包袱放下，不再担心形象的问题，于是放开来演。这个年龄的他，正好到了最成熟的阶段，他可以很轻松驾驭很多年轻演员不能把握的题材，演他们做不到的角色。例如一些探讨人性的角色，张国荣就能做得很好。他不再在乎外间的各种评论，也不再在意那些奖项，奖项不过是行家给予行家的一个鼓励，又不是赛跑，跟做不做戏无关，做一个show，发一个奖项，大家很快便会忘记，那时的张国荣只在乎工作的结果是否令自己满意，对于拿不拿到奖项，他一笑置之，后期的他追求的是艺术成就，继续唱更好的歌，拍更好的戏，意义是自己赋予自己的。

复出后的张国荣在影坛颇有成就，尤其在《夜半歌声》一片中，他首次做了监制，除了揣摩自己的角色外，还要兼顾好多事。由于之前拍《霸王别姬》时，与北京的一些朋友很熟，许多事他一出面便迎刃而解。张国荣说：“我以前没试过，这次试过后，颇有满足感。然而，也知道了其中的辛苦。”一席话，让所有人都感到张国荣真的成熟了许多，说出的话也不再那么绝对，知道留有余地了。

这个时期，在戏路上他没有对手，演艺圈的名利已经赚够，因此生活很惬意，拍电影很轻松。也许正是由于看惯了人世的起起落落，看透

了人间的真真假假，才有了这样的洒脱，才有了化蛹成蝶的蜕变。此时的张国荣在演戏方面已经完全走出了青涩，懂得了用眼睛，用身体，用本色去演戏。活在银幕上的是个有点老了的男人，但这个男人老得很有味。他的眼神意味深长又带点迷茫，已经完全摆脱了情歌中那种小心翼翼的性感偶像形象。他也不在乎别人的眼光和议论，只是做自己想做的事情，他说，“我以前做事很紧张，尤其见到人多的时候，我便会惊慌失措，但现在我则不会这样了。可能今天我追求的东西不再相同，我是性情中人，不会为别人而改变自己。”

复出后的张国荣逐渐形成了自己的戏路，找准自己喜欢的角色拍，而不再像以前那样没有什么选择，更加向艺术电影靠拢。这个时期他出演了一批精品电影，有几部成了他的代表作，如王家卫的《阿飞正传》、《东邪西毒》、《春光乍泄》，陈凯歌的《霸王别姬》，陈可辛的《金枝玉叶》和于仁泰的《白发魔女传》等。《白发魔女传》中的张国荣，风流倜傥桀骜不驯，这种英雄形象只能属于他一个人。《金枝玉叶》中，他是困惑于内心的爱情渴望，脆弱而迷茫的音乐人。《东邪西毒》中，他又成了对所有厮杀，友谊，恩求，死亡都不在乎，而只为一个女人心痛，为漫漫前尘忏悔的人。到《射雕英雄传之东成西就》，张国荣已经能非常自如地塑造喜剧角色了。无论是正常的台词，还是荒诞的场景，他的处理都游刃有余。《霸王别姬》中，他把程蝶衣演绎到了出神入化的境地。妩媚的扮相，无望的爱，凄寂的身形，绝望的眼神，这些都让人们真正认识到张国荣并不是特靓行凶的银幕花瓶，而是一个极具演艺天赋的真正的艺术家。他已经不只是在演绎自己，表现自己的内心，而是进入了更高的层次。1996年，他因主演《色情男女》获得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男主角”提名，1997年出演王家卫执导的同性恋题材电影《春光乍泄》，在国内外影坛颇受好评。2000年的《枪王》荣获第37届台湾电影金马奖“最佳男主角”提名，2002年的《异度空

间》荣获第39届台湾电影金马奖、第22届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男主角”提名。

后来有业内人士回忆说：“尽管他一度退出影坛和歌坛，专心学习电影，但是他在这两个领域依然非常活跃。我想他退出时是非常严肃的，当时，他更希望成为一名电影制片人，而不是做一名演员。当时，他相信自己应该在事业的巅峰时刻隐退。可能在他的审美意识中，做导演比做演员更艺术，在年轻美丽时隐退是更好的方式。换句话说，这是一种使自己的存在‘最为完美的方式’。这种态度让人们看到他対美的真诚与纯粹的信念，尽管从某种程度上说，这种方式非常简单。但是，有那么多朋友和歌迷呼唤着他，他们不能忍受他的隐退。而且我猜测，他自己也不知道如何使用他所乘有的全部天赋。之后他对自己的方向进行调整，但是他从未改变自己追求‘最完美’的态度。令人难以思议的是，他又演出了许多著名的影片，得到比以前更多的赞美之词。”

最初，复出后的张国荣为了不食言，只专注于电影事业，并取得了极大的成就。渐渐地他冲破束缚，1995年，千呼万唤之下，张国荣终于宣布复出歌坛，签约滚石唱片。

复出后的第一张大碟《宠爱》收录了他出道以来多首电影歌曲，其中许多都是他亲自参与作曲，赋予它们属于自己的独特魅力。之后在1996年推出的《红》，应该说是复出后最重要的一张专辑，同时也奠定了他歌唱生涯后期的风格。

红/像蔷薇任性的结局/红/像唇上滴血般怨毒/在暗夜里漆黑
中那个美梦/从镜里看不到的一份阵痛/你像红尘掠过一样沉重/
HA/心花正乱坠/HA/猛火里睡/若染上了未尝便醉/那份热度从来
未退/你是最绝色的伤口/或许/红/像年华盛放的气焰/红/像斜阳

渐远的纪念/是你与我纷飞的那副笑脸/如你与我掌心的生命伏
线/也像红尘闪过一样明艳

——《红》

《红》风格性感迷人，但又有些扑朔迷离，有些诡异气氛。专辑歌曲的作曲包括 C. Y. Kong、张国荣、陈辉阳等，作词则由张国荣的好友著名词作者林夕包办。唱片中引入世界流行的 Trip Hop 音乐更加强了整张专辑的可听性。妖艳、浮华、暧昧、感性，完全颠覆了张国荣以往情深款款的白马王子形象，进入一个成熟的艺术境界。碟中多数歌曲出自张国荣与词人林夕手笔，达到了从形式到内容上的统一。《红》、《偷情》、《有心人》、《怪你过分美丽》在各大排行榜上轮流高居榜首，获得了行内人士与歌迷们的一致认同。尤其是《红》、《偷情》等歌曲更是令人百听不厌。当然，喜欢张国荣早期劲歌热舞的歌迷可能一下子接受不了这种风格，但在这种凄绝的唯美中，张国荣似是披上了阴柔和华丽的外衣，更透出自己在音乐上游刃有余的放肆——他已经不需要别人的评判了，他可以完完全全地做自己喜欢的样子。此后的《这些年来》和《春天》有点返璞归真的味道，也见证了张国荣在音乐上的各种可能性——他可以浓艳、放肆、颓迷，也能够素面朝夭、点缀一抹阳春三月的明媚生机。

20 世纪末，张国荣加盟环球唱片公司后推出新唱片《陪你倒数》。它延续了专辑《红》的某种意念和风格，虽不如《红》精致，但更直白、更放肆地吐露出了张国荣的心声，这种坦坦荡荡比遮遮掩掩来得更痛快，也更可爱。其中的《梦死醉生》带有迷离而不祥的梦境，主打曲《左右手》则暗喻了自己的性取向，是一首难得的一语双关的爱情歌曲。整张专辑，C. Y. Kong 的曲更加突出了末世的无力感、颓废感、宿命感以及神秘色彩，林夕的词也填得迷幻奇美，极力铺陈面对生命虚无与死亡苍白的回天无力之感，暗示不如及时行乐，“梦死醉生”。在快歌《寂寞有害》

中，听众已经找不到张国荣以往的劲爆火辣，急切的节奏与懒洋洋的唱腔搭配在一起，充满玩世的调侃味道。

在1995到1999年间，张国荣像一个不知疲倦的追梦人，他的音乐得到了升华，并树立起永远属于自己的招牌。正因为心灵的自由，张国荣学会了真正的不在乎，在世人或挑剔、或赞赏、或惊异、或痛惜的目光里，他自由自在地活着、演着、唱着。

2000年配合“热·情”演唱会推出的唱片《大热》，在炎炎夏季掀起热浪。唐奕聪的华丽编曲为点题曲《大热》添上热力万钧的热带风情，张国荣的演唱驾轻就熟。

2001年推出的《Forever》精选辑中，张国荣在《梦到内河》MTV上与一名日本男舞蹈艺员共舞，一面世就令大众哗然。

2002年，他与黄耀明合作的专辑 *Cross Over* 是其最后的绝唱，*Cross Over* 由五首歌曲和一首MTV组成，哥哥和黄耀明各自翻唱了对方一首创作歌曲《春光乍泄》和《如果你知我苦衷》，然后明哥与哥哥和声《十号风球》，哥哥为明哥的《这么远那么近》配上独白，最后两人合唱一首《夜有所梦》，就在一唱一和中完成了这张具有历史意义的专辑，一个完美的歌手、艺人留给这个世界的绝唱。

时移世易，春光依然乍泄，蔷薇依然怒放。笑傲尘世的张国荣不再是大众情人，开始拥有真正个性化的时尚、傲岸、艳丽，进一步娴熟地知道怎样在众口相传的间隙间谱写自我的声音。复出后的张国荣在影坛和歌坛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神话，成为人们心底永恒的传奇故事和香港艺坛的传说。

二、“不着地的飞鸟”——《阿飞正传》

世界上有一种鸟是没有脚的，它的一生只能一直飞翔，
飞累了就睡在风中，这种鸟一辈子才会落地一次，那就是死亡
来临的时刻。

——《阿飞正传》

无可否认，在90年代的香港演艺界，张国荣是一个独特的存在。确立他电影表演地位的，在香港是《阿飞正传》，在大陆是《霸王别姬》。在张国荣的艺术生涯中，《阿飞正传》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这部影片使他多年的梦想变为现实，捧回了金马影帝的奖座，这也是其演艺生涯的第一个高峰，若不是因为此片，他很可能会在退出歌坛后，亦退出演艺圈。旭仔的形象让张国荣的男性魅力发挥到了极致，也作为张国荣银幕形象的一个经典，永存于影迷心中。

《阿飞正传》中的张国荣魅力无穷，优雅从容，远胜他周围那些懵懂的青年，却又叛逆迷失好似一个忧郁的大孩子，“阿飞”和“西毒”是从王家卫镜头中走出的60年代，还成了导演想描述的90年代。《阿飞正传》由香港导演王家卫自编自导，具有典型的王家卫风格。在人们的印象中，香港是文化沙漠，但这位导演却在这块所谓的文化沙漠上摘出了《阿飞正传》、《花样年华》、《重庆森林》、《东邪西毒》、《2046》等一批最前卫最具先锋艺术色彩的电影。王家卫是香港电影的一个异类，也是为艺术而艺术的导演的典型。

他的电影故事情节不够紧密连贯，但是仍有很感人的力量，时代氛

围的重视，以及细心的有点恋物的布景和道具，都为电影炮制了一股凛冽的环境气息，有点像张爱玲谈中国旧文学——“细节引人入胜，而主题永远悲观”。也许张国荣的气质天生适合王家卫的这种风格，且在这样风格的电影中也更能发挥出他男性的魅力。

香港演艺界有一句很经典的话：“想挣钱找曾志伟，想拿奖找王家卫。”可见王家卫电影的艺术性和在人们心中的形象和定位。在香港，很多大腕明星都肯为这位导演放弃赚大钱的其他片约而出演他执导的电影，张国荣也不例外。张国荣身上与生俱来的艺术气质很适合演王家卫的电影风格，他与这位导演合作的电影除《阿飞正传》之外，《东邪西毒》、《春光乍泄》都是其代表作。

《阿飞正传》中有着浓郁的 60 年代情调，王家卫的童年就是在上海一个弄堂里长大的，片中的 一些画面，正是导演对 60 年代某种记忆的复活。王家卫和张国荣都是 60 年代出生的人，对那个年代有很深刻的记忆。张国荣曾说，他喜欢 60 年代的风格，如果他能演那个时代的人物，会很自如很舒服。另外也很欣赏王家卫的电影风格，当然，对金钱早已不那么在乎的他，真的想实现自己对文艺片的爱好。1989 年，张国荣与王家卫一番倾心交谈后，决定出演《阿飞正传》中的男主角旭仔。

《阿飞正传》是张国荣在前期出演的影片中投入精力颇多的一部，也是在他宣布退出歌坛前签下的最后一部影片。在他完成退出歌坛巡回演出后，休息了半年时间，为了拍好《阿飞正传》，张国荣曾做了很多准备，为能塑造好其中的阿飞形象，他坚持游泳减肥。而在些之前，张国荣还从未对一部戏下过这么多的功夫。他曾说这样做一是因为自己喜欢王家卫，二是因为拍完王家卫和邓光荣的戏，他会离开香港，所以一定要做到最好。他说自己对于艺术电影有一种天生的爱好，对那些能关乎人类至情至性的东西很感兴趣。《阿飞正传》中张国荣对旭仔的演绎，无疑挖掘了他的喜好和内在气质，此片更为他夺得了第一个电影上的奖

项——第10届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男主角”。从此，张国荣在演艺方面彻底摆脱了银幕男花瓶的处境，在演艺上达到了一个新的阶段。

《阿飞正传》是张国荣演技上的一次转变，在他以后的不少角色里都能看到“阿飞”给他带来的影响。作为一部王家卫的个人作品，张国荣在电影中一点都没有被掩盖，反而用他独特的魅力为电影增添了一种别有的味道。无论是张扬，沉默，颓废，都被他演绎得入木三分，可以说在某种程度上旭仔就是张国荣自己，骄傲，自恋，颓废，那种时代的遗落，迷茫的追寻都被表现得很到位。张国荣正是用自身拥有的适合影片主人公的独特气质，演绎了城市热闹中的冷漠和滴着热血的性情。比起《霸王别姬》，旭仔更自我，更任性，或飘于风中，或跌落尘世。

自《阿飞正传》起，张国荣开始了真正创造角色的电影生涯。《阿飞正传》故事以60年代初期为背景，折射的却是90年代人们疲惫的灵魂。片中的旭仔是上海移民，他从未见过生母，自小由养母抚养大。由于和养母关系恶化，因此长大后他对生命中遇到的每个女人都冷酷无情。放荡不羁的他先后与售票员苏丽珍和舞女咪咪同居，但又相继抛弃她们。旭仔决心要找到生母，为此他抛下一切只身前往南洋。一直暗恋苏丽珍的警察目睹了苏丽珍与旭仔的决裂后，决定改行去跑船。在菲律宾，他又见到了旭仔，此时的他已在一场无谓的打斗中身负重伤。两个人终摆脱了追逐，在一列返乡的火车上，阿飞却被人用枪打死。

张国荣饰演的旭仔是香港60年代渴望高飞的反叛青年，一个对女人充满诱惑的浪子，没有女人可以忘记他一分钟的咒语，他不停地诱惑着一个又一个少女，打发着一分钟又一分钟的时光，似乎有无穷的激情，但他那无穷的激情似乎更来自于绝望和虚无。自白是他对这个世界的演说，但是他又没有力量做任何事，没有力量给出任何一个承诺，或者根本就不愿意给出一个承诺。他没有心思和任何一个女人谈恋爱，为任何一个女人停留，而是终其一生阴郁而固执地寻找着母亲。

旭仔茫然而又固执地寻找母亲，也许他寻母更是对自己人生的一种困惑和思索，甚至是对自己虚无生活的一种不自觉的逃离。在电影最后一幕中，在轻飘飘的列车的摇晃中，仿佛是对角色和自我双重困惑的思索。王家卫的电影总是不停在追问和思索，张国荣终其一生似乎也都在探寻自己的来历，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到哪里去？这是个值得追问的问题。王家卫电影中的飘忽迷离，就像张国荣幽怨的眼神，他就这样本色又出色地诠释了王家卫的电影理念，也诠释了青春的无谓浪漫和对青春自身感到无助孤独而又迷茫的旭仔。

旭仔对女人的魅力来自他的风流倜傥，更来自他内心深处的绝望和虚无。他阴柔的丝线紧紧地缠住了女人的心，不知道从哪里来，也不知道到哪里去，正像一种人类不知所之的处境。他只是站在人生的岔道口，迷茫地踏出每一步，至于会走到哪里，他们不曾关心，他们的虚妄只有自己知道。疏淡的音乐渲染出对命运的焦躁不安和对命运无法把握的犹豫，他不是主动寻找生活本质的边缘人群，而是以飞蛾扑火的姿势用尽每一分钟，但求尽欢而散。独自欣赏，独自沉醉，永不可能为谁停留。而被他的这种绝望和执著照亮的女性也情不自禁地做了这样的飞蛾。如果她们没有遇见旭仔，她们的生活也许还是这样或者已经变成了那样，当岁月彼此消磨，让人无力反抗，还不如平平淡淡或者浑浑噩噩。那是一种没有痛感的绝望，任麻木的生活剥去骨子里残存的浪漫，拔除背上想飞的翅膀，这样的生活可以把每个人击倒。

张国荣在影片中的表演极为精彩，片中旭仔“对镜独舞”是极为经典的一场戏，纯白的背心和短裤、闪亮的衣镜，随着角色移动追踪的摄影镜头，妙曼起伏的乐音，很能映现张国荣的个人风情；活在我自我倒映的世界里，纤细、柔美、自恋、骄纵放任且睥睨世俗。疯狂的镜子也无法映照自恋的追忆和痴迷的理解，他的独舞说尽了男人的孤独和人类的寂寞。而这些东西无疑与张国荣身上的某些特质极为暗合，影片中的旭

仔简直就是现实中张国荣情感世界的翻版。

旭仔的独舞凸现了编剧的匠心，那著名的一分钟的咒语也有赖于张国荣的舞台功力。但是寻母不遇的镜头才能够真正凸显张国荣的演技。在《阿飞正传》里，旭仔固执地寻找自己的亲生母亲，为此，他不惜伤害自己的养母以及他生命中出现的每个女人。他用游戏的方式来追逐自己的感情，用遗忘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珍藏。旭仔从香港万里迢迢到菲律宾寻母，而生母却避而不见，旭仔愤而离去。背景是一栋小楼，楼前的路边绿树成荫。旭仔走得很快，他充满恨意的脸在镜头前一晃而过，留给人们的是他愈走愈快的背景。他的双肩随着脚步的起伏而急剧摇晃，他的脚步和他的话语一样狠辣而执著：“当我离开这座房子时，我知道有一双眼睛一直在窗帘后看着我，可是我不会回头。我只是想看她一眼，既然她不给我机会，我也不会给她机会！”恨意不仅从旭仔的眼睛里流出，而且附着于他的全身，就像一层外衣将他紧紧裹住。通过张国荣的肢体语言，人们可以触摸到人物内心巨大的起伏变化。这无疑是对他以为的有价值有意义的东西的讽刺。后来，这一段由常规格数变为高速摄影的镜头也成为张国荣灵柩告别仪式上所播放短片中的最后一个镜头，令人回味无穷，感慨万千，张国荣终究是任性地走了，而且没有回头，真的像无脚飞鸟一样，任性地，赌气一般地飞向宿命的尽头。

影片最后一幕是旭仔坐在火车的软椅上，他的眼神是那样迷失和茫然。母亲的面影一直模糊，寻找母亲的过程他已经忘记，他也许不再需要母亲和那些漂亮的女孩子了。也许他并不想找谁，而只是想走得远一点，逃离自己内心深处的绝望和虚无。这不叫为所欲为，他想这只是叫做起飞。旭仔一直想知道，人死前的那一刻能看到什么。他低头看了看，发现自己没有脚。他知道这个世界上有一种鸟是没有脚的，他知道这并不是用来哄哄女孩子的话。阿飞的故事就是张国荣故事的预演，没有脚的鸟只能一直飞翔，就像他的一生。

张国荣演绎的阿飞的故事，折射出一代人寻根未果的迷惘，更是张国荣迷惘一生的翻版，阿飞的迷惘，阿飞的任性，就像现实中张国荣的化身。故事中旭仔在南洋火车上的一个瞬间，让观众发现阿飞其实不仅是影片中一个经典角色，其实就是张国荣的内心展示，他和张国荣都有蔷薇般任性的结局。电影中的基调是20世纪60年代的香港，张国荣也把观众带回属于他的60年代，把人们带到了他真实的内心世界。

在《阿飞正传》中，王家卫对张国荣内在精神无归属感的挖掘相当成功，这个角色成功的内在因素也在于此，张国荣自身具备的贵族气质被沉淀在潮流底部，那种精致的幽怨使他扮演的角色总有几分挥之不去的忧郁。再加上他个人现代气质中无所谓个性，正与60年代的慵懒和颓废，挥霍和迷失十分合拍。事实上，旭仔的迷失也暗合着整整一代人寻根未果的迷惘心境。他孤身走出丛林的背影浸透着倔强的悲哀和命运加诸的无奈。而这些，张国荣在他的艺术生涯中体会尤深。

张国荣去世后，一次导演王家卫和梁朝伟做客中央电视台《艺术人生》，在节目录制现场，大屏幕上出现了王家卫拍摄的八部电影的片段剪辑，王导一直盯着画面，当放到《阿飞正传》中张国荣独自扭动着身子跳舞一段时，王家卫躲在墨镜后的眼睛顿时泪光闪闪。

《阿飞正传》是张国荣电影事业的第一个高峰，那年他凭借此片获得金像奖“最佳男主角”，关锦鹏认为这绝对是实至名归，也只有他能驾驭这个角色：“绝对是 one and only one。”（绝无仅有的一个）。更有影评人从中看到张国荣的演艺天赋：“在张国荣所有的作品里，我竟没有找到一丝过火的演绎，哪怕是在绝对突出他的影片《阿飞正传》里，尽管他演绎得非常有力度，但仍显示出了极强的自我控制力，给其他人留下了足够的发挥空间。他没有把舞台当作同行在上面斗得死去活来的竞技场，也没有认为那是一个按势力强弱划分等级的地方，他只把那里作为一个和他人共享的空间。我们可以在所有的影片里看到他的无私，不管



是什么角色，他总是能让其他演员出彩，哪怕那些演员是没有任何经验的新人。他之所以不独占光彩，不是他不能，而是他认识到了电影艺术的共存性与和谐性，相信这些特性对影片的成功至为重要。他的演技类似于爵士音乐演奏者，他们深谙如何与其他人配合，给他人留出共同演奏，和声以及交流的空间，由此共同创造艺术。这是相互交流和自我表达的一种创造性的自发形式……张国荣的才华在于他本身的内涵，他所具备的这种技巧只不过是释放其内涵的一把钥匙。因此，他统驭舞台并享誉影坛这么多年毫不足怪。”

曾有台湾观众调侃说，如果《阿飞正传》拍续集，他们一定把戏院烧了。对于这个说法，张国荣只是简简单单地说了这样一句话：“这出是经典电影。”这是他对《阿飞正传》所作出的唯一评价，也是一个很中肯的评价。

张国荣曾经说过：“人说猫有九条命，而做电影演员可以超过九条命，每一部电影就是一条命。”《阿飞正传》拍摄于1990年，阿飞的形象被看做张国荣在现实中的一个翻版，可生命并非永远充满高潮的电影，13年后，46岁的张国荣为自己的人生划上了句号。对于喜爱张国荣影迷来说，他走得太过仓促。

三、最灿烂的歌唱——《霸王别姬》

有人曾经这样说过，如果要在张国荣的所有影片中选出一部作为代表作的话，应该是《霸王别姬》。此片被评为上个世纪“一百部最伟大的电影”，同时还是港人“十大最爱电影”之首。张国荣被评为“观众最喜爱的男演员”，恐怕与在《霸王别姬》中程蝶衣一角的精彩演绎有很大关

系，此片在其演艺生涯中占有的重要地位可见一斑。

《霸王别姬》是张国荣的一部重要代表作，他希望凭此片把知名度打到国际电影节上去，“奥斯卡是我的希望，即使能像《菊豆》那样，争得最佳外语片入围也好。”

电影《霸王别姬》改编自香港著名女作家李碧华的同名小说。具有多年电影剧作创作经验的李碧华，很善于在多重交错的套层时空结构中，描写那些挣扎在历史与现实、梦幻与真实、生命与死亡边界线上为情所困，为爱而饱受折磨的坚贞执著的人物。如《胭脂扣》中为寻找情郎而化为怨鬼的青楼女子如花，《古今大战秦俑情》里为了爱人穿越两千年历史而长生不死的秦朝武士，《青蛇》中为情献身的千年蛇妖，还有《霸王别姬》中人在当代、心在古代，人戏不分坚贞执著的京剧名旦程蝶衣等。“这些人物，非‘鬼’即‘妖’，命运多舛，在他们灵魂深处，充满了道德与情爱、梦幻与现实不可弥合的冲突；这一矛盾性格又继续造就、延续他们的悲剧命运。”作者则满怀一腔迷恋与同情，以奇诡、哀怨而又幽艳的笔触为这些又可悲又可怜的下层或边缘人物谱写出一曲曲挽歌。”

之所以有那么多优秀电影导演青睐李碧华的小说，正是由于她笔下的人物游离于历史之外，他们的道德感与历史感激烈冲撞，对人世既恋恋不舍又不乏看破世情的超脱以及不知今夕何夕的飘渺怅惘之感，激发了他们深深的共鸣。而这些共鸣最能触动观众心底最深处的情怀。《霸王别姬》的剧本也深受张国荣的喜爱，加之对导演陈凯歌的欣赏，因此他决定出演《霸王别姬》，希望能凭借此片，再登演艺高峰。

《霸王别姬》这部电影，是陈凯歌对原小说做了一定改动形成的，选择中国文化积淀最深厚的京剧艺术及艺人的生活，细腻地展现了对传统文化、人的生存状态及人性的思考与领悟，是两岸三地电影人合作拍片最成功的代表作之一，也是中国电影雅俗共赏的典范作品。影片充满激

情地叙述了一个延续半个世纪的故事，影片中二男一女的情感纠葛，同性恋与异性恋的冲突，极具张力地展示了人在角色错位及灾难时期的多面性和丰富性。不仅具有纵深的历史感，更是将小人物的悲欢离合掺着半个世纪以来的中国历史发展盘旋交错地展现出来，兼具细腻的男性情谊与史诗格局。

影片中，陈凯歌借用李碧华笔下的人物境况和模糊古今的恍惚氛围，同时加强人物性格中偏执、唯美、脱俗的一面，使理性化的象征意味和陈凯歌自己对电影艺术的追求寄寓其中。片中张国荣饰演偏执唯美的程蝶衣，极为生动地诠释了陈凯歌的艺术理念，也演绎出了自己极致的另一面。

片中的程蝶衣是一个在现实生活中做梦的人。在他的个人世界里，理想与现实、舞台与人生、男与女、真与幻、生与死的界限统统被融合了，以至当他最后拔剑自刎时，观众仍然觉得在看一出美丽的戏剧。他的梦幻人生既是舞台情境与现实人生的混淆，又是男性意识与女性意识的倒错，而程蝶衣这一形象的独特性和丰富性正依存于此。他媚却不妖、他娇却不荡、集世间女子之美，融尘世男子之情，动情之时潸然泪下，开怀兴起胜然其中。张国荣的形象与程蝶衣在某些方面确有暗合之处。

关于这个人物的性格，陈凯歌还说过，“他是真的那种可以称之为疯子的艺术家。像他这样的痴人，一旦走下舞台，走进现实的人群中，注定是孤独的，注定是寂寞的。也正因为如此，他的天真、他的诚实，甚至是他的偏执和嫉妒，都很美，很真实。”正是张国荣对艺术的执著和坚贞与程蝶衣有几分相像，使得他在戏中抓住了人物灵魂，把这个角色演得活灵活现，人物性格拿捏也十分到位。因此，只有他才能把风华绝代的程蝶衣演绎得出神入化。

张国荣出演的这一角色在某种程度上是忠于剧本本身的，在陈凯歌这人性富丽的史诗《霸王别姬》里，他的内心氛围是很孤僻清冽的，因

此张国荣饰演的虞姬（程蝶衣），举手投足都透露出深入骨髓的阴柔和脱俗之美，所倾泻而出的魅惑，妖艳和悲苦可与李碧华笔触下流淌的文字相媲美，让女人都为之惊艳。因而在影片中，在西楚霸王的阳刚之气面前，张国荣饰演的虞姬以柔克刚，占据了影片中辉煌的位置——甚至其自刎的结局都令人联想到化蝶或凤凰涅槃这类的传说。看完这部戏便会发现：虞姬的魅力喧宾夺主，而力能扛鼎的霸王反倒退居为配角。说不清究竟是“霸王”别“姬”，还是“姬”别“霸王”了。

（一）出演蝶衣

有人说在《霸王别姬》中，张国荣遇到陈凯歌是相互成全。此话不错，没有陈凯歌成功的编导，就不会有影片的成功，但也正如陈凯歌说“没有张国荣，就没有《霸王别姬》”，这部也是唯一在嘎纳、金球奖同时赢得欧洲和好莱坞认同的中国电影。

张国荣把程蝶衣演得出神入化，令一向颇为严格的陈凯歌导演也深为赞叹，对此片的三位主要演员张国荣、张丰毅、巩俐的表现都极满意，他形容这“两张一巩”的阵容是一流的，尤其是张国荣扮演虞姬，一笑万古春、一啼万古愁的扮相甚至超过梅兰芳。对他的表现，陈凯歌赞不绝口，因为张国荣毫无京剧功底，而京剧又是全片中最困难的一部分，况且很多特写镜头张国荣都自己一一承担，而且做得很出色，以至陈凯歌说“我对他实在很过分”。这样的演员阵容确实来之不易。

1991年春，已退出娱乐圈的张国荣在加拿大接到香港朋友的越洋电话，从电话中获知自己因主演《阿飞正传》获香港第10届电影金像奖“最佳男主角”的喜讯，这是他从影以来获得的第一个最高奖项，也是观众和评委对他演艺水平的一个肯定，他深为振奋。加之在加拿大生活得很无趣，因此便与友人联络，表示自己有意复出，打算返港拍电影。

同年5月，张国荣回到香港，这一次回港，他尽管荣获奖项春风得意，但却不张扬，并没有在公共场合露面。导演吴宇森、王家卫、陈凯歌等都约他拍片，他并没拿定主意。张国荣与李碧华相识多年，他对由李碧华原作改编的《霸王别姬》显得更有兴趣，之前就曾经有人约拍，只是他已签了别的片约，经理人还考虑到此片牵涉到同性恋问题，有损他的形象，故搁置下来。张国荣在港期间，陈凯歌专程到港邀请，并告知他此片已确定在1992年2月开机，他如能接受片约，希望尽快到北京学习青衣身段。此前也有人联络过，希望他出演其他影片，张国荣一时间有些犹豫不决。但他实在很喜欢片中程蝶衣的角色，同时也相信陈凯歌的实力，想到重出后能在演艺事业上有所突破，所以内心里对程蝶衣的角色更感兴趣一些。

后来，张国荣也坦陈了当时的想法：“那时我洽谈的电影有五、六部，但机会最大的是陈凯歌导演的《霸王别姬》，这也是我最喜欢的一个剧本，在里面我会演虞姬，他很爱慕师兄，有点同性恋的倾向。”“因为导演是陈凯歌，他的《黄土地》我看过，很欣赏他。而且，凭借陈凯歌在国际上的知名度与地位，渴望能助我一臂。”

就在陈凯歌紧锣密鼓筹拍《霸王别姬》时，张国荣也暂时放弃了他在加拿大的学业，准备回北京接拍些片，却不料此时风云突变，香港的许多家报纸都报道了美国华人、著名演员尊龙有意饰演《霸王别姬》中程蝶衣一角的消息。尊龙在好莱坞华裔演员中首屈一指，演技出众是众所周知的，如果和尊龙竞争这个角色，张国荣势必处于不利的地位，这对张国荣来说，简直是当头一盆冷水。在此情况下，他与黄百鸣的永高公司签约，上演贺岁片《家有喜事》，同时辞演程蝶衣一角。陈凯歌获悉当时香港报纸的报道后立即澄清谣言，他承认当时与尊龙确有联系，但谈的只是《边走边唱》，并没有提及过尊龙要出演《霸王别姬》中程蝶衣一角。尽管这样，当时张国荣已经辞演程蝶衣的角色，并开始准备开拍

《家有喜事》，陈凯歌只有另找其他演员。

香港娱乐圈的消息并非毫无根据，尊龙对《霸王别姬》中程蝶衣的角色确实有兴趣，当得知张国荣退出后，尊龙委托自己的经理人主动把片酬由180万美金降低到150万美金，投资方也因为尊龙的加入把影片投资由2000万增加到3000万，无奈最后因尊龙在影片拍摄方面提出的条件太苛刻而最终没有合作成功。

筹备多年的《霸王别姬》因为找不到合适的演员一时又陷入了困境。1992年初，陈凯歌收到一份香港朋友寄来的杂志《号外》，封面上是张国荣反串旦角的剧照，那张照片是为纪念梅兰芳所作，造型近似《游园惊梦》，张国荣的旦角照片很吸引人，虽然业余，但确实很美，极具可塑性。那段时间由于张国荣的辞演和尊龙的退出，陈凯歌正为程蝶衣一角的人选犯愁，看到张国荣反串旦角那副千娇百媚、楚楚动人的扮相，他确实是动心了。后来被人问及当时是怎么看上张国荣演程蝶衣时，陈凯歌不无感叹地说：“眼神，他的眼神，真是虞姬的眼神。”连一向挑剔的制片人徐枫也说：“国荣脸上线条柔美，眼睛特别有情，真是难得一个好演员。”而更难得的是，他有一种捕捉复杂情感的特殊本领。

那时，张国荣主演的《家有喜事》正好已经杀青，在这种情况下游说张国荣“重作冯妇”可使双方都有转圜的余地。为此，徐枫再次与张国荣接触，张国荣虽说心有疑虑，但他确实是打心里喜欢程蝶衣这一角色，这样，事情便有了转机。试想如果没有张国荣饰演的程蝶衣，《霸王别姬》将会留下莫大的遗憾。

因为程蝶衣一角的人选风波迭起，双方都不愿在没有确定的情况下向外界透露，所以，洽谈的工作都在地下进行。1992年春节前夕，张国荣在不事声张的情况下抵达北京试妆。春节后，对外宣布他已与汤臣公司签约饰演《霸》片中的程蝶衣，并透露该片将于2月24日在京开机。当时的娱乐界顿时一片哗然。

张国荣能出演《霸王别姬》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得到了黄百鸣的支持，当时他是东方院线的签约艺人，本不可以去接拍其他公司的电影，但是作为老板的黄百鸣不但不做限制，反而鼓励他去接拍《霸王别姬》，他对张国荣说，“这个剧本实在太好了，会成为你一生的代表作。”这样的体贴和大度在商业社会非常少见。张国荣也是知恩报恩的人，那之后他每年都为黄百鸣拍一部贺岁电影，片酬打折，直到约满为止后依然如故。

张国荣曾说，10年前李碧华已找他拍程蝶衣这个角色，但当时一方面由于经理人劝说他不要出演“同志”角色，以免影响在歌坛正处于上升时期的偶像形象，同时与正在拍摄的另一部影片《失业生》撞期，因此没能拍成。10年后的他认为更是适当时机，因人生经历多了，更加能体会程蝶衣的心态。他说这个角色是虚构的，更利于他演绎，也有更多的发挥余地，如换成扮演真实的梅兰芳，自己是不会接受，因为难以超越，自知如此何必去演呢！张国荣出演的《霸王别姬》确实不负众望，他就是片中程蝶衣的不二人选，没人能比他更出色，更能表现出角色的内在华美悲感。

经过这许多曲折，张国荣最后终于饰演了程蝶衣，并最终在戛纳电影节获奖，他可以无愧，陈凯歌可以无愧，看到张国荣出色演绎的观众也可以无愧。后来，陈凯歌谈到此事时说：“选角色是一个颇为曲折的故事，说起来长篇大论，不过我可以说一句，我没有后悔找张国荣演出，因为他真的好。”

放眼望去，在华裔演员中，能很好演绎程蝶衣这个人物的男演员确实不多。纵使京剧大师梅兰芳在世，以他刚烈的性格也未见得能够很好地诠释出角色阴柔的气质。也无怪乎当年戛纳影展上有评委执意在“最佳女主角”这一奖项里给张国荣投上一票，他的绝代风华实在无人企及。当张国荣那张在《霸王别姬》中扮演京剧旦角程蝶衣的戏装照以两万美

元的开价在欧洲首席娱乐周刊《Movie Pictique》上刊登后，他的英文名字 Leslie 从此飞出香港弹丸之地，成为国际影坛 90 年代一名大红人。之后，张国荣的剧照几乎在欧美、日本、大陆和港台的每一本影视刊物上出现，他是迄今为止在媒介上曝光最多的国际明星之一。

曾有位国际大导演说过，当时世界影坛只有两个男明星可以反串旦角，一个是张国荣，一个是尊龙。尊龙英俊帅气、感情深沉细腻；张国荣比他更俊秀柔美，感情复杂含蓄。更难得的是，他有一种捕捉复杂情感的特殊本领。当初在选择尊龙还是张国荣出演程蝶衣时，陈凯歌也认为尊龙很英俊，但张国荣不单英俊，而且更温柔，可谓男性中的刚柔兼备，更适合演具有女性化特征的程蝶衣。最后，确定为张国荣出演程蝶衣似乎是冥冥注定。

（二）为“蝶衣”不休不寐

张国荣拍戏本来就on很刻苦，这一回与他合作的都是顶儿尖的人物，且不说监制徐枫、陈怀皑，导演陈凯歌，总摄影顾长卫，演员阵容也是国内最强的，如巩俐、张丰毅、葛优等，而且徐枫和陈凯歌拍摄这部影片的目标非常明确——送到戛纳或奥斯卡国际电影节去参加角逐。对于这一点，张国荣心知肚明，他除了不露怯外，还使出了所有的看家本领，他的努力获得了制片人的首肯和赞许，并得到导演陈凯歌的赞赏。最后影片得到戛纳大奖，张国荣可谓功不可没。

在《霸王别姬》里，张国荣演男花旦程蝶衣，其中有三段折子戏要演。所以他的京剧扮相会有三个，分别是“虞姬”、“贵妃”、“杜丽娘”。对于一个完全没有京剧底子的演员来说，这真是极大的考验，导演陈凯歌也说，他这样要求张国荣是很过分的。然而，这些要求似乎并没有难倒有演艺天赋的张国荣，出演程蝶衣的他努力练习京戏的身段和

表演技巧，表示有信心会演好程蝶衣一角。后来在影片中他不仅扮相娇媚，而且演艺精彩，甚至一些京剧名宿都没有看出来他并没有京剧的基本功。

为了更有把握地拍好《霸王别姬》，张国荣在香港期间就专程向京剧行家请教有关京剧表演的技巧。那一年的3月2日，他与作家李碧华一道飞抵北京。抵京后，张国荣兴致勃勃地参观了故宫、天安门广场、长城。此后的四个月，他一直呆在北京，在影片开拍前先行学习京剧的身段做手，陈凯歌还安排了三位老师教他，分别是张曼玲、刁丽、史燕生，既学程派，又学梅派，为拍戏做充分准备。

那段时间，张国荣基本每天都是跟程砚秋弟子张曼玲及其丈夫史燕生学艺。上午去北影练功四个小时，学习水袖、念京白、排京剧名作片段；晚上，就对着有关京剧录像揣摩、研究；下午学戏，和陈凯歌谈戏，还与张丰毅一道去参观梅兰芳纪念馆，走访住在京城的京剧名宿。张国荣平日在京谢绝所有应酬，专心练习。在此期间还患上感冒，全身发冷发热，被救护车送入医院就诊，但他只休息一天便又恢复练习。他在北京看大量京剧影带，要求陈凯歌给他房间放一架录影机。当时他对青衣戏已经着迷了，据说言谈举止都不期然流露出青衣特有的动态。他还表示，自己最难搞的是“拂水袖”，觉得很难做到优美，因此他每日上完一堂课就返回酒店自己练习。

张国荣没有京剧的基本功，他在银幕上的表现是否能过观众的法眼，这就要看他的功力，所以包括兰花指直不直，老师都观察入微，努力把张国荣的手指向前扳直，而张国荣也咬牙坚持着。一个星期过去后，他的老师张曼玲认为这是一个颇有天分的学生，完全没有大明星的架子，又学得很认真，很快，因此完全可以胜任演出程蝶衣的角色，还建议他不要用替身演出，故原先安排京剧演员刁丽做他的替身，现在也不需要了。后来片中有位高力士的扮演者，是京剧界的首席花脸，他从不轻易

赞赏同行，但那次竟然打探究张国荣有没有学过京剧？还说张国荣一定有底，要邀张国荣与他登台演一场折子戏，可见张国荣的临时学艺，也“蒙混”过关了。

（三）痴情的倾注

张国荣为人十分随和，但拍戏时极为认真，对倾注他心血和期望的《霸王别姬》更是如此。正如片中段小楼对程蝶衣说的那句话，“你可真是不疯魔不成活啊！”拍戏时他连每一个细节都要求完美无缺，对此甚为严格的导演陈凯歌都对他的认真态度大为赞叹。他全身心投入的程度可以说是“走火入魔”。

他总是最按时到场的演员，从不耽误大家的时间。如果赶上拍脚步、胳膊、腿等镜头，也坚持不请替身，认为身体的每个部分都是相通的，是有感觉的，局部镜头也会带有某种情绪，是某种信息的传达。

张国荣拍戏不辞辛苦，在《霸王别姬》中饰演的京戏旦角，需要上行头。拍京剧戏份时上行头是件十分辛苦的事情，勒头勒久了就会呕吐，几十斤的风冠一戴一整天，行头上好后不能吃东西，以免脸上的肌肉活动会使贴片脱落，张国荣又不愿意麻烦化妆师重新化妆，于是不顾自己的胃病经常饿着，保持妆容。化贵妃妆要吊眉，一吊就是六个小时，还贴上片子，因为要拍一整天，张国荣只能在化妆前吃一顿早餐，然后就不能再吃东西了，直到拍完才吃晚饭。对于张国荣的耐力，很多人都表示惊讶，有些人吊眉10多分钟就反胃想吐了。

张国荣凡事爱做足十分，对《霸王别姬》自然也是非常重视，连一个小细节都不允许不完美。一次拍在床上抽鸦片的戏，当时剧中段小楼要劝他戒烟，两人在床上纠缠抢夺烟枪，张国荣在床上乱翻滚。本来已拍了一次，导演都认为可以了，但张国荣仍觉得不满意，要求重拍。后

来，他撞向一块玻璃，手被割破，鲜血直流。导演陈凯歌及工作人员都大为紧张，而张国荣却十分冷静，认为拍戏受伤是平常事，继续开工。陈凯歌也赞他卖力。后来批斗那场戏也非常辛苦，连拍了两天，当时是北京最炎热的季节，张国荣在酷暑中穿着全套戏装，挂着大牌了，跪在火盆边声泪俱下地演了又演，结果拍完之后便大病一场。

有时候没有张国荣的戏份儿，导演给他放假，允许他回香港休息，但他不走，说是要维持戏里的情绪，怕分了心，还说一日不见如隔三秋。陈凯歌哈哈大笑，更高兴了，他说：“拍完这部戏，我们也有爱情啦。”

没有人怀疑张国荣在此片中的投入演出，以至于很长一段日子里连他自己都承认很难一下子走出程蝶衣的流转牵挂。后来陈凯歌回忆说：“在我们拍完段小楼承诺要和菊仙结婚而极大地伤害了程蝶衣之后，转场来到了故宫午门外的广场。这场戏是夜戏。我们准备拍摄程蝶衣无意中在袁四爷家找到他童年许诺送给段小楼的那把利剑之后，抢剑去见段小楼，遇到了刚刚进城的日本兵。这场戏，张国荣只有一个镜头。我们在布好光以后，让他坐进了黄包车。在摄影机开始转动时，日本军刀挑开了帘子。张国荣坐在车内，剑旁的脸上是纷乱的胭脂，尤其是嘴边的一抹深似血痕。他的眼睛中露出令人胆寒的绝望和悲凉。停机以后，张国荣久坐不动，泪下纷纷。我并不劝说，只是示意关灯，让他留在黑暗中。我在此刻才明白，张国荣必以个人感情对所饰演的人物做了极大的投入，方至表演到这样的境界。这是他的一个眼神，就将《霸王别姬》迷恋与背叛的主题说尽了。”

有个记者说，以前只知道张国荣工作很认真，但不知道他认真的程度，在《霸王别姬》中看他练习京剧的造手，功架，就知道他多努力。对于在这部影片中的表演，张国荣说：“我从前从未看过京剧，在北京逗留十日内，我一有时间便看京剧，拜访京剧名家，听他们讲自己的故事，让我对京剧艺人的心态加深了解。”正是因为这些努力再加之自身

的天分，他的演绎才能过得了行家和观众的法眼，并成为他的一部杰出代表作。

后来，《霸王别姬》的艺术指导张曼玲回忆说：“我和丈夫史燕生是1993年拍《霸王别姬》时认识国荣的，当时我们是他的京剧指导老师。第一天我们到片场时，他在那里压腿，我丈夫问他：‘张先生，你脸怎么这么红呀？’他说，‘没事，练的。’后来才知道，他当时发着38.9度的高烧，可坚持在练。学戏的这一个多月里，他每天上午都会在片场练四个小时，然后回酒店接着练，就大家一起吃饭，他都在想动作，甚至连走路都在练习台步，你说他着迷也好，什么也好，总之，我从来没见过这么敬业的人。”

一件事情总要从正反两方面去看，若是张国荣把一切事情看得很淡的话，可能现在还生活在幸福中，但反过来说，若是他对自己的要求不是那么严格，没那么追求完美，在艺术上是不可能有这样高的成就，演艺界便会少了一位天皇巨星，而《霸王别姬》中也会少了风情万种的程蝶衣。

（四）“不疯魔不成活”

《霸王别姬》是不易驾驭的历史剧，虞姬的舞剑，观赏价值极高。这个人物又有京剧大师梅兰芳成功定型。梅兰芳大师塑造的虞姬聪慧善良、外表雍容，艺术境界之高举世闻名，成为后人学习的典范，张国荣要演此剧并反串虞姬的确是向高难度挑战。

但他最终把《霸王别姬》中的“虞姬”程蝶衣给演活了，他上妆之后所扮的“虞姬”体态轻盈，略带羞涩的表情中掺着些许妩媚，让观众不得不佩服这位香港著名艺人的演技。在片中一出场即是名伶，灯光忽闪的亮处是他稳稳站住留下的绝世风范。首先从形体上张国荣就抓住了程蝶衣的特点。无论是悄然长立，还是兰花指微微翘起，一个名伶飘逸

出尘和不同于世间污浊男子的顾影自怜在其间一流露。程蝶衣在人前的微笑始终是节制的，有些羞涩，和世俗保持着一定距离。他将所有激情都释放在戏中，包含着无所不知的平静和一无所知的空灵，永远穿越在凡人可及的视线，落在不可知的远处，越至非凡的彼岸。

据了解，拍戏前，导演都已在京剧表演一节上安排好替身，可张国荣出色的扮相使替身根本没有用武之地。当时与张国荣演对手戏的张丰毅曾表示，张国荣的举手投足，每一分情态都刻画得极其细腻，入木三分。他在《霸王别姬》中成功的女性扮相，也被看作是对一些特定角色进行的挑战和突破。

张国荣精致细腻、出神入化的表演，把握到程蝶衣在饱受苦难，极度迷恋的性格之下，既有出奇的平静和委婉，又蓄积着难以遏制的心理能量，爆发之后又不得不苦苦哀求，让观众感觉到这一角色仿佛在自我伤害、自我施虐，大有不胜忍之意，正所谓蓄之既久，发之愈烈；发之愈烈，伤之愈深。影片中还设计了大量的镜像呈现，提示程蝶衣受尽压抑的多重人格，所以他每次的爆发性动作，都被赋予充分的心理动机以引发观众的认同。而张国荣借鉴京剧程序动作的写意风格，充分发挥了眼神的传情之效，一颦一笑，眉目含情，表现程蝶衣的言谈举止，如行云流水，扬巧避拙，以少为多，简约之中已神形合一。这一切结合在一起，化生出《霸王别姬》凄美迷狂的影像风格。

霸王的世界是属于虞姬的，他在现实中的堕落无异于世界的毁灭。恐怕基于认识到这一层辩证关系，张国荣才能更忘我地投入于虞姬这个角色，以一种唯美的态度面对霸王并审度自身。穿上花团锦簇的戏装，张国荣就是京剧中的虞姬，而置身戏外，他扮演的名旦程蝶衣，仍然是虞姬在实际生活中的替身，程蝶衣对段小楼的失望实则是对一种艺术精神的苛求。从虞姬到程蝶衣，中间有一段艰难的心理蜕变，张国荣巧妙地把握住角色的更替，把主人公的双重性格塑造得淋漓尽致，一招一式

都颇显匠心。尤其是他的眼神，在不同的对象面前简直能变换温度：面对段小楼无法掩饰住内心如火的仰慕，而和菊仙交锋时又冷若冰霜，更多的情况下则处于惶惑与矛盾中，深不可测……

《霸王别姬》中的程蝶衣是一位追求完美的理想主义者，分辨不清人生是戏抑或戏是人生，甚至可以说，他的灵魂已经被虞姬的精神主宰着了，他在幻觉中把舞台无限地延伸。可以说，没有张国荣，也就不会有陈凯歌的这项成就，而程蝶衣又使人们看到另一面的张国荣。那种对演戏与感情的执著，在一个看似孱弱的身段之下，是一种任何人、任何力量都无法折断的坚毅。张国荣本人的性格，人们无从知晓，但他扮演的程蝶衣，让人几乎无法判断他与角色之间本质的区别——或许这才正是这位演技派影星的成功之处？这或许也正是艺术的最终魅力？如果只能选择唯一一部电影作为张国荣的代表作，那就是《霸王别姬》。

一般电影为了节省经费，都是按场景排工，同一场景的戏安排在一起拍完，但影片《霸王别姬》为了演员情绪上的连贯，都是按时间顺序排工的，观众可以明显地看出张国荣入戏越来越深，演绎得越来越精彩。到电影的后半部分，陈凯歌说他的表现已经超出想象，不再对他作指导，而是任由他自己发挥的。张国荣出色的演艺为此片增色不少。

对于这部影片，影评界好评如潮，称《霸王别姬》是中国的《乱世佳人》。许多影评指出，这部巨片虽然长达三小时，却无一分钟的累赘。电影跨越了50年的历史，反射出本世纪中国历史变迁，辉映着传统文化的光彩，气势恢宏，情节跌宕，体现了电影技术及美学树立上的精湛技巧，将电影艺术的妙处发挥到了极致。五月的戛纳，混合着希望与失望。世界各国的电影界精英，他们有的从这里登上了荣誉的顶峰，有的则跌落到谷底。戛纳电影节设有两项最重要的大奖“金棕榈奖”和“国际影评人联盟大奖”。1993年5月23日，《霸王别姬》获得“影评人大奖”，祝贺声尚未平息，5月24日，又获得了电影节最高奖项——“金棕榈

奖”。在戛纳电影节的历史上，第一次写上了中国人的名字，中国电影首次捧得金奖。

张国荣由法国康城影展归来，他与导演陈凯歌及制片人徐枫扬威海外，因为影片得到“金棕榈奖”而受到不少赞赏，外国人看过后也无不称赞。最令他开心的是中国人的电影也在外国扬威占据了一席位，之前外国人对华语片不会有好评，那之后则不同了，不少外国观众对《霸王别姬》十分有兴趣。张国荣在片中是男主角，有时又作女装打扮，所以会场内有人称他“靓仔”，又有人称他“靓女”，令他啼笑皆非。

仅以一票之差落后英国演员大卫·休利斯的张国荣痛失影帝奖座，心中虽有些懊悔，但并没有表现出很失望。意大利评委劳迪娅卡蒂娜在评选影后时竟然投了张国荣一票，她认为张国荣比女人更能演好女性角色。另一位评委说：“你不能以成败论英雄，张国荣并未有输。他与大卫有不同的表演风格，他实在太特殊，太抢眼了，评委会最初是想将影帝奖给他的。”接着又有制片人请张国荣演英文电影，使他的失落感一扫而光：“像迈克尔·道格拉斯这样的好演员都没有得到奖，我没有得奖就不意外了，好在我还年轻，以后可以多来。”张国荣决心之后不滥接片，先拍好手中的《东邪西毒》和《白发魔女传》。

《霸王别姬》是张国荣的优秀代表作，也是他最灿烂的一次歌唱，这部影片把他身上独有的特质发挥得淋漓尽致。中国电影百年之“最爱十大电影”选举结果显示，被美国《时代》杂志评选为“一百部最伟大的电影”之一的《霸王别姬》，是“港人十大最爱电影”之首。《霸王别姬》是陈凯歌电影事业的巅峰之作，他以凝重深沉的电影语言呈现着自己独有的镜头世界，这部弥漫着古老东方华靡气息的电影，最终失意于奥斯卡，让急于在西方文化中突围的华语电影导演透露出几丝无奈，但是从某种意义上讲，《霸王别姬》本应是“最佳外语片”最实至名归的对象。

四、演不完的戏梦人生

在张国荣 26 年的从艺生涯中，出演了 50 多部电影，塑造了多个令人难忘的角色，为电影史留下了无数精彩的镜头。人们对他的回忆，也似乎更源于他所出演的电影。《阿飞正传》和《霸王别姬》是张国荣演艺生涯的两个高峰，而由他出演的其他角色让人们更加认识了其演艺生涯的多面体。

1989 年，张国荣退出乐坛，专注于电影发展。90 年代复出后，对他来说是个转折点，无论在电影或是流行音乐上，他都将自己的形象推至一个突破的阶段。张国荣是一个很有自我意识的艺人，尽管他 80 年代的形象很卖座，大可以继续那个形象，但他却不停地尝试，争取一些很有争议性或会被攻击、被排斥的角色，例如他努力争取《霸王别姬》的演出，一个男同性恋者、以自杀收场的角色。他在演唱会上穿红色高跟鞋，在电影《金枝玉叶》里演绎一个恐同症的唱片监制，甚至在《家有喜事》内，原本不是被安排演出现有的人物，他却要求出演一个娘娘腔的角色，好让自己尝试演绎不同类型的角色。这一方面是他本人有强烈的意识去努力争取具有突破性的演出，另一方面也确实幸运地遇上赏识他的导演，如关锦鹏、王家卫、陈可辛等，都能让他有发挥的机会，使他对电影角色的塑造得到了很大的提高。

不羁少年“江湖大盗”——《纵横四海》

《纵横四海》是张国荣继《英雄本色》之后再度与周润发搭档，两

人之间的配合已非常默契。这部由吴宇森执导的作品充满了幽默的智慧、华丽的场面、漂亮的动作、动人的旋律，是港产片最意气风发时的经典之作。在影片中，张国荣扮演不羁少年“江湖大盗”阿占。他的出场极其潇洒，准备去犯案前，在自己的画像上签上名字，然后对街头画家说，“你知道我是谁吗？我叫阿占，记住我，看明天的报纸吧！”更经典的是他与周润发在密室里跳着舞偷窃名画的片断，以及片中唱起《风继续吹》时两男一女三主角缓慢切换变幻的浪漫镜头。从《英雄本色》中的青涩冲动到《纵横四海》中的潇洒，张国荣的演技已经更加成熟，温柔的背后平添了几分忧郁。他不似发哥扑面而来的王者风范，却有着自己独上青云的孤傲执著。

沙漠孤侠欧阳锋——《东邪西毒》

张国荣在《东邪西毒》中出演的欧阳锋非常另类，令人同情多于憎恶。《东邪西毒》是王家卫的野心之作，根据金庸小说《射雕英雄传》中的人物全新演绎，结构奇特，手法另类，卓越的映像画面与动人的配乐更是美不胜收。导演在该片中完全颠覆了金庸的原著。谈不上丰富的剧情，却营造出让人陌生的环境与感觉。张国荣演绎的“西毒”有着闪烁的眼神，不诚实的话语，略有些别扭的胡须，充满偏激但很有冲击力的哲学思考。“任何人都可以变得狠毒，只要你尝试过什么叫做嫉妒。”欧阳锋这样告诉黄药师。但是观众渐渐看出来，在这个看似无所谓的男人强硬的外表之下，有着一颗非常柔软的内心。远在白驼山的美丽大嫂，是他一生中无法解开的死结。闪烁的眼神，虚伪的笑容，矛盾而孤独，内心热情如火，而外表冷如冰霜，真实而饱含哲学辩证的语言，张国荣把一个另类的欧阳锋展现得极为全面。那个在沙漠尽头的“西毒”是张国荣塑造得最好的角色之一，他也凭借此片荣获第1届香港电影评

论家协会大奖——“最佳男主角”。

《东邪西毒》是王家卫带给人们的一个惊喜，但至今仍是他作品中最晦涩的一部。然而“西毒”之于张国荣，恐怕就不是惊喜那么简单了，与他内心隐秘情绪的某种暗合实在微妙。张国荣扮演的那么多角色中都没有一个像“西毒”那般萧索的外表，阴郁的内心，不宜于口的爱情，不能追回的往事。王家卫说他中意“西毒”是因为这个人物的悲剧性，和以往张国荣扮演的角色不同的是，他的悲剧并不是来自无法把握的命运，而更多的是个性所致。张国荣的阴郁，凛冽的笑串起了所有的人物和故事，像一张网，中间的灵魂在层层叠叠中被掩盖的最深。

王家卫在《东邪西毒》刚刚拍完后接受香港媒体访问时说：“最初我是想叫张国荣做东邪的，后来发现他做东邪已一点惊喜都没有，因为大家都希望他会潇洒倜傥像《阿飞正传》里的形象。所以我就不让他做东邪，让他做西毒。”贺岁片《东成西就》里身形如玉树，眉目似花开的东邪黄药师，正是张国荣出演的，为观众带来了多年不断重温的惊喜。

无厘头——《家有喜事》

这部充满无厘头风格的喜剧贺岁片充分展示了张国荣的喜剧天分。虽然这部戏的主角是周星弛，但张国荣所扮演的那个有娘娘腔的角色也非常抢眼搞笑。这部影片之所以被怀念是因为张国荣和毛舜筠在戏中演绎了一对终成眷属的欢喜冤家。张国荣坦承自己的同性恋情要归罪于初恋的创伤，他曾伤感地表白，如果当年毛舜筠接受了自己的求爱，他的人生将不会是现在这样。看着电影中皆大欢喜的结局，看着张国荣与毛舜筠在戏里完成了在现实中不可能的爱情，更令人感慨他的一生。让人不禁会想，若是当时毛舜筠真的接受了张国荣，也许他就不会走上现在的道路，也许就不会做出这样的选择。

《色情男女》

这部由尔东升执导的披着色情外衣的艺术片，片中充满了电影人对庸俗与低级色情片的尖刻嘲讽与沉重无奈。张国荣把一个有理想的艺术家的不得不向商业低头的困惑、郁闷、无奈、痛苦表现得淋漓尽致，同时又始终洋溢着不屈的抗争与进取精神，影片对香港电影人梦想的自嘲令人落泪。张国荣在片中充分展现了他深沉、郁闷的一面。片中他扮演一位怀才不遇的导演，坚持自己的艺术理想，而没有影片拍，不得已开始拍三级片，后来逐渐改变了艺术观。在谈到这部电影时，张国荣说，“我觉得《色情男女》是很有意义的，香港电影很少拍这个行业的痛苦。在这个行业，真的有很多导演很有理想，但没有资金，也没有保障，可是还得生活，所以只能拍三级片。我觉得《色情男女》也有自己的艺术价值，否则不会到柏林参展。”

春光背后欢乐尽头的浪子——《春光乍泄》

张国荣是香港最早公开自己同性恋身份的演艺明星。在他公开自己的同性恋情之后，不仅积极参加同性恋人权活动，也身体力行出演了几部同性恋题材的影片，而他和同性伴侣唐先生长达近20年稳定的感情也逐渐得到人们的认同、称道和羡慕。

张国荣出演的《春光乍泄》题材前卫大胆，且其中同性恋的爱情被处理得相当唯美，镜头里充满着支离破碎的无奈与颓废。片中张国荣也许做了最“本色”的表演，那似乎戏假情真的举手投足让人几乎可以嗅到他真实生活中的影子。从这部片子观众或许能窥看到现实中他与爱人之间许多需要深深掩藏的秘密。这部电影真正的主题是生命的回归，它

的问世也为张国荣赢得了直面世界的信心与自由。

在观众心目中，张国荣是对同性恋的塑造最为出色的人选。“不如我们重新开始吧”，一句让梁朝伟又爱又恨的话，同时也成了情侣之间不忍分手时的一句话。当张国荣饰演的何宝荣在夜幕下离开黎耀辉（梁朝伟饰）时，很难不被他眉宇间流露出的感伤神情所打动。这么放纵不羁的一个人，却丝毫不影响人们对他的喜爱。有评论说：“将缺陷变为美是张国荣的能耐。看了何宝荣，就发现此言非虚！当他静静靠上那个人的肩膀时，就会原谅他的一切放纵；当他一个人对灯哭泣时，流泪的岂是他一个！”

《春光乍泄》在戛纳国际电影节上为王家卫赢来了第一个华语电影的“最佳导演奖”，梁朝伟也在香港金像奖上摘得影帝桂冠，张国荣却两手空空。对此，关锦鹏的评价是：“我觉得张国荣在片中的表现比梁朝伟出色，因为他能卸下包袱，对角色毫无保留，不介意别人怎样看他，演出充满激情，将自己所有感情投放在这个角色上。”当年，有种不公的说法，就是有些人认为张国荣演绎得好是应该的，因为他只是演回自己，而梁朝伟没有同性恋情，却能演绎同性恋角色，理应获奖。关锦鹏觉得这种想法荒谬至极，完全没有逻辑。“谁说演自己容易？我认识的大部分演员，其实最怕演回自己。一个演员能否将真实经验和感受公诸于世，愿意放得下是一个问题，能否有足够能力演绎自己的感觉，又是另一问题。”

在影片中，张国荣将何宝荣这一人物放纵不羁的缺陷变为动人心魄的美丽，不失为一部经典作品。

《阿飞正传》、《霸王别姬》、《春光乍泄》是张国荣一生最好的三部作品，奇异地暗合着他生命中的几次转变。阿飞是无脚鸟，蝶衣以死明志，何宝荣最终也失落了人间的护照，似乎张国荣的精神底处镌刻的就是彻底自由的孤寂灵魂。

《风月》无边

《风月》讲述的是“一个爱的故事”，但和张国荣其他几部影片有所不同。他在片中饰演一个20世纪20年代上海的拆白党郁忠良。因从小失去父母，寄居在姐姐家，受姐夫的欺凌侮辱，却又沾染了腐败习气。当他一头撞进大上海这口染缸时，灵与肉发生了残酷的搏斗。他的心灵深处还残存着一块洁净的处女地，从童年起对爱有着一份特别的渴求和敏感。然而他该爱的不能爱，不敢爱，爱过了又很快消逝。爱对于郁忠良来说，简直是一种毒剂。

张国荣在银幕上不断探索着人类的各种情感，其中最主要的是爱情，并且把自己对爱的理解凝聚到角色中去。他几乎使出全身本领，在银幕上诠释着这种“特别的爱”。后来张国荣谈到《风月》的拍摄时说，“说起这次扮演《风月》男主角，真是我拍电影以来感觉最艰难的一个角色了。心理负担很重，常常感到很累很累”，“拍完了好久也平静不下来，一拍完全身就像剧烈运动过一样，非常疲劳”。在张国荣塑造的郁忠良身上，让观众看到了一个男人复杂的感情，讳莫如深，心态繁复，在颓废中孤守内心那份最为热烈的情感。整部影片在杜可风美轮美奂的镜头里显得格外阴郁虚空。张国荣还凭借此角获第33届台湾电影金马奖“最佳男主角”提名。

迷惘于爱情的金牌监制——《金枝玉叶》

《金枝玉叶》是一部玩世之作。有些人更喜欢它的英文名字“He is a woman, she is a man”。在片中，张国荣饰演一个叫顾家明的作曲家，时常陷入男与女、音乐与生活的困惑中，他向往像保罗·西蒙那样远去非洲寻找灵感，平日最怕坐电梯时停电。影片混淆了电影与真实，跟香港娱

乐圈开了个玩笑，袁咏仪女扮男装饰演林子颖，梅艳芳在剧中叫芳艳梅，曾志伟是个 gay，陈小春爱上了 O，张国荣则“一追再追，追踪一些生活最基本的需要”。

张国荣坦言《金枝玉叶》是最接近自己现实的一部影片。片中他无可救药地喜欢上了女扮男装的袁咏仪。他所表现的爱上一个男人的挣扎彷徨，恐怕也是他自己心路历程里经受过的曲折。影片最后，顾家明拥吻林子颖时的表白是：“不管你是男是女，我都爱！”又如张国荣面对媒体时说的“真正爱一个人时，我不理会对方是男是女，性别不重要，感情才最重要！”何其相似。在这部影片中，也许正是展现了他现实生活中的爱情观，无论是男还是女，只要喜欢就是最好。一旦寻到生命真谛，他可以随时放弃一切。

《红色恋人》

在《红色恋人》中，张国荣扮演上世纪 30 年代一位坚强的地下党员——靳。作为一位香港的演员，他该如何把握这个与自己反差极大的角色是个难题。张国荣说：“我在香港的时候，感觉没有什么资料可以寻找，难度也比较大。这次到大陆来，叶大鹰导演和摄影师告诉我一些感觉。我也没有特意要怎么做，他们告诉我是从 90 年代的角度来拍摄这个故事。在戏里，这个人物和女主角有很多感情戏，因此，爱情也是这个片子的重点。这不是一部政治片，而是一部剧情片。这样一来，我就比较轻松，不会有太大难度，主要是抓状态。至于说到香港人对于共产党员的理解，我很难说清楚。导演怎么要求，我就怎么演，演完之后，他们觉得很像，叶导说：“你拍完之后，内地演员会比较难处理类似的角色，尤其是这种演绎的方式。”

人枪合一时的夺目光芒——《枪王》

在影片《枪王》中，张国荣扮演一个忧郁的枪手，枪法如神，常在比赛中一骑绝尘，其枪法，其信心，无人可比。之后，他成为一个杀手，以一己之力与警察部队周旋，职业枪手都在他枪口下——倒地。只有他，才是真正的枪王。他是个忧郁的男人，人情世故不愿理会，他只想自由地飞翔在自己的世界里。

张国荣能出演这样一个略带神经质、漠然而又有几分残酷的反派角色几乎让人难以置信。在这部电影中，他完全突破了自己。看到他略显灰色的眼睛望着周围世界时的冰冷，再看到他注视自己心爱的枪时眼中焕发出的夺目光芒，原来，他把自己隐藏在枪的世界中。在枪这个冰冷的世界里，他才会感到温暖，因为现实的世界太寒冷了。

这部影片是张国荣少有的以反角出现的电影。他在片中把一个精神分裂、神智疯癫的变态者演绎得惟妙惟肖，相当具有震撼力。出演了几部枪战片，张国荣也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动作风格，再不是当年周润发身边那个幼稚的“初哥”，特别是他在靶场拔枪独战警察那一段戏，充满了冷酷与杀气，让人心生敬畏与寒意。同时，他身上那种病态的绝望、挣扎、痛苦也表现得极具张力。

张国荣从《枪王》后，主攻心理复杂甚至有问题的角色，每每向高难度演技挑战，乐此不疲。饰演心理异常角色对张国荣而言，是相当乐于尝试的挑战。在之后的《异度空间》，张国荣为饰演好角色，还专门造访心理医生，观察他们为病人诊断治疗的全过程。

《异度空间》

看似鬼片，却处处告诉观众“世上本无鬼，鬼自心中生”的道理。看似惊悚，却不乏温情的一面。《异度空间》讲述的是一人流落异乡的少女章昕，在得知其房东的妻儿死于泥石流后，脑海里总是浮现她的鬼魂，令男友无法忍受。于是找到由张国荣饰演的心理医生占，占知道这完全是一种幻觉，他希望能够通过自己的努力帮助章昕摆脱幻境中的鬼魂。在这一过程中，两人之间产生了爱情。奇怪的是一直不信有鬼的占最终也遇到了鬼，他一次次看到虚幻的影像，仿佛置身于另一个时空，更勾起20年前一段永世不可磨灭的记忆……

在此片中，张国荣对于心理戏的把握的确日见功力，对角色内心世界有很出色的细腻刻画。他的眼神、动作、表情，带出了整部电影。在影片最后，占站在高高的阳台上，对那个纠缠他的女子说：“我是不可以爱任何一个女子的，……但是如果你觉得开心，要我跳下去，我可以做。”这只是一句台词，却似乎一语成谶。

《异度空间》是张国荣的遗作，他的过早辞世使影片有了许多诡异色彩。有传闻他的自杀与本片拍摄完毕后的心情极度消沉有关，且片中主角也同样是心神恍惚，经常失眠，最后被恶鬼纠缠逼迫跳楼，这些惊人的相似让人自然产生联想。很值得一提的是，《金枝玉叶》里的电梯恐惧症和他后来在《夜半歌声》、《异度空间》中表现出来的心理恐惧都格外相似，仿佛这些年来他就是在独自承受着这些难以让人理解的痛苦。这种心理恐惧某种程度上有他自身的敏感，容易紧张焦虑，甚至略带神经质的情绪投射，片中张国荣永远充满着恐惧与绝望的眼神，他所演绎的精神郁闷与失常的片段，也许正是其生命中最后时光最真实的写照。看到结尾张国荣被恶鬼原谅，终于没有跳楼自杀时，不禁令人希望真的

能够“人生如戏”。“没法找到一个永生的国度，不如拥抱。”张国荣渴望拥抱的是什么？是刹那的永恒，还是永远的解脱？

一首叫《戏子》的诗中有这样一句：“永远在别人的故事里，留着自己的泪。”张国荣的电影角色与他本人的形象奇怪地混杂在一起。《胭脂扣》里的戏班黄先生有这样的台词：“这人生如戏，戏如人生，唱戏就是把人生拖拖拉拉的痛苦直截了当地给演出来，不过戏演完了还不是人生拖拖拉拉的痛苦？”张国荣不是程蝶衣，不是宁采臣，不是十二少，不是卓一航，不是许文强，也不是西毒欧阳锋。他只是张国荣，他是个多情的痴醉戏子，一只路过人世的蜻蜓，他是那只没有脚无处落地的鸟儿。

五、《红》——任性的蔷薇，滴血的超毒

张国荣曾经宣布退出歌坛，后来又回到舞台，更多的还是因为他是由一个歌者开始演艺生涯的。“风继续吹，不忍远离，心里极渴望，希望留下陪伴你。”他对舞台的热爱是要高于很多只是把演艺当作饭碗的艺人的。

他的复出，又续写了一种新的精神。张国荣从上世纪80年代的大众情人到90年代的个性化回归，每一次不为传统接受的选择，却恰恰符合了时代潮流需要的挑战。从一个被光环包围着的天皇巨星转变成为自己而活的张国荣，洒脱自由，更增加了传奇色彩。

有人说张国荣的复出是“娇妻守寡到老”（没有守住的寡妇）。张国荣也干脆承认，他说：“我是反悔了，但这并非是自掘嘴巴。六年前我毅然退出歌坛，当时我并非做戏，而是真的想这么做。但是随着岁月的

流逝，年纪的成熟，我的心路历程也改变了，想法和当年不同。而且这几年间，我时时都想唱歌，不过多数时间是关在房里自己唱，有时候是在朋友的派对上唱，我实在是太喜欢唱歌，现在，我做回我自己喜欢做的事情，有什么不对？”

1995年张国荣复出歌坛后，签约滚石唱片公司，推出专辑《宠爱》，收录的全部是他主演过的电影主题曲，其中很多都是他亲自操刀创作的，张国荣赋予这些歌曲属于自己的独特魅力，尤其是其中的《当爱已成往事》，真正唱出了他个人缓缓走向无边黑暗的感觉。《追》、《红红白白发》、《一辈子失去了你》等深具悲剧意味的歌曲，配合电影情节深深打动了观众，交出了一张满意的成绩单。

《宠爱》并不能代表张国荣后期的风格，只是转变之间的过渡。而他在1996年推出的复出后第二张大碟《红》，大受好评，是当年最令人瞩目的唱片。一片血红的唱片封面在香港流行音乐史上前所未见，引入世界流行的TriPHop音乐更加强了整张专辑的可听性，应该说是他复出后最重要的一张专辑，同时奠定了其歌唱生涯后期的风格。

《红》，一个需要几口气才能念下去的字眼，灿烂地盛放于1996年，我们不需要说它好，因为任何的赞颂都会在它面前失去颜色。《红》的横空出世，是出自可遇不可求的灵感。它韵味独特，包含着种种复杂的元素。前卫到漫不经心，严厉到承受边缘，爱美到探测极限，伤感到放纵沉沦。所有张国荣想表达的心曲、心声都在那微妙的歌声中一一流露。他的形象和声音突然之间鲜明无比又不可捉摸。张国荣本人和他的艺术生命同时焕发出灿烂的第二个春天。

2000年配合“热·情”演唱会推出的唱片《大热》，在炎炎夏季再度掀起热浪。主打歌《我》浓缩了张国荣一生的不羁气质，“I am what I am，我是我，多么特别的我”，在素净的钢琴声中，醇厚的声音悠然响起，仿佛怀着天地初开以来就存在的单纯与自豪，向世人宣示着自己与

众不同的本质；“神造世人，种种色色都有他公允”，“我很庆幸，万物众生中磊落做人，凭着信心，告诉世界何谓勇敢”，不经修饰的美丽与刚强，在明亮而坚定的歌声中完美呈现，原始的感动穿过被人类污染的大气层重临大地，背景音乐中澎湃如海的弦乐，更是无数心灵的共鸣与广阔天地的和唱。

张国荣与林夕是一对音乐上的绝佳拍档，也只有林夕能雕刻出张国荣难以捉摸的敏感心灵，从若隐若现凄冷暗晦的《红》，到寓意明显缠绵悱恻的《左右手》，再到无畏无惧昂然挺胸向世界宣布自己的《我》，这一路坎坷跋涉而来，碰撞出无数闪亮的火花，纵然必将随风而逝，也创造了一瞬的永恒。《我》的歌词并不只是歌词而已，除了张国荣，还有谁能“不用粉墨，就站在光明的角落”？因为不管世界如何变幻，他始终怀有一颗真诚面对舞台之心。

纵横歌坛 20 余年，几经沉浮的张国荣在风起云涌的 2000 年推出粤语大碟《大热》、*Untitled* 和专辑《陪你倒数》。2001 年推出的 Forever 精选辑中，张国荣在《梦到内河》MTV 上与一日本男舞蹈艺员共舞，一面世就让大众哗然。

2002 年他与黄耀明合作的专辑 *Cross Over* 是他最后的绝响。这两个极度自恋的人，在音乐上各走各的路，却在生命中最重要的十字路口，不约而同选择左转，这是纳西瑟斯的情结，还是佛洛伊德的巧合？现在回想，大概就是一个完美的歌手、艺人留给这个世界的绝唱。

复出以后的张国荣真正达到了其音乐生涯的高峰。对年纪在二十七岁以上的歌迷，张国荣不断求变的新符号既满足了他们怀旧的心愿，也填补了他们喜新的渴望；而在新一代少年歌迷的耳中，张国荣更是带给他们一种缺乏的成熟、深度和时代感，引领着他们听觉和思维急剧成长。

因此，如果说在 1978 到 1989 年，张国荣还只是《音像世界》所称

“80年代香港乐坛三巨子”之一，如同70年代的许冠杰。甚至有人会认为他根本无法与许冠杰相比，因为他没有开创粤语流行曲先河的资本。他的歌曲大部分是改编作品（如改编自山口百惠歌曲的《风继续吹》），自己作曲的不多（尽管质量都很高）。然而到了1995至1999年之后，张国荣得到了升华。他从此竖立起了永远属于自己的招牌，他像一个永不疲倦的追梦人，“为梦不死，宁可醉生”，从这个意义上讲，他已经将谭咏麟永远抛在了身后。所以颁给他“金针奖”，除了实至名归之外，还有什么词可以来形容？

对以歌唱为职业的人，称呼可以说是形形色色：歌手，歌星，歌神，歌王……然而这些都比不上“歌者”两个字的不卑不亢，沉稳大气。如此自称，是因为他们以此为职业，追求的不是光环和名利，而是心中所爱，为了这份爱而坚持，为了这份爱而努力，而专业。这样的爱，甚至是不需要奖项来做注解和证明的。回头看张国荣的一生，他应该是幸福的。因为他在自己的有生之年，已将心中的爱一一实现。

法国著名作家司汤达的墓志铭只有短短的两个词——“活过、爱过、写过”。这三个词后人将他永远铭记。作为歌者的张国荣，铺下了无数首歌曲，这些歌曲如同他淡淡的微笑一般，会一直留在爱他的人心中。

六、最具个性化的舞台演出——颜色不一样的烟火

I am what I am, 我永远都爱这样的我。

快乐是：快乐的方式不止一种。

最荣幸是：谁都是造物者的光荣。

不用闪躲，为我喜欢的生活而活；

不用粉墨，就站在光明的角落。

我就是我，

是颜色不一样的烟火。

天空海阔，要做最坚强的泡沫。

我喜欢我，

让蔷薇开出一一种结果，

孤独的沙漠里，

一样盛放的赤裸裸。

多么高兴，在琉璃屋中快乐生活。

对世界说，什么是光明和磊落。

——《我》

张国荣一生举办的个人演唱会有 300 余场，其中在香港红磡体育馆举行的有 121 场，世界巡回近 200 场。他的风格前卫、大胆、另类，深受歌迷的喜爱。也有某些人看来这有点过火，也许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不同的张国荣形象，不管在你的心中他是天使还是恶魔，他却永远都是香港流行乐坛一段无可替代的传奇。

张国荣的演唱会一直都是深受观众喜爱的。1989 年黯然退出歌坛，清秀的“鸭尾”流露出些许的傲气和反叛。轻狂的眼神、俊俏的外形和那一段独舞使得他在当时香港歌坛偶像歌手中独树一帜。重出江湖的张国荣演唱会上，特立独行的现场表演和令歌迷眼前一亮的舞台服装，伴随着表演的进行频频更换。张国荣的造型设计也不断翻新出位。更是将时尚的步伐坚实地迈到了亚洲乃至世界流行乐坛的前沿。

1985 年，当时还不太走红的张国荣首次开个人演唱会 10 场，初现巨星风采。1986 年他在香港红馆举行的 12 场个人演唱会，年近三十却有着孩童般的面容，英俊、帅气、留着最时尚“鸭尾”发型的张国荣，

在尖叫声中出场，也许他不会想到那之后的近 20 年都受尽宠爱，歌唱事业经久不衰，涉足影视界更是硕果累累，造就了香港一位天皇巨星，成就不灭的神话！1988 年的“贴身张国荣”演唱会，华丽、精美、优雅、高贵，从头至尾无懈可击。1988 年“百事巨星”张国荣演唱会上，哥哥的风采盖过了所有灯光，他的声音牵动着每个人的心弦。1989 年“告别乐坛”33 场演唱会，一时创下了歌手个唱的纪录，好评如潮，也许我们只能惊叹地说“他是最好的舞台表演者”。

在告别歌坛前，张国荣的演唱会就是最有特色和最受欢迎的，复出后的他除了在歌坛和影坛上取得不断突破，在演唱会上更是不断创新，正是这种精神上的自赏和对于自身艺术人性的不断自省与贯彻，使得复出后的张国荣造就了歌坛演唱会的时代。

1996 年“跨越 97”演唱会（24 场，世界巡回 31 场）是张国荣复出后的第一场演唱会。再一次踏足红馆舞台的张国荣，令歌迷不得不承认，这位曾一度是无数年轻人心目中无人可替代的偶像男歌手，对比当时乐坛的“后浪”，他确实是“老”练。看过张国荣“跨越 97”演唱会的都会为其制作的一流和恢宏气势拍案叫绝。

有人更习惯把这个演唱会称作“红”，因为惊喜于哥哥绝代芳华的表演。在沉默了六年之后，1995 年，张国荣终于决定再度复出歌坛了。还是香港红磡体育馆，冗长的电子前奏之后，舞台上一片黑暗，音乐刹时停住，鼓点犹如心跳。紧接着，一串鼓点带出《风再起时》的前奏，舞台上笼罩的深蓝色幕罩打开，张国荣渐渐出现在原被罩着的灯光中，他身穿黑红相间的长毛拖地大衣，用带有大片艳红色羽毛的面具遮住面部，像是神灵觉醒般忽降人间。摘掉面具，俊美的娃娃脸上几许岁月沧桑。他以《风再起时》开场，没有七年前依依带泪的离愁，而是“再见仍有丝丝暖意”。紧接着，不间断的《今生今世》、《爱慕》及“串烧”《恋爱交叉》、《打开信箱》、《蓝色忧郁》等直到《侧面》，令人叫绝。演唱

到《偷情》时，舞台演绎更是“艳”光四射，《当爱已成往事》、《深情相拥》、《红》等必唱经典代表作，哥哥也是将深情、哀怨、唯美的个人风格发挥到了极致。

演唱会上，《红》并非如传媒渲染得那样妖气逼人，但绝对是全场最高潮和全碟风格最完美的体现。编曲、灯光、伴舞和摄影都烘托出强烈的阴郁神秘气息与绝色凄艳之美。鲜红的唇膏，紧身的透视装、修长的漆皮裤、点缀着闪亮反光的金属饰品，但真正让全体 Fans 尖叫不止的是张国荣脚下那双猩红的高跟舞鞋，充分展示着他的舞台声色才艺。张国荣的音乐和表演结合得出神入化，炉火纯青。一段长长的极具原始味道的打击乐声中，穿镂空刺花黑衣舞者三两一群的从舞台不同位置冒出来，做出各种缠绵妖冶的造型向舞台中心靠拢，张国荣踏着感性的 Tango 舞步，举手投足中透射着娇柔妩媚，嘴角一抹傲岸的微笑，眼角一丝艳丽的沧桑都已经脱胎换骨，他与伴舞的男演员从遥遥呼应到相拥热舞，表演得丝丝入扣，真是回眸一笑百媚生，满台粉黛无颜色，充分展示了最“张国荣”的舞台声色艺。这个造型和感觉所展现出来的黑暗、怨毒，还有些高贵，不同于所有女性和男性的妖冶、惊艳和风情万种，把流行音乐演绎到了极致。

无论是《红》的风情万种，《这些年来》的成熟沧桑，还是舞台表现近乎完美的《陪你倒数》，唱作俱佳、戏味浓烈的《当爱已成往事》，张国荣在台上的举手一投足都非常完美。“跨越 97”的另一个重大意义在于他当众深情吟唱了《月亮代表我的心》送给他心爱的唐唐。哥哥终于在大庭广众下公开自己的心结，温柔而坚决地说出这首情歌是唱给自己的同性亲密爱人的。在背后有一段爱、一双手的支持下，张国荣自信地面对整个世界，那份浓情流露在歌声中，很是好听。从此，张国荣卸下所有包袱，走得再无所顾忌，完全自在。

“跨越 97”演唱会近乎完美，但也有人抱怨他的嗓音发哑，哥哥那

时的声音在处理高音时已经有点问题，但遇到调子比较低的部分，还是能唱出无限风情。也许他的声音是不及89年演唱会了，但唱功和舞台能力绝对远远超过那时。世界上的事情就是这样，乔丹能“飞”的时候球技没能达到自己的巅峰，待到他真正成为球场上的“飞人”时，早就跳不了原来那么高了。相反，张国荣的老并未对唱歌造成什么影响，而是老出了味道，唱腔比以前更为成熟老练，沧桑味亦淡淡而出，那是一种成熟男人的声音，略带沙哑，充满无限魅力。他的声音在1987年之前比较“硬”，但是太单薄，之后两三年是他的巅峰，那种感性低回却又不失高亢的声线已经达到了极致。“跨越97”演唱会上，哥哥的嗓音又达到了另外一种极致，当他重新演绎当年华星时期的作品时，像是挽回了众多歌迷那逝去的青春。

在舞蹈方面，复出后的张国荣变得随心所欲。他依然是香港男歌星中跳得最好的一位——动作不大，但却很能配合歌曲的跃动节奏与感觉。他的舞姿，颓靡中蕴藏坚毅，放纵不失自持，他可以演绎得深情入骨，超凡脱俗，又可以调侃幽默，凡俗彻底。他模仿玛丽莲·梦露，在 *American Pie* 中模仿王菲。他模仿 Don Maclean，模仿麦当娜，一切都信手拈来，惟妙惟肖，举手投足之间解构着观众猎奇式的心理期待，传递着生命深层的痛楚，散发着难以言说的美丽。他用另类的、边缘化的表演风格，既挑战了主流，也挑战了大众，在驳杂的流行文化中坚守着人性的尊严和对于“纯粹艺术”的执著追求。他颠覆了人们对于美的认识，一定程度上说，他还打破了唯美主义历来推崇的“美、善对峙”的艺术规则。

著名舞蹈编剧朱永龙说到这次演出中张国荣的舞蹈时说：“他在以前的演唱会中，比较注重舞蹈的动作演绎，有很多姿势、舞步，到复出后他更见巨星风范，即是不用整整齐齐地跳舞，舞伴自有他们的动作，他自己则随意配合。他一举手一投足给人的感觉都很舒服。歌手与舞伴

一起跳整齐的舞步，现在已不再流行了。但他早在 97 演唱会开始时已经说明不需要整齐的舞步，哥哥希望做些突破传统的东西。他总是紧贴潮流的。”“他每一个动作、眼神，都不是随便可以学到的。唱功、动作、眼神、表情，要各方面配合得当，才是最佳的演绎，远比做一连串的舞蹈动作更高难度。表情感觉远比动作重要，这是内在的东西，不能靠练习和训练就可以做到的。”

张国荣在 97 年演唱会上大胆、另类的演出，也引出了不少评论，那双红色的高跟鞋更成了众矢之的。在“跨越 97”演唱会的庆功宴上，他不在乎地说：“不紧要，张国荣是浮游动物，没形象，做演唱会就要这样，要有话题，钟意觉得好看就当是艺术，不好看就说是猥琐，没界限啦。”“我觉得身为艺术家，其实是不说太多的话，只要一心一意做着自己所喜爱的事情，而不是太去计较消费者是否接受。当然，我亦想知道别人怎样看法，但我已把唱歌作为很个人的一件事，能够唱自己作的曲是很开心的，只是在录音室工作而不需理会其他亦是我所享受的，所以，无论如何我把自己当在首位。如果消费者有同样共鸣的话，那是额外的满足感。”

“跨越 97”演唱会反应极为热烈，受到很多赞赏。而 2000 年“热·情”演唱会无疑是话题最多的演唱会。“热·情”演唱会在香港、内地、日本、马来西亚、美、加等地举行了 40 多场演出。很多观众认为这次演唱会张国荣最成功的一次演唱会，无论从表演状态、幕后策划、服装道具、设备音响、舞台设计、艺术体现、观众反应、轰动效果，无一不体现着中国歌手中最具有国际水准的演出。在“热·情”演唱会上，张国荣身着法国服装大师 JPG 设计的件件价值不菲的服饰，纯洁、性感、高贵、狂野、娇媚、邪恶、潇洒、美丽……集万千风姿于一身。再加上哥哥在舞台上的发挥，终于成就了一场配合得天衣无缝的演唱会，同时也把他的演艺事业提升到一个更高的层次。

2000年上海演唱会巡回演出中，张国荣身着贝壳裙慢慢地松开束在脑后的发髻，逆光下他轻轻摇头颈，柔顺的长发从头上流倾而下，飘散在红色的舞台灯光之中……从青涩的白衬衫到成熟的猩红舞鞋，直至今不羼的贝壳裙装，张国荣完成了他从张狂稚嫩偶像歌手到孤傲妖娆的妩媚歌者的过渡转变，他用低回哀婉的成熟心态取代了往昔高亢激昂的愤懑抑郁。在商业化大旗驱使下的香港歌坛，唯有他能够、也敢于至情至性地将最直白赤裸的内心独白通过白衬衫、高跟鞋、贝壳裙这样的形象符号酣畅淋漓地挥洒出来——我行我素的洒脱，亦歌亦吟、真情流露的歌声将永远成为华语乐坛不朽的传奇。

作家尹丽川对此曾评论道：“一个男人只有阴柔才会真正性感。后来的后来，他开演唱会，着紧身衣裙，长发披肩，眼神如梦如幻，这份嚣张的柔媚，入骨的性感，令男人女人皆为之动容，却又寒冷——那种美过于超然而显得遥远冷漠……”

那次演唱会，哥哥剪辑了不少他以往拍摄的电影片段在现场播出，他说自己拍了这么多年电影，实在有太多难忘的回忆，所以一定要和大家分享。

演唱会公演时的主题是“我”，关于这首歌的由来，张国荣说，人来到世上每个人都是平等的，不应当被差别化，所以这首歌所要传达的讯息是人道主义。人除了要懂得爱人，最重要的是要懂得欣赏自己。JPG为张国荣设计的 Passion Tour 服装是描述一个天使降下凡尘，变成美少年，然后渐渐成熟的过程。整个舞台设计是由天使变成魔鬼，侧面展示人们其实具有各式各样的面貌，这真的是一个很有趣的主题，也可以看出张国荣兼顾大众性娱乐之外，也不断提升的艺术性野心。只可惜当时太多的报道多是关于他在演唱会上扮女人和其时装、发型设计的，而很少去关注这场演唱会的艺术性了。

“热·情”演唱会的演出服由 JPG 为张国荣设计，Jean Paul Gaultier

这个时装顽童，作为法国最著名的输出品之一，他的名字已不仅仅是一个时尚符号。在浮华的80年代，他给时尚注入新的定义，内衣外穿虽并非他首创，但风潮则是因他而起。Jean Paul Gaultier的服装不仅让女性形象充满咄咄逼人的气焰，使私密的女性内衣变得具有女权色彩，而且在1988年起他让男性模特穿上了裙子，彻底打破了性别界限。

张国荣在香港的最后演出，几乎就是Jean Paul Gaultier的服装发布会，在香港最主流的舞台上，这位法国设计师的时装给了他大胆的鼓励。这些风格夸张，近似女装的服装，是JPG为他特别量身定做，也是这位高级时装设计师一贯的风格。性别错位的设计，女装细节与男装的混合，张国荣的歌声或幽怨或狂野，无意中让身上的服装更接近同性恋的细腻、冶艳味道。在演出中，他身着古董贝壳裙、古埃及图案的银片透视衫、珠子流苏牛仔褲、拉链式皮带连衣服，有时有印第安人的狂野味道，有时有古埃及印度王子的优雅风采，有时又似连载图中颇带风尘味的侠士。张国荣在这次演唱会上的造型，很有品味，尤其是烈焰满台红火那场，他那被风吹扬的散发，加之一身银红色的服饰，狂野奔放，有若浴火凤凰。精心设计的服装加上张国荣出色的演出，顿时令观众迷惑于他男性的妖嬈。

张国荣是华人娱乐圈中少有的公开自己性取向的艺人，他在MTV作品《梦到内河》中与“日本芭蕾舞王子”西岛千博有相依偎的镜头，而《枕头》、《你这样恨我》等作品在性意识方面更为大胆。他曾这样为自己在演唱会中穿裙子做辩解：“人有好多种，人有自己喜欢，我钟意着裙，又没伤害到其他人，为什么不可以有选择权。”

后来林夕在谈到这次演唱会关于服装的风波时说，“那场演唱会张国荣好不容易请到一位时装大师帮他设计服装。看过的人都会有很深的印象。但是因为几乎所有的传媒——这个也是香港平面传媒的一种恶习——专门往那些不好的地方挖，结果那场演唱会人们只是注意到张国

荣的奇装异服，而没去看的人就不知道他唱得很好！”

梁文道也说：“我一直觉得香港的乐评缺乏它应有的深度，没有人过瘾的一面，因为都是比较八卦的东西。香港传媒的那种愚蠢、肤浅反而见证了张国荣的与众不同。他没有去和后来的年轻偶像派附和什么东西，他就做自己想做的。”

到2001年的演唱会上，张国荣继续穿裙装披长发，不理睬闲言碎语。他笑言自己已经40多岁了，没有那么多心思去理会别人的想法，但求用心做好演唱会就行了。当时的张国荣无疑把个人妖媚的风度发挥到了顶点。他放弃了年少时的孤傲呐喊，而把全部歌曲定格在深沉的中低声线之间，在迷离冷感的音乐中，用自己醉人的磁性嗓音，喃喃地独自吟唱，他甚至穿上贝壳裙，任由黑瀑般的长发随性地飞散在背后腰间。

张国荣带给观众的永远是他张弛有度的真情流露。在舞台上展示给人们的不只是服装和造型的与众不同，而是他的真性情。在华人娱乐圈中，这种率性并不多见。在单调的商业包装之外，张国荣给大家一个多变的舞台形象——有时疯狂，有时妖媚，有时高贵。在商业化的娱乐圈，唯有他能够将最直白赤裸的内心通过白衬衫、高跟鞋、贝壳裙这样的形象符号酣畅淋漓地挥洒出来。率性的张国荣永远是华语乐坛中不可或缺的一道风景，他近乎于疯狂的坦诚让歌迷们可以接受任何疯狂乖张的舞台形象——不管是粗犷、阳刚还是柔媚、冷艳，他最能触动观众的感官神经，高贵且优雅，经典且炫目，尽情展现纯粹的自我。

一、张国荣——香港影坛上的绝色

有一种美艳不是美丽，当然更不是漂亮。这种美艳包含着美丽、漂亮，但它更多意义上是拥有一种显而易见的错位，并因这种错位而无可奈何，而迷离，而动人。美艳有时是一种无辜，比如张国荣。他的眼神带着鸿蒙初辟时的恍惚，说不清是男是女，但同时征服了男人和女人。因此，他的美显得非常难以定义，面对张国荣，我们不禁发出这样的惊叹：男人也可以倾国倾城吗？

香港评选过两次“四大绝色”，第一次1993年是林青霞、李嘉欣、关之琳、张国荣，第二次2000年是林青霞、李嘉欣、朱玲玲、张国荣。他是唯一的男子，我们从未形容过一个男子是绝色的，唯独对他。其实仔细想想，所谓“四大绝色”里唯有张国荣才能与“绝色”一词相配——“美艳、毒辣、轻薄、绝望”，古人谓美男子张昌宗曰：“人言六

郎似莲花；再思以为莲花似六郎，非六郎似莲花也。”古代的美男子我们无缘得见，但毕竟有幸见到了他——张国荣。

关于张国荣的美，李碧华曾说道：“有一天，在报上看到倪匡先生写张国荣先生，说他‘眉目如画’。倪先生很慷慨，在他笔下人人都被赞的无一幸免。不过男人赞男人用到‘眉目如画’，旁观者看了又看，倒觉这是一个最贴切的形容词。第一，没什么人动用过这四个字；第二，也不见有谁担当得起过。这回真是赞得好。选用的插图马上便加以印证，果真眉目如画。工笔仕女图。”

梅艳芳也说：“他的眼睛非常有魅力，拍相恋的两个人凝视的场面时，感情接连不断地进入到角色中，能变得从心里真的喜欢上他。”谭咏麟说“他是优雅的代表”。周华健说：“他是一个相当相当优雅的人，一举手一投足都有星味无穷，像会发光的星星，我可能用我一生的力量在学，怎样才能达到他那样的气质。”张曼玉说：“记得当我第一次见到他，我告诉自己，这是我有生以来见过最漂亮最完美的一张面孔！”

美对于张国荣来说就是一种随心的写意，而不是刻意的装扮。有位造型师说艺人拍照的时候都特别注意皮肤的光泽，不论男女通常都要分色精细的粉底来调整肤色，而张国荣整理好发型之后说：“我想不需要化妆了！”因为他相信“真实”是最好的粉底，不需要往上加料，这个决定也让在场的所有人惊讶万分，因为他们都没接触过不需要打粉底就能拍封面的艺人。

惊艳是张国荣留给人们的主要印象之一。哥哥与其他偶像明星的不同之处就是他能表现出一种中性、妖娆的气质。他的美貌自不待言。有人说，张国荣出演的程蝶衣是迄今为止扮相最为美艳的男旦。在《胭脂扣》中，他出演的十二少则很完美地表现出了一个陈腐年代的享乐少爷角色。事实上，张国荣以一种水质的男人或者说是一种女性化的男人形象，为不少影片带来了极为出色的表演。

媚惑是张国荣给人的另一个印象。在娱乐圈，只有他敢于公开自己的性取向，他的洒脱和勇气让人钦佩，而他的万种风情更让人深深迷醉。他妖娆、媚惑、娇媚、自恋、沉郁，看看那个身世悲凉的程蝶衣，张国荣用眼神，用肢体，用本色，演绎得如此绝美，脆弱且狂放，迷茫且渴望，娇俏且深邃，痴绝且惊愕，那妩媚的绝艳，困惑的释放，沉鱼落雁的俏丽让女人都为之妒羡。

毒辣是张国荣给人的另一种感觉，体现在影片《阿飞正传》里。美艳之人的毒辣总有一种彻底、完美的感觉。

而在《春光乍泻》中，张国荣又把同性之间的依偎和爱恋演绎得固执而纯粹，随性而写意。人们欣赏如此撼人心魄而不着痕迹的演技，更欣赏这世间少有的惊艳和绝代风华。

男性偶像形象的变化，不只是审美趣味的变化，还是整个社会文化价值取向以及社会上一种认同的变化，在某种程度上标志着整个社会开始走向消费、审美、趣味、平和的状态。从张国荣到为口红代言的“万人迷”木村拓哉、再到一度大红大紫的F4以及韩国第一美男元彬，美貌与性感已经不再是女明星的专有形容词，中性男人逐渐代替史泰龙、高仓健成为了世人瞩目的新时代偶像。男色风潮还吹进了素来以力量和速度为美的体育界，贝克汉姆的辫子越来越漂亮，而大名鼎鼎的NBA篮板王罗德曼也曾涂着眼影、染着指甲油招摇过市。硬汉已经过时了，现在的观众似乎开始中意花样美男。

也许，就像著名导演赵宝刚所说，富足的生活使人们的审美真正纯化为审“美”。因为文化社会的发展，逐渐消磨了男人粗犷的本性；和平生活的环境，压抑了他们的刚强和威风。在这个温情的时代，男人们已经越来越少有机会表现他们的威武强悍。

而张国荣正融合了男性的阳刚与女性的阴柔和妩媚，他对美的中性化诠释顺应了并在一定程度上带动了时代的潮流，因此受到人们的普遍关注。

心态的转移，是因为张国荣太过洞悉世事，清明的心思知道自己的黄金期已是过去式。“虽然陈凯歌说现在的我才是开始，但我知道已经成为过去，我的灿烂的样子过了，所以不用再常常照镜。那是我33岁告别演唱会的时候，好灿烂，没有人穿红比我穿得更好看的了，现在也可以的，但我不想再这样，我就喜欢这个模样，随随便便，连礼服也十分怕穿。”“因为现在我完全不介意别人怎样看我，我是追求一些实在和安定的感觉。”

46岁的张国荣赤裸地绽放着他的美丽，他是一个对抗了时间，对抗了世俗的奇迹。

二、追求完美的生活

唯美派的张国荣一生追求完美，除对自己要求极高，连生活细节一样要十全十美。这位公认懂得享受生活的艺人，无论对住所、着装或者汽车都要求极高，完全贴合他事事讲究完美的个性。

张国荣有着富裕的童年生活，而且小时候接触的都是上流社会的雍容华贵、纸醉金迷。在异国留学的日子，又使他感染到英国的优雅和严谨，这一切使他对任何事都变得要求极度完美。当他第一次到香港富人居住区浅水湾时便被深深吸引，梦想日后能住在这样的高级区域，买一辆敞篷跑车。他很喜欢敞篷车，说自己追求的不是速度，而是舒适感。至于代步车辆，哥哥也要买他眼中最好的，包括酷型的Land Rover四驱车、保时捷及稳重型的平治。在2000年张国荣生日时，唐唐送了一部甲虫车作为生日礼物，这部车深得哥哥的喜爱。

当张国荣身价逐渐提高后，1995年，他一掷2600多万元购入龟背

湾独立屋。对于自己的“梦想之屋”落足本钱装修，但绝非奢华型，而是有风格、有品位那种。房子的大厅设有壁炉，连浴室也很讲究。但后来他的居所竟成了旅游点，为求保护隐私，张国荣于1997年以6000多万港元的价钱卖掉，转于加多利山租住，以年租200万元租住布力架街独立屋。虽只是租屋，但他亦用尽心思装修。2000年，更邀张叔平为他的家居设计，装修花去300万元，可见他对生活质量的要求极高。

张国荣极爱搬家，每两年就要搬一次家，他解释全因自己不喜欢墨守成规的生活。哥哥最喜欢亲自设计新居，每次都要有不同的风格。而且最重视浴室，他家中的浴室比不少香港人的卧室还要宽敞。不过张国荣生活虽然洋化，但笃信风水，每择新居前必定请风水师看过，豪华独立屋住了半年，觉得风水欠佳而搬回旧居。一次他还曾带一壶水到邻居朋友家去，烧好了再拿回家饮用，相信这会带来好运。

说到自己对住房的关注，张国荣说：“大概是天性，还有职业性吧，我喜欢自由轻松的生活，很随意，没有束缚。”

张国荣一生与优质品味相连，他的衣着打扮由80年代令女性钟情的优雅，到在台上破格穿上女装，都能看出他所独有的敏锐潮流触觉与胆识。朋友们都说他的衣帽间可媲美名店了。

哥哥的懂得享受在朋友间是出了名的。他用餐喜欢西式吃法，是那种享用中西最好的食物和最舒适的进餐方式的香港人。也喜欢喝酒，但很挑剔酒的牌子，喜欢英国酒和法国酒，还曾经有一段时间酗酒不能自拔。张国荣喜欢令他感到舒适的东西，一定要看到一张舒适的床后才肯躺上去，还会要求床单和枕巾都是自己最喜欢的那个牌子。

哥哥最喜欢的书是《艺妓回忆录》，内地影迷或读者知道《艺妓回忆录》，绝大多数都是从斯皮尔伯格将其改编成电影、而巩俐和章子怡都在其中扮演角色开始的。出人意料的是，这本书居然曾是张国荣的最爱。当年他代表《星月童话》到加拿大出席香港旅游协会的一次宣传活动，

留加期间，他姐姐向他介绍了这本书。虽然欣赏与自己很接近的日本艺妓的柔美与慵倦，但理智告诉他那是不健康的。张国荣青少年时游学欧洲，对那种健朗张扬的美很有感触。谈到这本书，他说以往很多欧美作者都未能一针见血地捕捉亚洲人的心态，但此书作者的笔触也算接近。从日本艺妓令我想到亚洲人的角色和地位。依我看，亚洲人的生活圈子无疑是太狭窄了，也难怪亚洲演员在好莱坞电影中的角色，多流于那种充满怪气的规范，令我很不舒服。”

张国荣说自己最喜欢的电影是《鬼眼》（内地译为《第六感》）。这出电影最出色的地方在于故事的结局，戏中童星布里祖·奥士文的锋芒完全盖过布鲁斯·威利斯，很值得获国际电影节的最佳配角奖。

三、为艺术倾其至诚

记得有位老艺术家说过，你要演戏，首先你将成为“人”。这句话很有说服力。“不受银幕上的自己，要爱心目中的艺术。认认真真演戏，清清白白做人。”在漫长的演艺生涯中，张国荣为了自己钟情的艺术倾其至诚，他高超的演绎水平和高尚的艺德令人念念不忘。

著名导演吴宇森说到张国荣，曾评论道：“张国荣是个很有天分的歌星及好演员，他不是个单靠外表去取悦观众的明星，他有深刻的演技，演出自然，发自内心。”

的确，他在银幕上最动人的遐思、耐人咀嚼的演出，或纤柔、或华美、或椎心刺骨、或惊悚哀婉，都有一种真的假不了，来自生活与扎根于痛苦体验的真情，一种感情的浓度及一个活生生的“我”在。张国荣并没有接受过正统的戏剧训练，他作为演员所依赖的最大资源是自己的

生活体验，他受过的伤害，他的恐惧，他的爱与恨，他的血、泪和苦以及敢于提取这资源的勇气和决心。这种演戏方法得之于真，自然能够成就最动人的演出。

张国荣很有天赋，但他从不会因天赋才华而疏懒。他的专业态度，凡跟他合作过的人都知道，于是和他合作会很放心，因为张国荣永远会拿出自己最好的东西，如同一首本来很普通的歌，有了张国荣的演绎，歌曲就会变得很特别。

张国荣认为最重要的是自己真心要去做好音乐，拍好电影，让大众感受到什么叫作有品质，有水准的作品。他很希望接拍的每一部电影都是具有一定难度的。娱乐圈中很少有演员肯去演心理变态的角色，怕会破坏形象，但张国荣不在乎，什么角色都去尝试，而且是觉得自己在享受新的尝试。在张国荣二十几年的演艺生涯中，他确实努力了，也实践了自己的艺术理想。

与他合拍《异度空间》的女演员林嘉欣对张国荣的工作状态印象深刻，“他非常敬业，我们拍《异度空间》时一起说剧本，谈论 END，四五个小时他都会在场。我印象很深的是，当时我们有很多对手戏，但只要拍到我的镜头，他都会蹲在一旁看着我，对白照念——而一般这些工作都是副导演做的。他对电影的热爱、认真和诚意，对我影响很大。”

在片场，张国荣特别注重和其他演员与工作人员的合作。导演尔东升说：“我跟他合作过三部电影，在拍摄现场，他很懂得搞气氛，帮助其他的工作人员，令大家都能在轻松的气氛下工作。他更时常安抚大家的情绪，叫人不要发脾气、不要紧张、不要焦虑。拍摄《枪王》时，他便常常安慰导演罗志良，直到《异度空间》都是一样。”

而对这些体会最深的莫过于梁朝伟。梁朝伟曾和张国荣出演同性恋题材影片《春光乍泄》，当时梁朝伟在心理上是有所顾忌的，其间得到张国荣不少的帮助和引导。后来回忆时，梁朝伟印象最深的是“第一日去到

阿根廷，同《春光乍泄》剧组吃第一餐晚饭那时，哥哥一出现，已经是满口西班牙语。戏拍到一半的时候，哥哥因为受到细菌的感染，令他每日要去好多次洗手间，一个月里面只能够吃白粥和咸蛋。身体变得好弱，但是他依然坚持每日去开工，我好佩服他这种专业的精神。戏里面我们是饰演一对情侣，哥哥平日好主动约我去吃饭，同我饮下红酒，聊聊天，大家知道他很少饮酒的，其实他是希望在这部戏开拍之前，同我可以培养到那两个角色之间的情绪，同他做戏你会好放心，你知道他不单只会交足功课，还有能力带你入戏。我好怀念这个那么出色的对手。”

导演李仁港和张国荣在《星月童话》中是第一次合作。后来在回忆这次合作时，李导演颇多感慨，“演员因人而异，有的人演某种角色很成功，但是换了一种角色就不行了。不过令我吃惊的是张国荣不管扮演什么样的角色都很成功。他确实是一个很有经验，又很聪明的人。一般的演员在摄影中如果只拍身体的一部分，都让善身去做。但是这次张国荣连影子也自己来演。电影中有他的影子与其他演员的戏，由于配合不好，所以重拍了好几次，他都没有嫌烦。”

很多导演和演员都一致评价圈内最容易沟通的一线演员是张国荣，他会很虚心地听别人的意见，然后用一种最佳方式让双方都满意。《新上海滩》的导演说自己曾经和他有过合作，感觉张国荣虽然有自己的想法，但不像其他“大腕”一样不讲道理、盛气凌人。他除了专业，还不会摆架子，做什么事都可以有商有量，在拍摄现场也是，会给出很多宝贵意见，也非常尊重导演。令导演很欣赏的还有一个好地方，就是拍戏时叫哥哥衬一些新人，他从不计较。

张国荣也很善于听取别人的意见，“热·情”演唱会是哥哥做得最开心的一次，他全无压力，与所有工作人员非常合拍。演唱会由他自己担任艺术总监，着重戏剧化效果的感觉，在舞台资源的配合下，最终做到了超出预期的效果。在筹备过程中，他们开过几次会，都是很轻松的。

程序单做好后，解释一两遍便很快接纳。那个由高空吊下来的开场，张国荣起初有点抗拒，因为他畏高，但试了一次后感觉效果很不错，于是便照做。

在昆明的那场演唱会，舞台在场内的东侧，观众席全部在西侧的看台。这样，张国荣在台上与正面观众的距离也在100米以上，他很为这种距离而感到遗憾：“我举行了300多场巡回演唱会，这是我离我的歌迷最远的一次。”快结束时，他下台坐在一辆敞篷车上，全场歌迷都以为他会绕场一周了事，但张国荣走下车，在满是小娃的跑道上又唱又跳，从这个看台跑到那个看台，在已经唱了两个小时后之整整跑了3000米，这也成为昆明有个人演唱会以来最感人的一幕。

而在南京开“热·情”演唱会的时候，当地只有3摄氏度左右，还下着大雨，张国荣依然穿那些单薄的演出服，光着脚歌唱。演出前工作人员劝他在演出服里加些衣服，他不肯：“我的演唱会有整体性，前几场我给观众看什么，今天也要给南京的观众看什么。”而且，他之前演唱歌曲《我》的时候，有两个字的国语发音不标准，有位歌迷把这个小小的错误写在卡片上，交给他的经理人，张国荣知道这个错误后，特地把MTV又重新录了一遍。演唱会的发音也标准了。那天唱这首歌时，他身着黑色浴袍，由于太冷，握麦克风的手一直在抖，便把领子扣了起来，后来发现台下有许多歌迷在对着他拍照，于是又把衣领解开把自己完美的形象展现给观众。

作为一个艺人，张国荣在歌坛和电影方面都取得了很大的成绩。演而优则导，他最后的心愿是想做导演。张国荣认为，当演员只是一个棋子，导演才是整部电影的灵魂。

哥哥生平最喜欢的导演是李翰祥和黑泽明，称赞他们的风格都是画面非常讲究华丽，富有人情味。李翰祥的风格，在早期电影《江山美人》里显得沉稳古典；及至后期的《火烧圆明园》，讲究排场，拍摄大场面条

理清晰可见。黑泽明是日本著名导演，凭1943年执导的处女作《姿三四郎》一举成名，被视为日本电影的新希望。黑泽明从事电影制作40多年，作品不计其数，其中《罗生门》更获威尼斯国际电影节大奖。

为了能圆自己的导演梦，张国荣还不远北上求教姜文。他和姜文促膝长谈，喝光两瓶红酒，做出具体决定——相约下一部戏合作。哥哥说一旦当导演，最想拿的奖项就是“最佳影片”，那代表整个团队都很棒。之后，张国荣成立了“梦幻联队”制作公司，并且有了自己第一部电影处女作——《无烟草之烟火》。虽然这只是一部宣传禁烟的教育短片，但哥哥终于实现了自己作为一个导演的梦想，完成了他在电影事业上的最大心愿。

关锦鹏眼中的张国荣是个很聪明的人，他擅于从合作过的导演身上学习他们的长处，然后融会贯通。有次台湾导演杨德昌到香港时与他们吃饭，席间张国荣分享了他即将执导的新片《偷心》的拍摄概念。那是一部强调感觉的电影，关锦鹏觉得张的原创性甚高，非常欣赏他所提出的概念。两位导演一致认为，张国荣这么有个人品位和风格，同时拥有极高的审美水准，必然懂得选择一组高素质的制作队伍，以实践他心中的梦想，所以由他导演的作品必然是水准之作。

《偷心》凝结了张国荣无数心血，也是他准备由演员向导演转型的第一部作品。在剧本、演员等一切因素都筹备妥当之后，这部电影最终没能开机，让他一直都寡欢。

张国荣对电影事业由衷热爱，倾心投入，除了多年来不仅演绎了许多经典角色，且一直以导演一部优秀的电影为最大心愿。他筹备多时的电影《偷心》虽然因种种原因未能投拍，但从他参与编导的多部作品中，已能初步领略到他的导演才华。

电影《夜半歌声》，张国荣担任执行监制。

电影《金枝玉叶II》，张国荣担任第二组导演。

电影《色情男女》，张国荣参与导演片段。

公益短片《烟飞烟灭》，张国荣自编自导。

音乐电影《日落巴黎》，张国荣参与编导。

音乐电影《左右情缘》，张国荣自编自导。

MTV《梦到内河》，张国荣自编自导。

MTV《左右手》，张国荣亲自剪辑。

MTV《枕头》，张国荣自编自导。

MTV《你这样恨我》，张国荣自编自导。

MTV *I Honestly Love You*，张国荣自编自导。

MTV《洁身自爱》，张国荣自编自导。

MTV《芳华绝代》，张国荣自编自导。

“热·情”演唱会，张国荣亲任艺术总监。

四、此情不渝，未曾变过

张国荣在香港娱乐圈 20 多年来，感情生活一直为世人所关注，其感情动向更成为人们谈论的焦点。他是香港娱乐圈中唯一一位坦然承认自己是双性恋的艺人，不少人更相信他主唱的《左右手》一曲是描写自己性倾向转变的心情。在他的一生中，最深刻最难忘的一段情，相信应该是他和唐唐相爱近二十载的浓浓深情。但在此之前，张国荣也与不少名媛女星拍拖过。

在 1978 年到 1982 年的五年中，张国荣事业不顺，几乎每天到夜店喝酒买醉，在这个令他消极的时期认识了一个女孩，当他为女孩动情时，意外发现那竟是场骗局。哥哥在自述中坦承：“这件事以后，我对

女人几乎失去了兴趣。”这是张国荣在感情上的第一次失意，但他在上述文字中用了“几乎”，因为紧接着哥哥又有了第二次恋爱。

1983年，张国荣的事业刚有起色，正当他与英皇老板杨受成之女杨诺思关系密切之时，因拍摄20集电视剧《对对糊》，哥哥结识了模特出身的倪诗蓓（与戚美珍、翁美玲同时代女星），张国荣与倪诗蓓两情相悦，当时被看作是金童玉女，但经过两年的恋爱最后无疾而终。倪诗蓓签约一家台湾经纪公司远走他乡。1986年张国荣因参演《英雄本色》获得金马奖提名到台湾参加颁奖典礼，有记者问到他和倪诗蓓有无联系，他冷冷地回答说“已好几年不联系”。此话传至倪诗蓓耳中令其伤心不已，之后不久便在台湾寓所内服药自杀，幸而抢救及时没有断送青春，但当时此事曾在台湾演艺界掀起轩然大波。后来倪诗蓓回到香港担任电台主持人，几乎不再拍戏。

张国荣和唐唐在一起之前，除了倪诗蓓、杨诺思，也曾先后和毛舜筠、雪梨交往过，也与梅艳芳、翁静晶等传出过绯闻。但他的异性情缘大都无疾而终。张国荣在访问中唯一亲口承认爱过的女艺人只有毛舜筠。据他说，“认识毛毛之时，其实我是想追求她的家姐，只因她的姐姐已有男朋友，我才将目标转向毛毛。”张国荣和毛舜筠早年都在香港丽的电视台工作，主持不同的综艺节目，他对毛舜筠可以说是一见钟情，认识不久就闪电求婚，没想到此举却吓坏了对方，张国荣笑说：“如果当年毛毛愿意嫁给我，我的一生可能就此改变。”

年少时他对女友的选择，基本都是青春好动、开朗活泼的类型，其外形不能算是靓女，甚至都有点缺乏女人味。张国荣喜欢女友体贴听话，他在性格和喜好的选择上存在着自相矛盾，也许是当时在感情上没有成熟，也许这意味着哥哥的异性情缘只能是有缘无分。

关于张国荣的感情生活，各段传言中最受瞩目的当属多年来与唐鹤德（唐唐）的这段感情。两人一起走过了18年的人生历程，共同拥有许

多美好时光。唐唐是张国荣感情生活中最重要的人物，在他进入娱乐圈初期，事业上并没有太多的成绩，但这却是张国荣最不能忘记的一段时光。在那难熬的五年中，他与后来陪伴其18年的挚爱唐唐相识，并共同度过了一生中最难忘的岁月，唐唐也成为哥哥一生情感的寄托。

唐鹤德毕业于荃湾名校圣芳济中学，读书期间一直是校内的风云人物，担任风纪队员及班长之余，亦是一名篮球精英，外表高大斯文，迷倒不少校外女生。成年后的唐唐曾留学英国就读管理，回国后服务于银行界，他沉默斯文，有礼貌，谈吐不凡。

张国荣和唐唐的恋情持续18年之久，但二人的感情由秘密走至公开，其间波折重重，除了需要时间外，更需要的还是勇气。1985年，张国荣与杨诺思的感情正式告终，与唐唐的感情也逐渐开始。当时，他的事业正处于高峰期，所以两人的感情完全低调进行。虽然曾有媒体多次拍到张国荣和唐唐在一起的照片，但由于证据不足，加之张国荣此前确实与异性交往过，因此各方面对他的性倾向只能做出揣测。在两人传出绯闻后，张国荣一直予以否认。1995年，张国荣和唐唐因为被媒体跟踪，怒撞采访车，并公开怒骂：“有人想诬陷我搞同性恋！”看来，当时哥哥心里非常矛盾，并没有足够的心理准备站出来。

其实早在1992年的一次采访中，张国荣就曾透露了自己对于同性感情的态度，并隐约表示自己对同性恋的赞成态度。

那个时期张国荣和唐唐的感情还没有明朗化，但随着媒体不断拍到二人出双入对的照片，再瞒下去也不可能，且复出后的张国荣在歌坛和影坛已经牢牢占据一席之地，没有初出道时那么多的顾忌。因此到1997年，张国荣终于打破心理障碍，态度有了明显的转变。在与唐唐共同走过12个年头后，哥哥终于公开了两人的关系。1997年1月，张国荣在红馆复出演唱会的最后一场中，知己男友唐唐终于现身。当天晚上，唐唐坐在场馆第五排，作为张国荣的歌迷在台下支持他（张国荣的每次演

唱会都会为自己的亲戚朋友留下前几排最好的嘉宾位置，唐唐早已被看作他家里的一员，因此也和其亲戚朋友坐在前排为哥哥捧场）。当晚气氛热烈，唐唐整晚也和其他歌迷一样不停地挥舞着彩色荧光棒。

当唱到 *I Honestly Love You* 一曲时，张国荣更凭歌寄意望着唐唐深情演唱。当晚演唱的《为你钟情》也被认为是献给挚爱唐唐的。张国荣在演唱会中剖白了自己的感情世界，他说：“只要我开心，外间无权过问，我只会做回张国荣。”当唱出《共同渡过》一曲时，他更感怀地哭了出来。也许其中某些歌词让他想到了自己与唐唐的患难与共。后来，张国荣更借一曲《月亮代表我的心》向数万歌迷表白心意：“唐先生是妈妈以外，我生命中至爱的人！”如此一曲令两人关系变得明朗化，一方面说明了两人的关系，同时也证实了外界有关他同性性取向的猜测。张国荣的这大胆举动，因事前媒体已经有关于二人关系的报道，所以歌迷们并没有过分震惊，这样做非但没有影响他在歌迷心目中的地位，反而因为这份勇气而获得了更多的掌声与祝福。张国荣和唐唐的交往，还曾被香港电台票选为演艺圈内感情最坚固的情侣。

公开恋情后，两人有过很多甜蜜时光。身为公众人物，虽然他们的感情被歌迷所接受，但是要维持一段不被世俗接受的情谊18年，除了感情本身之外，相信双方的互相配合及牺牲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在张国荣复出后，本任职于银行高层的唐鹤德放弃了高薪厚职，专心替张国荣处理私人财务。哥哥生前财务全部是交予唐唐处理的，张国荣曾说，“他给我很多意见，无论在工作上投资上还是其他的方面，以前我好冲动，现在就可以很冷静。唐先生又帮我打理盘数，我自己不懂打理财务，而他很有学识，好多时候在投资方面替我做决定。”唐唐的配合与牺牲，完全为张国荣的演艺事业解除了后顾之忧。在演艺圈闯荡了26年，以往他出唱片、开演唱会及拍电视及电影等，所赚财产保守估计也要超过3亿元港币。待财务投资全交给唐唐处理后，由于理财有道，即使张

国荣减少幕前演出，收入仍然有增无减，根本不必为钱烦恼。在张国荣2002年11月自杀未遂前曾立下遗嘱，将大部分财产留给为他投资赚钱的唐鹤德，但当时获救后，遗嘱一事便没再提起。之后，张国荣以唐鹤德的名义买了不少基金。其实，他名下资产几乎全与唐鹤德共有，两人共同开设了四间公司。张国荣曾说：“唐先生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人，我的许多重大决策都听他的。”

1998年在张国荣母亲的丧礼中，唐唐不但陪伴左右，以解张国荣丧母之痛，更以主人家身份打点一切琐碎事务，可见其在张国荣心目中的地位是何等重要。

2000年，两人的感情愈趋稳定，不但结伴出现在公开场合，更亲密同游泰国，唐唐还和多位好友公开庆祝张国荣的44岁生日。两人相处，举止细腻体贴，无意间流露的肢体语言，说明他们的感情绝非一朝一夕的事。

在张国荣同年举行的演唱会中，更是向对方公开示爱，深情款款地说：“我觉得用中文讲‘我爱你’太过肉麻，我只会说‘I Love You’！”2002年，张国荣与唐鹤德更是爱得火热，如胶似漆。他们在香港上环济公庙内结伴祈福，二人将塔香挂在一起，也不避忌在街上手拉手逛街，不再去理会旁人眼光。在接受《时代》周刊亚洲版访问时，张国荣曾公开表示：“说我是双性恋比较适合。”首次公开披露自己是一个双性恋者，哥哥成为香港首位大胆公开特殊性取向的艺人，其言论令人大感哗然。

张国荣多次谈到和唐唐的感情，其真挚和深情令人感怀。但关于他们两人感情曾出现问题，也是被媒体炒得沸沸扬扬。

关于和助理Kenneth传出绯闻，与唐唐感情有变，张国荣一向淡然处之，他说自己以前用女助理的时候媒体说他们拍拖，现在有了一个男助理，又有绯闻，实在懒得再去理会。张国荣跳楼自杀的当晚，遗体由

医院送往西环殓房，由助手 Kenneth 陪同护送，但其后他并没再发表任何评论。唐唐之前对这些传闻的反应似乎也很低调，但也许是为了想澄清两人感情的事实，于4月2日凌晨3时45分，身着白色浴袍，在司机陪同下走出家门。他一脸憔悴，眼袋很深，唇上还有未干的鼻水，隔着铁闸向门外的数十名记者表白他对张国荣的感情，并透露哥哥其实早有自杀前科。而这些，似乎都证明了二人之间关系未曾变过。

记者：你今日（4月1日）有没有见过哥哥？

唐唐：今日在家里见过，其实我大概知道他的行程，因为他近期有点情绪不稳，所以大家都比较注意他。他同我讲想去见个人，我一直同他保持联络，五点多同他通电话，又约好一齐去打球，我同他讲不如我不开车出来，打完球一齐回家。

记者：传闻说陈太（张国荣前经理人陈淑芬，跟哥哥感情很深）在场？

唐唐：陈太今日约了他饮茶，途中陈太打电话给他，觉得他有点问题，谁知道陈太没到，他就出事。

记者：你听到这个消息时会不会以为有人恶作剧？

唐唐：我没有想过是恶作剧，听到时我好担心，去到医院更震惊！

记者：去到医院有没有见过哥哥？

唐唐：只是见到，想多看看都不行，医院不让我多见。

记者：哥哥有没有试过自杀？

唐唐：试过，在去年11月，但不成功。

记者：他上次为什么事自杀？

唐唐：我不方便讲。

记者：那今次自杀原因是为什么事？

唐唐：我想我知道，但要同他的家人商量过，先决定可不可以同外界交代。

记者：有没有看过哥哥的遗书？

唐唐：有，但不便透露。

记者：哥哥在遗书内提到“他一生中没做过坏事，为何这样”，是什么意思？

唐唐：我知道他的意思，但不便透露。

记者：报道说你们各有新欢，你有新男友，哥哥有 Kenneth（助手）？

唐唐：根本不是这回事，他和 Kenneth 之间绝对只有实主关系。

记者：你这一则是不是最爱哥哥？

唐唐：不止这一则，这么多年都是！之前有好多报道无中生有，今日我出来讲话，是不想再有错误的报道。

记者：哥哥近期是不是情绪不稳？

唐唐：是有少少的波动，但绝对不关感情事。

记者：你有没有同他谈过？

唐唐：有，但他的问题好复杂。

记者：传闻他有抑郁症，是不是真的？

唐唐：我不是很肯定，因为我不是专业医生，但从我的角度来看他是有抑郁症。

记者：要不要定时吃药？

唐唐：我不便透露，但他好合作，定时看医生。

记者：哥哥有没有什么心愿？

唐唐：他想做导演，他觉得自己好有做导演的潜质。

记者：有传哥哥拍《异度空间》撞邪？

唐唐：不是，只是事业上有少少不顺利。他是个好紧张的人，好像之前有部戏说开但后来开不成，他都好紧张。

记者：家事有没有问题？

唐唐：家里面绝对没问题，我重申多次，我同哥哥的感情没有变过，我们之间完全没有第三者。

记者：哥哥生前有没有交代过想火葬或是土葬？

唐唐：他讲过想火葬。

记者：现在哥哥去了，你会不会帮他做点事？

唐唐：我已经帮过他好多。

记者：会不会协助办后事？

唐唐：你们跟住我，不方便，丧事分配好请朋友去搞，今日我不会出街，我出来讲话，都是因为不想你们再等在这里，骚扰邻居。

唐唐在采访中说到张国荣和 Kenneth 之间绝对只有宾主关系，他们之间的感情没有问题。张国荣的前经理人陈淑芬也说到张国荣和唐唐的感情绝对没有问题，他的自杀是因为其精神的抑郁。至于哥哥和唐唐之间的感情是否有变，外界也只是一种猜测，甚至那些详细的报道也许只是一种新闻炒作，唐唐和张国荣之间那些亲密的感觉与默契，和唐唐那张悲痛憔悴的脸以及对这些怀疑做出的回答却更加表明两人感情的深厚。

能够在一起 18 年不是短日子，能够在一起 18 年仍然有爱，能够大家一起看对方从青年活到中年，无论是同性关系或异性关系，都是难能可贵的。这样的爱，是真正没有其他条件影响的感情。

18 年不是一盘账，18 年已经是人生里最精彩的戏，最重要的篇章，这是无法更改的。而唐唐能够在这个时候说，“我依然深深爱着他”，这是他爱情境界中的最高之处。

唐唐跟哥哥的感情，虽然未必得到外界的认同，但他们的朋友、家人却很接受，并视他们是一对。张国荣的家姐张绿萍对唐唐赞不绝口，“唐生好好人，他很疼 Leslie，又好疼我们，我们都视他为谊弟一般疼惜。”哥哥最疼爱的外甥女在众人面前对唐唐说：“Uncle Daffy（唐唐），十舅父一直好珍惜和你的感情。他说你曾借了几月薪水让他渡过难关。过去一年，我也看到什么叫作真爱。你对（患抑郁症的）十舅父不离不弃，日以继夜照顾他。Uncle Daffy，我代表十舅父多谢你！我觉得十舅父有你，好幸福。”他们的感情亦如同夫妻一样，互相照顾互相关心。在张国荣化蝶而逝后，一向只站在背后默默支持他，从来不会在传媒面前发言的唐唐走出来向媒体做出澄清，而他对张国荣的关怀，亦未因为记者的贴身追踪而退缩。在哥哥坠楼后，唐鹤德带着疲累的身躯，亲自去殡仪馆为张国荣打点丧事，看完哥哥遗容的他，默不作声地离去，随同的记者只能从那落寞的神情中感受他的伤痛。

“夜阑静有谁共鸣”，短短的七个字，是与张国荣结伴走了半生的唐唐以“挚友”身份向哥哥做出的最后的泣诉别离。在唐鹤德悼念张国荣的讣闻中，只有这简单的七个字，取自《有谁共鸣》一曲的一句歌词。“另一半”突然走了，唐唐怀着哀痛的心情还要应付流言，“有谁共鸣”是他向哥哥说的最后一句话！

五、苦乐人生，亲情无价

在一次访问中，张国荣谈及生命中最重要的人，他说：“第一个肯定是我阿妈，她生我出来，让我见到这个世界好多的喜怒哀乐，我不会多谢我的父亲，因为我俩没什么感情；第二位是好朋友唐先生，他给了

我很多建议，他很冷静地帮我打理账目。第三位是工人六姐，她在生活上给我很多照顾。”

张国荣童年时，父母因为工作忙，大部分时间把他交给工人照顾，因此他的童年缺少父母的疼爱，而令心灵造成不可填补的缺陷。母子之间关系不算太亲密，但母亲提供的物质不会有所缺。虽然与母亲的关系疏离，但张国荣仍视母亲为生命中重要的人。

和父亲相比，母亲的印象还是比较深。1988年张国荣曾经接母亲到他在来帕路斯海滨的公寓，一起住了半年多。但因在那之前并没有母子间的亲密关系，突然一下子住在一起，也不可能立刻感受到那种感情。张国荣一直努力想把距离缩短，并且试图尽可能从精神上去进行交流，可最终能够给予母亲的，仍然仅仅是物质上的东西。因此母亲看上去并不怎么快乐。

母亲于1997年验出患癌，张国荣十分难过，四处为其母寻名医治病，但所有医生均宣布不可能有奇迹出现。哥哥一向待母至孝，未到最后一分钟也不肯放弃，甚至在黄百鸣的介绍下，往国内拜访“高人”为其母延寿，23000元费用全数由其支付。张国荣虽每天忙于拍电影，但每有时间，必抽空看望母亲，并每日一电话回家问候，尽足孝道。

母亲去世后张国荣产生了更多对母亲的谅解和亲情。他曾说：“自己小时候，母亲那个时候正好跟父亲的关系开始产生裂痕，精神上也是十分的不安定，虽然她曾经非常爱父亲，父亲却再也不理她，对于当时的母亲来说，除了父亲以外，无论是谁为她做什么，也无法令她快乐。当时无论我想怎样给母亲打气，却始终无法抚平母亲心中的伤痕。”跟父亲相比，张国荣对于母亲总还是有那么一种特别的感情。比如说他留学的事，本一直以为支持自己到英国留学的是父亲，直到母亲去世以后，他才从叔叔那里知道了真相。说那时候，母亲曾经向父亲要求过多次，允许他去英国留学。所以说，尽管张国荣的教育并不是完美无瑕，给他打下现

在这个基础的，应该说还是他的母亲。

哥哥原以为母亲去世之后，再也不会想起什么了，可真的当母亲走了之后，回想起很多事情。那并不是各种回忆的一幕幕，而是母亲的存在本身的重要。毕竟母亲给予了他很多，所以张国荣非常感谢母亲，尽力为母亲多做事。

张国荣说自己可能有些守旧，非常相信姻缘这些东西。母亲和他之间，直到母亲去世前几年，才感觉到互相之间存在的必要性。当他们互相明白这一点时，已经太迟了。所以这一生的母子亲密关系虽然无法实现，是他和母亲之间的宿命，无法改变。

六姐虽然是家中保姆，但犹如至亲，张国荣自幼由六姐一手照顾长大，彼此的感情十分要好。在他的童年，因为父母忙于打理裁缝生意，无暇照顾孩子们，张国荣是由六姐照顾大的，而六姐对他长大后做出的决定都一定支持。正如当年他加入娱乐圈发展，虽遭到家人的反对，但六姐依然站在他的一边。包括他最初去参加歌手大赛的钱也是六姐支持的。

六姐这位老佣人，张国荣觉得她对主人的忠心，在香港已很难找到，照顾张国荣30多年，已当自己是张家的一分子。她在张国荣心目中已不是工人，地位已经超越了张国荣的妈妈。在哥哥眼中，六姐是一个很执著、很顽固，但其实内心很善良的女人。

后来六姐逝世后，张国荣感慨地表示，六姐去世，自然感到难过，但觉得对她来说，反而是一件好事。因为生老病死，人所难免，且她去世时已经七十多岁，又患鼻咽癌，与其用仅有的残余日子与病魔搏斗，倒不如早日脱离苦海，不用忍受无谓的痛苦。加之稍后便要移民加拿大，张国荣没办法照顾她，六姐不在，他也可以毫无牵挂地在加拿大过新生活。

但张国荣仍对六姐念念不忘，他多次说道：“六姐是我所知道的人中，最伟大的女性。是从不求报答，却把自己全部的爱奉献出来的人。

对谁她都是那样，特别是对我格外疼爱。像六姐这样的女性，非常遗憾至今再没有遇到过。”张国荣还把最亲爱的人——六姐的照片，贴在住所墙上，并爱如珍宝，说：“我只有她的这张照片，所以对我非常珍贵。”

张国荣有十个兄弟姐妹，其中三人不幸夭折，他与大姐张绿萍的感情最好。张绿萍曾在 一篇访问中表示她以能够有这个弟弟而骄傲，在她心目中，弟弟是一个善良而又心地好的人。其实张国荣也很欣赏这位姐姐，认为大姐是一个处事很有魄力有干劲的女人，在港大毕业的她不但读书成绩好，做事也很果断聪明，所以两姐弟常常相约共禀天伦。

六、生命中的朋友

张国荣曾说：“你只有一条命，我也一样，有今生无来世，所以我们在这一世，要尽可能地对身边的人好，把一颗心交出来。”哥哥是最渴望他人疼爱的，但在和别人的交往中他却又是一个最懂得体贴关心他人的人，对待朋友是百分之百的给予。在朋友们眼中，张国荣是毕生难忘的好朋友，看到他，就看到了一个“真”字和一个“爱”字，无论在友情还是在爱情等方面，这个“真”和“爱”都很明显地呈现出来。他非常珍惜与朋友之间的感情，所以朋友很多。

毛舜筠——难忘的初恋情人

张国荣曾与不少名媛淑女拍拖过，但他唯一亲口承认深爱过的女艺人只有毛舜筠。两人在丽的电视台工作时相识。1977 年，刚刚跨入

娱乐圈的哥哥在电台走廊中看到远远走来的毛毛，顿惊为天人，遂展开追求，没多久后便大胆求婚，而毛毛的回绝令他大受打击。

这对昔日恋人后来都有了各自的另一半。毛舜筠有疼爱她的丈夫，哥哥亦有好朋友唐先生。毛舜筠在一次接受访问时，曾大赞张国荣的另一半是个好人。这番赞赏令哥哥听得非常开心，他边听边笑说：“是啊，我们都觉得真的是很好。”

在得悉了张国荣的死讯后，毛舜筠十分伤心，她哽咽着说：“我想说得很少，其实这件事……哥哥走我好难过、好伤心，我失去了一位我很小就已经认识和很疼爱我的好朋友。更难过的是，我曾经很不开心时，哥哥整天陪我谈话，他讲的话还在我耳边。”

《异度空间》是张国荣生前拍摄的最后一部影片，提起这部影片，毛舜筠十分伤感，语气凝重：“我还记得，当年这部影片首映的时候，张国荣还特别邀请我和他一起去看首映。这不是他演过最好的影片，但是却能感受到他的用心、他的状态。”

提到毛舜筠，很多荣迷都会忆起张国荣的唯一一次求婚和他那句“如果当年毛毛愿意嫁给我，我的一生可能就此改变。”很多影迷都因此遗憾，如果毛舜筠当年选择张国荣，哥哥或许就不会走上这条路。毛舜筠显然十分抗拒这个话题，她表示自己和张国荣一直都是很好的朋友。“我平日都不会去想，哥哥其实已经离开我们了。在心底里，我觉得他永远都是我的老朋友，他并没有走远，好像就生活在我们当中，随时都可以想念他。”对于她和哥哥那段人生遗憾，毛舜筠笑而不谈，“既然是遗憾，那就永远是遗憾”。

梅艳芳——最疼爱的小妹

张国荣和梅艳芳都是在20世纪80年代红极一时的歌手，又同属于

华星唱片公司。同时，两人在《缘分》、《偶然》和《胭脂扣》等多部电影中有过合作，还曾多次结伴赴日登台，并以兄妹相称。两人曾多次传出绯闻，但他们更是常常合作，像由张国荣亲自执导的《无烟草之烟飞烟灭》就找来梅艳芳担纲女主角。当年张国荣决定退出歌坛，也是和梅艳芳相约一起退出的。也许正因为彼此熟得像兄妹一样，他俩在银幕上的生死恋却难以在现实中开花结果。

二人交情深厚，梅艳芳在经历多次感情失败后，还开玩笑地说：“如果我真的嫁不出去，你娶我吧。”在愚人节当日哥哥选择跳楼离开这个世界，消息来得太突然，大家都无法接受这个事实。当梅艳芳获悉噩耗后，情绪激动，哭成泪人。在她的生命中，朋友无数，但真正的知己却只有两位——陈百强和张国荣，10年前，陈百强离开了她，阿梅更加珍惜张国荣这位唯一的知己，而这唯一知己的远离让她心碎。

当年，梅艳芳与哥哥一直以舞台情侣姿态合唱、拍电影，一齐走埠登台，结伴成长，每次出现有如两小无猜、手拉手，在台上亦会亲嘴，梅艳芳一直视他为亲哥哥，而张国荣也视她为妹妹，哥哥在访问中，更是常有谈及梅艳芳。

谈到同梅艳芳的默契，是张国荣最得意的一件事。生前，哥哥是一个不太喜欢同传媒接触的人，尤其是香港传媒，他似乎有一种本能的抵触，在难得的几次香港传媒采访中，几乎无一例外地会谈到梅艳芳，而且他似乎也丝毫不忌讳传媒谈到他和梅艳芳的关系，每次都谈得轻松而又坦率。他对记者说：“我可以告诉你，我与阿梅在那时候有一个阶段是经常一起外出登台的，但我们是从来都没有排过舞的。”张国荣说，那时候，他们总是在演出前临时商量一下唱什么，然后就手牵着手登台。音乐一响，两人就迅速投入到演出之中，事前虽然没有任何排练，但演起来却是异常的合拍，要出右脚，两人一起出，要出左脚，也都是一起，虽然略有些许的不同，但在外人看来，根本就不存在问题。演出到高潮

时，只要张国荣送上一个眼神，梅艳芳就会立即会意，或者是主动投进他的怀里，或是表演一个台上热吻的动作，那种默契令两人都非常温暖，难以忘怀。即使是后来，两人各有各的精彩，同台演出的机会少了，但仍然保持着密切的联系，搞个唱时，也都会邀请对方当嘉宾。即使这时候，他们同台演出同样十分默契，丝毫不差当年。

张国荣和梅艳芳是那种非常特别的朋友，可以相互倾心交谈，没有丝毫隐瞒，共享彼此最深沉的秘密。张国荣跳楼身亡的消息传出后，梅艳芳一直没有出过家门，终日以泪洗面，在家观看香港无线电视台制作的怀念专辑。由于担心梅艳芳出意外，她的好友只得24小时陪护在左右。

梅艳芳认为，张国荣自杀好愚蠢，对身边的朋友十分不公平。在看香港无线播出的张国荣纪念专辑时，梅艳芳更是在镜头前泣不成声，周围人看到都十分担心。

据介绍，梅艳芳在身患绝症后曾找到好友张国荣倾诉，两人谈话时聊到生命这个话题，张国荣有感而发，说“人最好能在年轻的时候死去”。当时梅艳芳并未在意，没想到哥哥后来真的选择跳楼自杀。在说起这件事时，梅艳芳不仅悲痛不已，还非常自责，怪自己没能劝住这位圈内好友。二人除了是工作上的好伙伴，还私交甚笃，在张国荣去世后，梅艳芳一度无法工作，甚至要服安眠药才能入睡，如今她也跟着哥哥的脚步走向另一个世界，不禁让人感叹命运捉弄。

陈淑芬——最感谢的女人

谈到一生中要感谢的人，哥哥表示他有三个人要谢，工作上他要感谢前经理人陈淑芬，电影上要感谢导演吴宇森，而音乐上要感谢粤剧名伶任剑辉和白雪仙。

或许我们永远不知道张国荣最爱的女人到底是哪一个，但他最要感谢的女人却一定是在幕后默默支持他的经理人陈淑芬，所以在他的“风再起时”告别演唱会上，提及最多的也是陈淑芬的名字。陈淑芬曾经负责张国荣的舞台事务，作为他的经理人一直在幕后默默支持他。可以说，张国荣从起步到辉煌，他事业上进展的每一步都与经理人陈淑芬息息相关。

20世纪80年代是张国荣在歌坛崭露头角的时代，当时他的经理人就是陈淑芬，作为一个资质过人但缺乏经验的新人，他的发展道路的确需要计划。陈淑芬比张国荣年长几岁，做事沉稳。80年代初刚成立华星娱乐时他们就已经相识，待到几年后陈淑芬的“恒星”成立，他们正式开始做起了拍档，随着陆续推出的几张专辑，张国荣在歌坛声名鹊起。

1989年，张国荣宣布退出歌坛，并在陈淑芬的协助下完成了告别歌坛演唱会。在接下来的几年，他们的来往始终没有中断，两人成为彼此了解和相知的朋友。1996年，已经在电影方面拥有杰出表现的张国荣决定重返歌坛。这个决定的做出应该和陈淑芬有着很大关系。于是在这一年年底，陈淑芬推出了精心策划之后的张国荣复出歌坛演唱会。24场演唱会几乎场场座无虚席。这时候，陈淑芬和张国荣二人已经成为了拆不开的组合。因为每每感念从艺十几年来陈淑芬对自己的照顾和关爱，张国荣早已把她作为身边一个不可或缺的亲人来看待了，大家经常见面，彼此嘘寒问暖。后来随着身体状况不佳，哥哥的情绪也受到影响，这时候陈淑芬已不是他的经理人，两个人变成了单纯的朋友关系。但只要有时间，陈淑芬经常像一个姐姐或是母亲一样陪伴张国荣，并且帮助他处理一些事情。

2003年4月1日，本来和陈淑芬约好见面的张国荣决心赴死，在最后的电话里，他让等候自己的陈淑芬到酒店外的出租车站会合，然后从高楼一跃而下，陈淑芬成了第一时间目睹他死亡的人。

张国荣似乎有意如此，但无法想象这一幕带给陈淑芬多大的伤害。即使如此，陈淑芬随后还是强忍悲痛为张国荣操办了一个完美的葬礼，在全香港市民和娱乐圈人士的追忆和唏嘘之中，替张国荣的人生划上了谢幕的休止符。

林夕——最佳组合

有着“末代文豪小生”之称的林夕，在张国荣中后期的音乐生涯中简直就是只翻云覆雨的手。若没有林夕，张国荣应该是遗憾的，他准确地抓住了哥哥历经沉浮后想表达的对世态的感叹。1988年，作为Raidan乐队幕后填词人的林夕将笔锋转向各路天皇巨星，于是有了与哥哥第一次“触电”的《无需要太多》。谭咏麟撰写的《八十岁后》也在同期推出，两首叱咤乐坛的冠军歌曲成了谭张暑期角力的王牌。林夕用自己的惊世笔触为张氏情歌注入不一样的“情欲色香味”。在张国荣96回归的专辑《红》中，林夕奇迹般地包办了所有歌词，从心动到心痛，从初恋到绝恋，从灿烂到堕落，从盛世到末世，林夕从此成为张国荣最引以自豪的“御用填词人”。

林夕原名梁伟文，出生于书香门第，从小他就是一个典型的香港读书人。不过自幼满脑子充满幻想的他更愿意把种种思考倾泻于笔端，所以就把“梦”字上下拆开，给自己起了个笔名叫“林夕”。

在香港乐坛上，林夕填写的词深受欢迎。恐怕没有谁可以说得上是21世纪华语歌坛的至尊歌手，但如果说到填词人的话，却几乎不会有人对林夕担当此名号提出质疑。入行近20年的林夕，几乎包揽了华语乐坛所有的填词奖项，他把每一种恋爱情绪都表达得淋漓尽致，捧红过多少歌手，王菲、黄耀明、陈奕迅……这些明星的蹿红都不能不说有林夕的功劳，可以说每一位知名歌手的代表歌曲都刻着林夕的名字。且林夕每

年的作词量可以达到香港全部词人产量的三分之二，几乎每天要出产一两首，词作的速度之快实在让人大为惊叹。

如果说罗大佑之于林夕，就如同伯乐之于千里马。那么在音乐上，张国荣与林夕的关系则更像是钟子期和俞伯牙。林夕曾公开在颁奖典礼上向罗大佑致谢，感激他为自己提供“音乐工厂”这样一个机会。而在和老友的访谈中，林夕却也斩钉截铁地说自己最喜欢合作的歌手是张国荣，因为哥哥完全能唱出他歌词的味道。

张国荣和林夕两人相见恨晚。林夕在张国荣中后期的音乐中，是一只翻云覆雨的手，他用自己的惊世笔触为张氏情歌带来心灵深处的呼音。张国荣在后来接受访问时曾说过，最喜欢自己的歌曲便是林夕为他做的《我》，自己的后半生能交到像林夕这样一个如此了解自己的人而感到高兴。

林夕与张国荣这种相识相知的历程，不但让他们在专业上有很好的合作，在生活中也让他们成了知己。给无数歌手写歌词的林夕几乎天天处于被人“追歌”的状态中，然而令林夕感动的是，有次他答应写给张国荣的五首歌词还没有完成，却在一家餐厅吃饭时相遇，林夕看到哥哥朝自己走了过来，以为他一定是追要歌词，没想到张国荣对他说，“你一定要小心身体，多去锻炼。”这样的知己之情让林夕十分感动，以至于他在得到张国荣自杀的消息后，内心激荡到话都说不出来的程度。林夕表示，张国荣的离去，就好像自己的心都同他一起去了，自己的人也死了一半似的。

古龙曾说，世界上最痛苦的事便是无可奈何。如果林夕最后的结局注定是“夕阳西下”，那么人们宁可认为他是因为那“一跃而下”而不是音乐工厂的倒闭。毕竟伯乐虽然不多，但真正的千里马终不至被埋没。然而当子期一死，伯牙就是抚琴抚到弦断，又有谁能听？既然留君不住，又如何能劝得斜阳留晚照？

黎小田——艺坛伯乐

说黎小田是香港歌坛之王，并不夸张。因为没有他谱的曲子，就没有很多天皇巨星的辉煌。谈到在乐坛的日子，黎小田的话语中没有太多沧桑，反而让人感到他一份“老行尊”的骄傲。他说：“我亲眼看着不少歌星是由当初籍籍无名一步一步攀到天皇巨星的位置，其中有很多与我认识多年，我可说看着他们进步，大家已熟如亲人。”对于张国荣，他熟悉得更如左右手。

黎小田在华星时代为张国荣监制唱片，那时的张国荣青春狂飙，黎小田拣选了不少日语快歌给他诠释。从《一片痴》到 *Stand Up*，这当中黎小田不仅是穿针引线人、品质监控人，更是一个具有准确方向感的市场导师和魔力万千的调酒师，他把“青铜时代”的张国荣那原本略显轻佻的高音，调到温柔性感、唇齿间流淌浓火的重音，他让这位艺人能静能动，能文能舞，能深情能放荡，能冷傲能热烫，他为张国荣找到80年代最震撼人心的“浪漫”和“自我”精神，并把绅士与魔鬼的两重性融合得如此天衣无缝，他留给张国荣《侬本多情》、《一片痴》的似水柔情，也赋予他《黑色午夜》奔放不羁的烈火青春。

黎小田说：“张国荣适合不同类型的作品，但早期不是这样的，后来我们教他压低声音来唱，给人以性感的感受，因为他长得很帅，在舞台上的表演很性感，所以写了许多情歌，吸引女孩儿的作品给他演唱。不同的歌手有不同的特色，我们写给他们的歌也经过精细的琢磨和研究，要配合他们的形象和特点。”因此客观来讲，黎小田在制作张国荣这位偶像巨星的唱片时，唱片公司商业化的考虑制约了他们走得更远，张国荣和梅艳芳都只是展现出他们潜质中最本色的一面，整体音乐风格有些保守。所以1987年后，张国荣、梅艳芳与黎小田的合作暂告段落，张国荣

转投新艺宝公司。

张国荣曾说：“没有黎小田的提携，造就不了今天的张国荣！”一向重视饮水思源张国荣，始终不忘昔日恩师的栽培，到2000年最后旅程的“热·情”演唱会，仍不忘致电给黎小田，听听他的意见。但黎小田说，“可能我比较保守，当时我对他坦言不喜欢这个演唱会，我们对演唱会的看法和角度不一样。我觉得他本身就已经到了一个超然的阶段，无需要再大玩造型。他只要简简单单，一套礼服，唱尽好歌，就已经足够。他是贵气的、俊美的、优雅的，这种气质不是人人可以拥有的，必须要有学识见过世面才能够育养而成。”

如黎小田所说，台下的张国荣始终高贵斯文，但在台上的张国荣明白时移势逆，当代观众讲求的是声色并茂的官能刺激，他不能停留不变，必须创新。虽然最后两人的看法不一样，但张国荣始终是黎小田心目中一个很有才能的贵族级歌手。

倪诗蓓——媒体公认的“正牌女友”

即使最铁杆的影迷也可能记不起这个叫倪诗蓓的女人究竟是何方女子，演过什么戏，但她却是媒体唯一公认的张国荣的“正牌女友”，两人曾被视为金童玉女，在新闻媒体前亲昵合影，但落花有意，流水无情，这段恋情后来终被划上了休止符。在张国荣的情路历程中，模特出身，拥有诗意名字的她是否只是偶然点水的“路过蜻蜓”？

周慧敏——短暂的银幕情侣

周慧敏曾和哥哥在一部寻常的黑帮传记电影《蓝江传之反飞组风云》中做过短暂的银幕情侣，更重要的是我们在搜遍所有香港女歌手的歌词

本后，只发现周慧敏的《如果你知我苦衷》曲作者写着张国荣的名字，哥哥作曲水平颇高，周慧敏以她的歌艺获此垂青，实在令人费解。

王祖贤——银幕上的最佳情人

生活中的王祖贤选择了齐秦来作为自己的理想对象，而她在银幕上的最佳情人却非张国荣莫属。在楚原导演的《偶然》中，他们缔结了一段“紫色的浪漫”，而在怪客大导徐克的《倩女幽魂》中，“宁采臣加聂小倩”的神仙组合更是羡煞了世间多少痴情男女。

舒淇——煽情的性感小妹

与张国荣配过戏的女明星，其中不乏林青霞、钟楚红、袁咏仪这样的超级影后，但她们或许都会羡慕台湾性感小妹舒淇的“艳福”，因为只有她在万众瞩目的红馆当仁不让地坐在了哥哥的大腿上，而那正是张国荣“跨越 97”演唱会上煽情的一幕。但两人不过是舞台上的最佳情人，仅仅如此而已。

李丽珍——无限青春的好搭档

李丽珍与哥哥是早年的好搭档，当年曾曝出绯闻。张国荣说，李丽珍拥有无限的青春，跟她畅所欲言之际，感觉心境年轻许多。

钟楚红——投契好友

对于钟楚红，张国荣认为，“红姑”是公认的性感女神，虽然豪放、

爽朗，但待人关怀而细心，是一个谈得投契的朋友。

郑国江——患难之交

1981年，初出茅庐的张国荣找到当时大名鼎鼎的词作者郑国江，为其出演的电影《鼓手》主题曲填词。按规矩郑老师一首歌的填词费是3000元，可张国荣当时只出得起一半的钱，但郑老师照单全收了。后来，令张国荣一炮而红的成名作《风继续吹》也是出自郑国江之手，郑老师对张国荣实有患难之友的美名。

梁朝伟——银幕最佳搭档

张国荣在银幕上塑造的最令观众难忘的情侣形象就是《春光乍泄》中与梁朝伟的搭档。而在王家卫的多部电影中他们也都有过非常默契的配合，如《阿飞正传》中梁朝伟片尾的梳妆登场是另一个“雅皮版”的阿飞，而在《东邪西毒》中张国荣饰演的欧阳锋和与梁朝伟出演的盲武士都让观众久久不忘。

七、对待朋友百分百的给予

张国荣在香港乐坛是一个最特立独行的人，平日里我行我素，敢为天下先。他一方面带领着潮流，永远站在时代的尖端；另一方面，则十分传统，既尊敬前辈，亦爱护后辈，一切传统美好的品德和价值观，完全在他身上体现了出来。

张国荣是一个十分重视亲情的人。他的外甥女曾回忆与舅父感情十分要好，经常见面。她们忆述张国荣未入娱乐圈时，常搭电车及巴士到她们家中，替两人补习，勉励两人用功读书。有一次，三人到铜锣湾已结业的大九百货公司闲逛，看见一个笔盒，两外甥女十分喜欢，当时张国荣答应若考到好成绩，便送给她们作礼物。其后她们果然考到好成绩，张国荣实践承诺，买了两个笔盒送赠。

说到张国荣对待后辈的关心，张学友深有体会，“他对待后辈，从来不会吝啬。他会把你当成一个小孩子般看待。比如我，其实我不比他年轻很多，只是比他少几岁。但他觉得我是他的弟弟，便真的把我当作一个弟弟一样去照顾。无论在起居饮食上，还是对我有什么意见、提点，他都是这样。所以，只要你开始跟他交往，很快便会把一颗心交给他。”

张国荣永远让身边的人很开心，就算是倒茶水的女工他也很尊重。而且对待朋友非常细心体贴。大家眼中的张国荣不是高不可攀的天王巨星，私底下他不但没有一点明星架子，对朋友真是很细心体贴，哪一个朋友喜欢吃哪种菜，喜欢在哪里吃饭，他都全部记得一清二楚，大家的脾性他也很熟悉，和他在一起，朋友们都很温暖很开心。

毛舜筠曾回忆道：“我以前很怕过节日，因为不想一个人在家里。哥哥知道了，就每年都在他家开 party，而且叫我坐在他的身边，他说：‘那么你以后就不会寂寞了！’”

大陆演员何赛飞说到哥哥对人的细心关怀，“我印象特别深的有一回我们拍对手戏，我演的少奶奶跟他大吵一架，哎呀我真是投入进去了，除了使劲往外迸台词，还觉得自己浑身都在发抖，连肝都跟着疼。导演一喊停，我根本没听见，但他立刻冲过来抱住我，轻轻拍打我的背，让我放松。那时就知道，他是一个特别懂得爱、懂得体贴的人。”

张柏芝在哥哥坠楼自杀后曾说道，“在我车祸住院期间，国荣哥哥来看我，他把这个护身符送给我，对我说这个是他一直戴着，保护他平安的，

现在他送给我，希望能保护我。如果不是这个一直在他身边的平安符给了我，也许他就不会出事了。这个我会永远带在身上的。”

肥姐更说：“他是个很细心的人，我知道他很关心我，知我信奉观音，去到哪里见到靓的观音就买来送给我，每年又一定送两盆桔来我家，逢时节又一定会打电话给我，就因为他人好所以更多人关心他。”

导演关锦鹏眼中的张国荣是一个敏感和贴心的朋友。关导还记得当他提出拍《蓝宇》一片时，张国荣是第一个打电话来劝他三思的人，因为张国荣担心此片题材敏感而且在北京取景会被列入黑名单。“他就是这样替朋友着想。单凭这些，已觉得他拥有很好的品格。”“我觉得张国荣是一个敏感到关心你多于你去关心他的人，但当我们去关心他的时候，他又突然变得像一个小孩子，需要你去保护他。”平时彼此不用时常见面，偶尔一个电话嘘寒问暖便足够了。他们就是这样自然地维系着10多年的友谊。关锦鹏很高兴能够认识到这样一个与他心有灵犀的好朋友，不敏感的人是不会明白这种交往方式的。

张国荣不但对自己的朋友十分关心体贴，对为他工作的人也一样关怀照顾。香港著名词曲家黄霑说，“演唱会结束后，近一百位工作人员每人都收到一份哥哥亲手挑选的名牌礼物，礼物上有哥哥亲手写的上款和下款。而他送礼物的时候，对每位工作人员，无论其岗位是大还是小，他都唤得出他们的名字，有两位同名的，他亦分得非常清楚，完全没有弄错。这件事是一位朋友忍着眼泪跟我说的。他说那件礼物很美，不过他记得这件事，不是因为那件美丽的礼物，而是因为哥哥的心，哥哥张国荣是真真正正当每个工作人员是人。”这类故事相信每一位曾经和张国荣共事过的或者是他的朋友，都会听过、见过，或是亲身感受过。

八、光影无限，遗爱人间

在张国荣出道初期的1986年，他就开始为慈善机构捐款。那时为红十字会筹得8万多元的善款，当天便将支票送给红十字会，突然又提议自己再捐些，凑够10万元之数送给红十字会，当场获得不少观礼的伤残人士为其报以热烈掌声，感谢他出钱又出力。

1991年华东水灾，远在加拿大的张国荣，只接到曾志伟的一个电话，就毫不犹豫地捐出10万元，并且赶回香港参加赈灾活动。

1999年为了挽救香港低迷的电影业，为了给电影产业带来活力，由五位导演精英结成“创意联盟”，意图以最低的制作成本成批创作出低价格的电影，以优良的影片赢得观众。对此表示赞同的张国荣，以共同制作者和主演的双重身份参加了这个活动，只象征性地收取了1元钱作为片酬，出演影片《流星雨》。

短片《烟飞烟灭》是香港电台太阳计划和香港反吸烟与健康委员会合办，取名“无烟草电影系列”的头炮。本来只想找哥哥做主角，因为他在海内外知名度高，且当时早已戒烟，由他来呼吁大家不吸烟更具说服力。而张国荣亦十分希望做一些对社会有贡献的事，于是一拍即合，还主动提出不收分文，兼任导演和编剧。这部禁烟短片完成于2000年，由哥哥自编自导自演。片中他与梅艳芳饰演夫妻，二人经常烟不离手。自小吸多了二手烟的5岁儿子患上癌症，由于父母仍然在他身边吸烟，使其病情恶化，最终导致药石无灵。张国荣说，“我衷心期待我们的努力能令观众接收到具体而有影响力的反吸烟的信息，为香港营造一个更清新及更健康的环境。”

张国荣自1996年起坚持为香港“儿童癌病基金”和“护苗基金”筹集善款，帮助那些身患癌症的儿童。他还曾捐出自己心爱的羽毛球拍，拿给商业电台拍卖，收入捐给基金。

另外，张国荣于其演唱会期间在红馆门外设置募捐摊位，只要捐赠港币100元以上即可获赠一套心意卡。他说：“我会带头做个榜样，所以我首先以自己名义捐了100万给香港‘儿童癌病基金’。”演唱会期间，共募捐到80余万元，哥哥又与朋友添上10余万元，凑足了100万元捐予“儿童癌病基金”。1998年生日时，有人欲送他生日礼物，哥哥说：“我不要生日礼物。”还将收到的一张15万元支票，转赠给“儿童癌病基金”。2002年5月，哥哥又以私人名义捐出10万元，令不少癌症儿童受惠。在哥哥离世后，其家人便秉承他的遗志，在讣闻中恳辞帛金，并呼吁有心者将款项转赠“儿童癌病基金”及“护苗基金”。有不少亲友及歌迷皆按照哥哥的遗愿，将帛金捐给了有关慈善机构。

张国荣对生命的关怀不但体现在捐款事宜上，而且在小事上也非常有爱心。早在1988年，当时港台的车淑梅跟他联络，说有一位患了骨癌的少年很想见他，那个少年在11月26日的20岁生日愿望，就是希望自己可以见到张国荣。只可惜那日哥哥已排定早班，不能到医院见他，但仍透过电话为他唱生日歌，祝他早日康复。在之后的一段日子里，张国荣几乎每天都与少年保持电话联络，并悄悄到医院探访慰问他，直到一个多月后少年安详地离开人世。

张国荣是一个至情至性的人，他始终寻觅着人世间最珍贵的感情，而今，他已经不在了，但他所捐出的善款已愈200万元，为慈善机构义演筹款、动员歌迷捐款更是不计其数，可谓遗爱人间。

九、和现在一样不要变

张国荣就像一个万花筒，无比生动。他性格中的坚韧与敏感看似矛盾，但在他的身上，矛盾似乎还不止这些。果敢的性格，柔和美丽的面孔，率直冲动的措辞，极端的耐心与亲切，正是这种矛盾的个性成就了他，这也正是他具有无穷无尽、非同寻常魅力的原因。

有位演艺界人士回忆说：“张国荣这个人，个性直率又不妥协，我和他共事的时候，时常为他的完美主义和理想主义的坚持心疼不已。就我看来，他的理想往往过高，所以总是要为了能缩短理想和现实间的差距奋斗，受伤忍耐，又弄得满身疮痍。”如果他的突然离世是所谓谁都不能改变的命运，那么他过往那种激烈、狂热如火花的生活态度，或许也是一种必然。

与他的个性特点相应的是其表情的丰富生动，有时他像个顽皮的孩子调皮地眨着眼睛，有时又流露出女孩一样娇嗔的神态，旋即又变得很有男性魅力，简直令人眼花缭乱。他的眼睛很有神，和人谈话的时候，目不转睛地注视着对方，慢慢地说，且能很好地接住话题。在娱乐圈里只说场面话的人很多，但他不会讲那种笼络人心的话，让人感到很单纯。

但也不要以此就推断哥哥的个性像个小孩子，他给人印象最深的是迅速的决断力和极强处理事物的能力。哥哥反应敏捷，记忆力极好，不论什么事都当即判断、当场决定。在有许多需要决定的事项时，他从不说“让我想一想”、“给我点时间”之类的话，常常都是稍作思考后便立即决定。当然，他这种当机立断的习惯也不是每次都很好，决定了的事也有改变主意、临时变更的时候，且会来个大翻转。

张国荣不单个性丰富，在艺术上也很有自己的想法，这些给与他合作过的大导演王家卫、陈凯歌等都留下了很深的印象。陈导演谈到张国荣也说他是个比较有天才的艺人，在艺术上很有个人想法，自信心非常强，对于自己本身的能力比较清楚，对自己的想法也都很坚持，非常有原则。而且待人很好，会亲切关心他人。

多年以来，张国荣都工作至上，为的是履行目标，不迷失自己，不做钱的傀儡，在红星以外，他还是个有血有肉、对自己人生有独特思考的人！

后来林夕回忆道：“当我看到 Leslie 在唱《有谁共鸣》的当儿，眼眶湿润，我就知道，歌词真的直刺他的内心世界！”

张国荣说：“能从事艺人这种可以给人带来梦想的工作，是被神所挑选的证明。我为此深感光荣，也认为这是上天交给我的使命，而非常珍惜。”这是哥哥曾经的内心独白，如果真是这样，那他灿烂而又短暂的人生，也只能说是神的旨意吧？

一、蔷薇般任性的结局

2003年4月1日晚6时41分，一生追求完美的哥哥从香港中环文华酒店24楼坠楼身亡，被送往玛丽医院，因抢救无效死亡，终年46岁。张国荣像他饰演的角色程蝶衣一样，在愚人节黄昏羽化仙去，酷烈的惨相让人经久不忘。在这幕“香港制造”的戏剧主演之前，已有了多幕“演出”：1985年，26岁的翁美玲烟花般寂寞地死在公寓；艳星陈宝莲坠楼自杀……只是，张国荣的离去最令人震撼。他经历了多少困境和磨难才大红大紫，如今却把崩溃上演给大众。人生如戏，戏如人生，谁才是真正的哥哥？连他也真假难辨。这个娱乐英雄之死令人震惊，他竟以自己的戛然谢幕，把2003年的4月1日变成了最复杂悲怆的愚人节。

关于张国荣自杀过程的两种传闻

版本一：唐鹤德之约

张国荣应其男友唐鹤德之约，于2003年4月1日下午4时先到文华酒店四楼餐厅等候，却意外发现唐鹤德携同另一名男子赴约，唐声称该男子是他的新男友，并因此而向张国荣提出分手。张国荣感到气愤，与两人发生激烈争执，随后情绪激动地夺门而去。

目击者声称，看到张国荣独自跑到酒店健身室，在该处徘徊一个多小时。估计他是在那里写下的遗书。18时左右，他就被发现从24层健身室越窗跳楼，先直接撞到楼下巴士下客区的檐篷上，然后跌落到行人道边的花槽上，压毁两尺高的围栏后才坠地。

版本二：陈淑芬目击

张国荣在跳楼前，原本约了其前经理人陈淑芬在文华东方酒店咖啡室喝下午茶，但陈淑芬等候良久仍未见到张国荣，就给她打移动电话问他在哪里，张国荣只说他正在停车场泊车，陈淑芬便走出酒店门外等候，但不久便发现张国荣从高处坠下。

与第一个版本近似的是，警方消息称，张国荣于2003年4月1日下午4时抵达健身中心，傍晚6时41分，被发现从24楼高处坠下，倒卧于文华东方酒店对面的的士站与马路之间，由于冲力过猛，压断了铁栏，手脚被折断，倒卧在血泊中。

据一名救护员回忆，当时他接到通知，要求赶往文华东方酒店处理一宗人员伤亡事件，赶到现场后，发现伤者貌似巨星张国荣，当时张国荣身穿T恤及西装外套，仍有知觉且双眼轻微张开。

遗书也有两个版本。

曾传出张国荣在他的遗书中表示，因为难以在好友唐先生和一名20余

岁青年间做出选择，因此自杀。但后被众多知情者否定了这一说法。

几乎与此同时，香港《苹果日报》也刊登了遗书全文，内容却与前一个版本差别很大。据《苹果日报》消息，遗书只有寥寥50余字，内容为：

Depression!! 多谢各位朋友，多谢麦列菲菲教授。我一年来好辛苦，不能再忍受，多谢唐唐，多谢家人，多谢肥姐。我一生无做坏事，为何会这样???

Leslie

2003年4月3日早10时，张国荣的大姐张绿萍及丈夫麦法诚等人到达殡仪馆，与相关人士商量灵堂布置事宜。直至下午才离去。当天晚上8时20分，张绿萍在张国荣家外对众多记者说：“多谢多年来歌迷对张国荣的支持，张国荣的丧礼将会在4月8日举行，当日上午11点至12点进行大殓，然后出殡，4月7日下午6点至8点会让歌迷入灵堂拜祭。”家人选定了张国荣在电影《金枝玉叶》海报中身穿黑色礼服、手执香烟的造型相作为遗照，准备放置在灵堂中。据说张国荣生前十分喜爱这张照片，电影公司曾将此照镶裱好送给他，令他非常高兴。

各地的张国荣歌迷听到他死亡的消息后纷纷泪如雨下，他的影片也被电影院争相放映。

由于张国荣原定参加4月8日的香港电影金像奖颁奖活动，但斯人已去，电影颁奖礼虽仍如期举行，形式依旧，但此届的红地毯“星光大道”被取消，改为“爱心大道”。至于当年的电影大使梅艳芳虽饱受丧失好友张国荣之痛，但她仍然坚强地出席了颁奖礼。张国荣之前已被提名角逐此届金像奖“最佳男主角”奖，虽然人已离世，但丝毫不损他角逐影帝的资格。当天的颁奖晚会上，“四大天王”还演绎了哥哥的名曲《当年情》。

二、最后的人间路

张国荣真的走了，这次没有告别，不容再会，他永远都不会在歌迷的呼唤声中再度出现。他留给我们的除了大堆甜蜜难忘的回忆，还有一连串的问号。人们虽然对张国荣的死有诸多揣测，但无论如何，人都已经化作灰烬，追寻原因已无甚重要。追忆哥哥自杀前的分秒片刻，也只为在回忆中陪他走完最后一段路。

张国荣选择离开人世，最令他舍不得的，一定是相处了18年的挚爱唐鹤德。在坠楼当日上午11点钟，他像平时一样离开，唐唐并没发现其情绪的异常，也就由他外出。其间两人一直都有电话联络，还相约好傍晚时分去打球。只是透过冰冷的电话听筒，唐唐着实没有想到，哥哥的心灵已经脆弱到无法生存下去的地步。

与哥哥一起吃最后午餐的人是香港设计师莫华炳，两人相识了20多年，是很要好的朋友。当天中午12时，哥哥先驾车到铜锣湾与莫一起共进午餐，两人还聊了几个小时，因为当时正流行非典，张国荣还表现得十分紧张，除了自己戴着口罩，席间还提醒好友戴上口罩，以免受非典型肺炎感染。这显示出他对健康问题十分在意，也分外珍惜和热爱生命。两人言谈甚欢，餐后哥哥还亲自驾车送好友回家。

当天下午时分，唐唐接到哥哥电话，得知他要去做运动，便体贴地安排司机Kenneth，后致电哥哥，问是否要替他准备更换的衣物，哥哥当时回说不需要。而两人最后一次通电话，是在当天下午5时许。唐唐再次致电哥哥，约他晚上一起练球，当时哥哥一口答允，还约在7时各自驾车到球场集合。哥哥最后的声音，是答允了一场永远无法实现的约会。

当晚在唐唐驱车前往练球地点的途中，便接到哥哥前经理人陈淑芬的来电，得知噩耗。

张国荣一跃而下的地方，正是他生前最爱的中环文华东方酒店，原本是约了前经理人陈淑芬在酒店见面，但最终是两人见面不成，反成阴阳相隔。

根据现场消息称，张国荣于事发当日下午4时半，独自驾驶保时捷到天星码头泊车，然后步行到达文华酒店24楼的私人会所。哥哥是那儿的常客，因为不喜欢其他人的目光，所以每次都是包场做运动。当天的他如往常一样点了一杯果汁、一个苹果及一包香烟，之后便独自步往放置了三把太阳伞的阳台，在那里默默凝望着维多利亚港。从私人会所的闭路电视录像带显示可见，哥哥当时身穿深色西装和T恤在会所内踱步，低头沉思。会所中的女经理见状，曾主动上前与哥哥打招呼，问是否需要帮忙。张国荣谢过好意后，便向其索取白纸，并要求她派人把桌子搬到露台，且表示书写完后便离开，并顺道拜托她到楼下为其预先取车，准备之后驾车离去。

这中间，哥哥除了致电唐唐外，还先后致电电影商人向华强的太太陈岚及向传媒好友、中国星宣传部高层李绮媚倾诉。李绮媚记得，哥哥当时是这样说的，“我患有精神抑郁这段时间，日子过得好辛苦，多谢唐先生一直保护我，亦多谢不少好友给我支持同鼓励，我需要时间医治……”可惜，哥哥却没给自己的人生多留一点时间。

与张国荣最后相约的，是其前经理人陈淑芬。这是一次死亡约会，也是哥哥留下的最大谜团。与张国荣亦师亦友的陈淑芬，上世纪80年代曾主管华星唱片公司，1983年开始成为张国荣的经理人，替他制作多张畅销唱片，包括《风继续吹》、《一片痴》、*Monica*、《为你钟情》等。陈淑芬一直对哥哥照顾有加，一次两人到日本演出，陈淑芬为了哥哥想喝一口“老火汤”这句话，便亲自出马煲猪手粟米汤来满足他，两人的关系可见一斑。

哥哥于4月1日下午致电陈淑芬，约她下午6时在文华酒店的咖啡室见面。陈淑芬当天准时抵达文华地下的咖啡室，等了半小时却还未见到哥哥，于是拨电话过去。电话拨通后，明明身处同一酒店内的张国荣竟说因为塞车，要她多等一会。未几，陈再次接获哥哥的来电，要她到门外的士站等候，结果却目睹了一幕挚友由高处纵身而下的恐怖场面。陈淑芬曾经与张国荣经历过事业的高低起伏，但怎么也没想过还要亲眼见证他的死，这种椎心的刺痛着实让她难以承受。

哥哥离去后，陈淑芬曾接受香港一家娱乐杂志的访问，她说张国荣近年胃酸倒流，声音沙哑，情况时好时坏。今天可以去录音，明天就又不行了，很多热心朋友替他寻找各种方法及意见，有“高人”朋友说他被“下了降头”，这令他更觉困扰。陈淑芬最后还要求传媒，不要再对哥哥之死作无谓的揣测，好让他早点脱离是非之地，让他静静地在白玫瑰及香水百合的花香之中，在挚爱亲朋及忠心歌迷的陪同下，拥着他的唱片、生前最爱玩的麻雀牌、羽毛球拍及四面佛等悄悄而去。

三、你为何离去——死亡之谜

在早期的《不羁的风》MTV中，一身袭红色夹克的张国荣在梦露性感嘴唇的画像前摆着造型。梦露死后，1962年8月5日合众社的电文曾写道：“没人问过是什么药物使她头脑这样不清醒，也没有人停下来问甜甜的生活是否真是这样的甜。”梦露之死给人们留下长达40年的疑问。而张国荣的自杀也让人疑惑，是他拍《异度空间》撞邪或者说是入戏太深导致的忧郁症，还是因为与男友的“情变”，还是另有原因。一时间，各种猜测众说纷纭。

猜测一：戏如人生？

香港巨星张国荣突然跳楼自杀后，最让人毛骨悚然的说法有两种：一个是说张国荣与林嘉欣在2002年5月传出因拍摄灵异片《异度空间》太过投入，以致戏拍完了仍无法抽离角色，导致精神过度紧张，出现失眠、精神恍惚、脾气暴躁、易怒等症状。《异度空间》作为张国荣最后留给观众的作品，他的过早辞世使这部影片有了一丝诡异色彩。在这最后一部电影的尾声，他站在高高的阳台，对那个纠缠自己的女子说，“我是不可以爱任何一个女子的，……但是如果你觉得开心，要我跳下去，我可以做。”这只是一句台词，却似乎一语成谶，让影迷空留余恨。

曾有报道说张国荣拍摄《异度空间》扮演擅邪的心理医生后，未能抽离角色，终日生活在惶恐中，甚至有传他擅邪。而哥哥死前的行为，确与《异》片剧情意外地相似，沮丧、抑郁；负疚自责，食安眠药，直到最后的跳楼自杀和叫前经理人陈淑芳目睹自己的死亡，这些都惊人的相似。

电影中的张国荣因被旧爱的鬼魂日夜纠缠，导致心理失常，终于走上天台向旧爱说：“你就是想让我跳楼而死！”拍摄当天，张国荣在一个俯拍的镜头中，走到楼顶平台的边缘，他只要向前一步就会坠楼。虽然拍摄中他在那个时候收住了脚步，但现实中的张国荣却选择了以这样的方式来结束生命。

到底是戏如人生，还是人生如戏，这个问题对于那些演员而言，就如同庄周梦蝶一般令人迷惘而不得其解。对于张国荣自杀的原因众说纷纭，他的生活方式的确很容易使人联想到他的银幕形象。是“角色”害了他？还是“本色”害了他？实在难下定论。

猜测二：为情而死？

许多人看到传媒关于张国荣和唐唐感情有变的传闻，便认为张国荣的自杀与其感情变化必有关系。哥哥除了电影成绩耀眼引人注意外，他的感情与性取向也为喜爱他的歌迷与影迷所关注。直到他在2000年8月中旬举行的一场个人演唱会上，打扮妩媚地对着知心朋友唐鹤德深情款款地唱出情歌后，外界对他感情的揣测才告一段落。但后来却陆续传出两人分手的消息。感情细腻的张国荣是否因感情困扰才跳楼轻生成为不少人关注的话题。

后来针对荣迷和外界的猜测，唐唐最后做出了回答，张国荣并不是为情自杀。在哥哥跳楼自杀的次日凌晨，唐唐在司机陪同下打开大门，隔着铁闸接受香港传媒访问。当有记者问他与张国荣的感情有没有变化，唐鹤德回答说，他和张的感情从未变过，是那些娱乐周刊乱写，这对他们很不公平。后来，记者又问他，此时此刻是不是还很爱哥哥？唐鹤德有点激动地说：“此时此刻？你为什么说是这一刻呢？我一直都这么爱他。我们之间的感情从未变过！”

看来张国荣自杀和个人感情关系不大，但关于他自杀的具体原因唐唐一直没有透露。

猜测三：抑郁症的困扰？

对于张国荣自杀的猜测，其家属和朋友对外界的回应都是因患忧郁症而不能自拔，而根据某些报道，可能性最大的也是因抑郁症困扰。

对于明星这类特殊人群来讲，他们虽然身上笼罩着光环，作为偶像被关注、被崇拜；但同时，也因此在生活中有着更大的压力，如为了维

护自己在公众面前的良好形象，常常要带着面具生活，很难活得像普通人那样轻松和自然。同时，由于被媒体关注以及他们的隐私安全感很低，私生活也成为媒体炒作的热点，故此常常会在公众面前暴露无遗。而且从心理学角度上讲，隐私的维护对于人的心理健康来说是相当重要的，生活中缺失了它，便很容易受到伤害。

再者，艺术气质浓厚的人在人格上也颇具自己的特点，内心世界更丰富、细腻、敏感和有激情；同时，这样的人也更在乎他人对自己的评价。因为追求完美使得他们对挫折的承受能力会变得更差，而且，他们在事业的巅峰状态过后，常常会面临很多压力，有高处不胜寒的感觉，因而明星和普通人一样会出现心理问题，甚至他们的心理问题比普通人更严重，而张国荣在这方面的问题无疑更加突出。

张国荣死后香港媒体刊登出其遗书全文，只有寥寥 50 余字，最重点的字眼就是“Depression”（沮丧、抑郁）。

曾对百位明星和导演进行过深入专访的专栏作家何东坦言：“当明星们在讲述自己的成名路，动情处时，往往不是眉飞色舞、兴高采烈，而是神态各异，沮丧、哭泣、压抑、失落等等。他们最爱说的话是：以前那么向往鲜花和掌声，可现在得到了这一切，却不像想象的那样开心！而且为获得这一切，自己付出的太多了！”这其实就是明星成功背后真实的一面，在他们成功的背后隐藏着巨大的空虚，当金钱、爱情、地位、名气等都来到的时候，往往随之而来的是新的绝望，如果这个时候，对于所从事的事业没有坚定的信念和重要的情感支撑，心理危机便很容易到来。

张国荣曾积极地勇于面对病症，却仍未能根治，更在病发之时跳楼身亡令人唏嘘。张国荣生前的经理人、好友陈淑芬在采访中说道：“你无法想象他多么希望他自己好起来，他一直在看医生，他几乎不能相信自己会有这个病，因为他什么都有，现在选择自己喜欢的工作，怎么这

样的一个人会有抑郁症呢？别人都不会相信的，怎么可能呢？……他最惨的时候真的很让人心疼，所有的筋痛得好像要把他的肉都撕开了一样，不同阶段不同的病情，把他折腾得非常的惨。他还有很多工作想去做，但是不敢答应人家去做，因为要是病发没有办法完成工作怎么办？而且如果在公众场所出现什么问题，会被媒体乱写，他真的是不愿意让这些事情发生在他身上，所以这个选择……我知道，其实他是非常舍不得的，他也不愿意，这样他只是希望自己快点好，医生说他可以喝一点点红酒，没有问题，但是他一点也不喝，因为他想快点好，可是好像越来越差，病发时他完全没有办法控制自己的情绪，手啊，脚啊都没有办法控制……

香港影视明星林建明曾在张国荣自杀前一星期在酒店见到他，当时哥哥面色灰白，看起来很不对劲。“哥哥患的是抑郁加狂躁症，一时情绪高涨到顶点，一时又会降落到谷底，很辛苦，不受控制，自己也不知何时病发，是抑郁症中最惨的一类。我很明白哥哥的心态，没有患过此病的便很难理解，那种孤独无助，那种痛苦，不足为外人道。许多人以为这病的成因可能是自己弄成的，或许是本人太执著，太不知足，其实未必尽然，许多性格开朗积极的人也会患上此病。”

与张国荣关系很好的电台主持人查小欣也说，“抑郁症把张国荣折磨得好苦。病发初期，他只觉胸口像被利器刺插，很痛，很无助，他们说痛苦得在屋里大叫。由于不知道是患了抑郁症，他用尽各种方式去帮自己，包括求神问卜，后来在唐先生及一班好友劝告下，他才去看医生和服药，但最后他还是选择了离开。”

四、风继续吹，不愿远离

张国荣是一位认真执著的歌者，他追求完美，至诚至真，同时又心地坦荡，不甘心向现实妥协。他是一个真正的理想主义者、完美主义者，一个真正用心灵追求艺术的人，也许正是如此，他才能成为一个世间少有的天才。

一位杰出的表演者，一位被亲切地称为“哥哥”的好人，却选择了这么惨烈的谢幕方式，人们是不愿接受，也绝不赞同的。但事实却已经无法改变了。几十年前，人们在为阮玲玉自杀而悲痛之余，更有愤怒，因为她是被邪恶势力逼上绝路的；如今，人们为张国荣坠楼而悲伤之外，却只有惋惜，因为他是被自己“逼”上不归之途的。他的成功，很大程度是得益于常人没有的艺术冲动，但当这冲动一旦冲出“舞台”的疆界，就可能酿出人生惨剧。

张国荣走了。走得那么匆忙，那么急促，以致连一点让媒体炒作的时间都没有留，就那么风驰电掣般地随风而去了。不要说钟爱他的广大歌迷、影迷，就是普通人也颇有些猝不及防的感觉。难怪有人初闻死讯时，毫不怀疑地认定那是愚人节的黑色幽默。

尽管当时有伊拉克战争、非典型肺炎疫情等重要大事，但张国荣的死还是牵动了成千上万人的心。从报纸上、电视里、网络中，从吊唁和送葬的滚滚人流中，都可以清楚地感受到：张国荣不仅是香港的、中国的，也是世界的。

对一位驾鹤西归的艺人，之所以人们怀念他，首先当然是因为珍视他的艺术。从20多年前出道成名到后来的戛然而逝，张国荣的艺术生涯

对一位生活在香港花花世界的艺人来讲，没有人品方面的微词，没有令人鄙夷的负面传闻，也是很不容易的。张国荣之所以受到这么广泛的爱戴，绝对是与他的为人密不可分的。尽管他也有很强的个性和独特的生活态度，但绝不是一个因艺术成功而轻狂凌傲、不知天高地厚的人。据说，曾与他合作过的人，都对他的印象非常好，因为他真诚、平易，没有艺术圈内“流行”的那种嫉妒病。而也正因为他没有负面的传闻，人们不单把他当做才华横溢的明星，而且也把他当成可以信赖的好人。相信许多人为张国荣的死而悲伤时，哭的不仅是他的艺术，还有他的为人。为人真诚，可以说同样是张国荣留下的重要遗产。

从哥哥坠楼后一些文艺界、演艺界朋友对他的评价中，也许我们可以看到一个相对完整的张国荣。

王骥卫：张国荣是一个伟大的艺人，也是一个真挚的朋友。在我们共事的日子，有非常愉快的时刻，也有争持不下的时候，因为我们都是有自己想法的人。他常笑说自己是一个传奇，我们有时也会这样戏称他，但没有想过传奇竟是在这种情况下完成。他的死是一个无法弥补的损失，我们会永远怀念他，愿他安息。

罗大佑：张国荣是一个才子，他是一个不愿意看到自己老去的人。我现在最担心的是林夕（香港知名词人），他是张国荣

的好朋友，我怕他感情上接受不了。

梅艳芳：他太傻，这样做对待好友很不公平。

陈凯歌：没有张国荣，就没有《霸王别姬》，这部戏也是唯一在戛纳、金球奖同时赢得欧洲和好莱坞认同的中国电影。后来我在美国拍片，彼此也断了联系。所以今年我筹备新片时，再次想到了张国荣。春节后，我和陈红到香港，主要就是找张国荣，但给他手机打电话一直在留言状态。听香港友人说，他患了忧郁症。我们订好去韩国的机票，就没有等下去……张国荣真的成了程蝶衣！我原来下一部大戏的主演找的就是他。

陈红：凯歌和我都哭了！他今天上午出门时就不舒服，下午他把钱包给丢了，来吃饭前还自言自语：今天怎么这么不顺？想不到晚上就听到张国荣自杀的消息。

黎小田（著名作曲家、音乐人）：张国荣始终高贵斯文，他始终是我心目中的一个天才的贵族级歌手。

张叔平（香港著名电影美术指导）：如果说张国荣在工作上的心态是“放”的话，那么他要求达到的结果和反应必定是“尽”。

黄百鸣（东方电影集团主席）：他入行初期真的是个靚仔，有时我很信任某某，他会提醒我这个人不可以尽信，后来我发觉是对的，他比我更有先见之明。

應雲衛（著名作曲家、音乐人）：他是个对人好真诚的人，看到他，就看到一个“真”字和一个“爱”字。

陈永镛（演唱会制作人）：我们不应以一般人对生命的看法去看哥哥，他是另一种生命，他是从另一角度看这个世界的，如果不是这样，他就不是张国荣。

关锦鹏：一个人太美可能是一种包袱，张国荣虽然很成功，可是由于外型太俊美，很容易以自己为中心。

周曼钊：我认识他十多年了，我一直认为他是个乐观的人，很有上进心，他是个很好的演员。他很照顾周围的同事。他的遗书说是受感情困扰无法摆脱，可我们都已经不再是20多岁的毛头小伙子了，谁没有受过感情伤害？他太傻了。

周润发：数月前曾到张国荣家吃饭，当时唐唐都有在场，没有发现他有什么不妥，所以真的不明白他为什么要轻生。我与红姑（钟楚红）获悉此噩耗后感到很痛惜，因为他的死对演艺界来说是很大的损失。作为朋友，我也损失了一位好友。

葛优：我在《霸王别姬》里的戏份不多，但与张国荣多是对手戏。他是最优秀的演员之一，而且他演的虞姬无人能替代。他是没想开，太可惜了。去年我们还在北京见面，他说有部电影他做导演，想请我出演其中的角色。当时他说了很多剧本构想，谈到后来他又说不准备让我演了，他说戏太少不愿让我出马。两个星期前，他的经纪人又联系我，说张国荣打算和我再

合作一部戲。那個時候他還忙工作，一點征兆也沒有。有件事讓我特別感動，有一年的嘎納電影節，張國榮沒拿下電影節影帝，次年的嘎納，我拿了影帝，回程途經香港時，張國榮自己開車來請我吃飯慶祝，不但沒有平素藝人間的妒忌心，還對他人的成功非常誠摯地祝賀。當時他說自己還要好好演戲，一定還有機會拿嘎納影帝。可惜現在人不在了……

顧長衛：我到現在也還是不十分相信。非常遺憾和難過。張國榮是我合作過的最好的演員之一，有著令人激賞的才華和敬業精神，他在《霸王別姬》里的傑出表現令人不能忘懷。去年我們還通過電話，準備合作一部影片，後來未果。我是挺希望有機會和他合作的。我們會懷念他。

何襄飛：平時大家相處時，不難看出他有一些忧郁的東西，但很多時候他都克制自己，想不到他以這樣的方式告別。

那英（歌手）：不可能！春節我還跟他一起喝過酒，當時覺得他的狀態挺好的。我不相信，也不願相信這是真的。我還是寧願相信這是一個愚人節的玩笑。我很欣賞張國榮的為人和他的戲，我感覺現在藝人的壓力太大了。我很難受，不想再說什麼了。

譚詠麟：很心酸和很郁闷，不明白哥哥一個如此愛靚、唯美派的人竟會踏上這一步。雖然哥哥未必會跟我傾吐感情問題，但對方要是遇上任何事找我傾訴，一定會樂於應約的。哥哥非常追求完美和對事情執著，特別是事業上不會輕易妥協，照自

己方向而行，可能因此遇上很多不如意事吧，情绪容易受到影响。我当年与哥哥被指不和一事，其实只是外间传闻，我们曾经一度为此尴尬，但很快无事，私底下双方没有芥蒂，反而是很要好的朋友。这次，我觉得是香港失去了一个代表娱乐圈有素质的演员和歌手。我想，艺人所受的压力是不是太大，才会做出这样懦弱的抉择。

张亚东（音乐人）：我特别喜欢他，我特别喜欢他唱的歌，也特别喜欢他演的戏。我们本来还说要一起合作，可是没想到听到了这个消息……我真的特别难受，连饭都没有吃……别再问了，真的说不出来了……

潘兵（音乐人）：很震惊！很心痛！这是一个大损失！我感到非常难受。我很早以前跟他见过，和他谈过跟他合作的意向，而且谈得特别愉快，他特别希望在音乐上不断追求下去，给我的感觉很好。他当时刚出了复出之后的新专辑，我们好几个人和他聚会，一整夜都在听他的新歌，觉得特别好听。我以前曾经写过一篇文章，他的那种妩媚照亮了夜空的感觉，他给大家的感觉是一个特别平易近人、特别平和、特别舒服的人。

杨若兮（演员）：很震惊！很难过！我们是看他的电影长大的，他是我们的偶像。

陈幼坚（世界著名设计大师）：从艺术的角度看，他是个很精致的人。

梅艷：他對任何人都很善良呀。和他演《紅色戀人》的時候，我還是一個學生，他算是我入行以來的第一個老師。從人格上來說他是一個非常偉大的演員。

叶兆夷（作家）：挺可惜的，我看过《霸王別姬》，他是个很有才华的演员，人的生命是最神圣的，他放弃自有他的理由，挺悲哀的。

祝勇（作家）：他是我喜欢的几个香港男艺人之一，跟一般的艺人不一样，他身上颇具文人气质，对电影有内在追求，拍的那些文艺片很不错。

朱文耀（作家）：看张国荣的电影，觉得他对人生有着独到的感悟，这样一个人死了，真的很遗憾，很惋惜。说起来他应该更有韧劲、更坚强地活下去，但选择死亡，某种意义上讲也是一种勇敢。他肯定有一个不完全为我们所知的生存背景，我们应该营造一個寬容的氛圍，尊重他的選擇。

五、無人替代的地位

张国荣最红的时期，也是香港流行音乐最发达的“黄金时代”。他与谭咏麟、梅艳芳并起，成为那个时代的重要标志，而那个时代也成为粤语歌迷们至今仍津津乐道的光荣年代。张国荣与梅艳芳在香港红了20多年，他们唱的歌、演的戏伴随着许多年轻人度过了黄金成长岁

月，听到这些歌，看到这些戏，仿佛又看到了过去的香港。

香港流行乐坛的第一个高峰是“辉黄”时期，那个时期黄霑与顾嘉辉合作写了七八十年代几乎所有动听的粤语流行曲，其余很少份额则让许冠杰占了一大部分。而“谭张梅”的出现则使香港流行乐坛在80年代中达到了第二个高峰。在谭咏麟、张国荣与梅艳芳身上，观众第一次使用了“天皇巨星”这样的词。

梅艳芳与张国荣在演艺圈当红的20多年，恰巧也是香港从英国殖民地过渡到今日的特别行政区的时期。他们的表演风格也曾随着时代潮流数度变化，最终与港人的生活经历紧密结合在一起，成为整个乐坛历史回忆中极重要的一环。

上世纪80年代中期，是香港流行音乐最发达的时期。香港抓住大陆改革开放的历史机遇，使粤语流行文化也随其经济实力，加之地缘政治的便利，抢在台湾华语流行文化之前，挺进中原进行“文化北伐”。20世纪90年代初期的北京，许多青年虽听不懂粤语，但仍以播放粤语流行音乐为时髦，香港一度是大中华地区的“娱乐首都”。张国荣与梅艳芳，都自20世纪80年代初期于香港艺坛崛起，两人的演艺生涯中，也都经历了青春偶像——实力艺人——华人巨星——国际明星等不同阶段。而类似的过程，在晚他们几代的艺人后辈中，已经很难起而效尤，更遑论青出于蓝。哥哥与梅姑当红时，香港电影红遍东南亚，连日、韩等地都有不少影迷，这都成为如今影视艺人所难以启及的。

从听众或观众的角度去看，张国荣的离开意味着某种我们曾经有过的体验从此不会再有了。比如说他表演的方法、唱歌的方式、跳舞的模样。张学友说张国荣在舞台上是一位声色艺俱全的艺人，可以说是接近完美，他实在看不到未来崛起的艺人之中，有哪位能具备哥哥所拥有的先天条件及后天造詣。张国荣和梅艳芳的去世，把香港娱乐圈那黑色一年的句号描得又厚又重：一个巨星的时代结束了。香港著名导演张坚庭曾

说，“以前说无人可替代是客套话，张国荣和梅艳芳是实实在在的无可替代，他们的离开标志着广东歌的时代彻底结束了。”

林夕也说：“我觉得张国荣、梅艳芳也包括林振强。他们三人都属于上个世纪80年代的背景音乐，那种背景音乐要停止了，永远不再回来了。我唯一觉得的是，坦白说，进入21世纪以后，他们三人都不算活跃，林振强很少写歌词，张国荣发片量很少，梅艳芳也一样。他们让我们会回想到一些好的价值，失去的时候你特别珍惜。像张国荣去世后，我们可能会发现现在新一代的不同之处。现在的艺人有谁是唱得好演得好、可以快歌慢歌拿捏得很好？有没有哪个实力派和偶像派既有他的实力，也有他的偶像魅力？很难的！梅艳芳也一样，她让我们发现，现在最红的女歌手，有谁能把歌唱得好、在舞台上又是一个明星呢？这三个人去世后会让人想到，原来我们是在不自觉地、慢慢地失去一些东西：这三个人的去世，也是对乐坛的反省！人们觉得中国传统的艺人，比如唱戏就会说唱做俱佳，声色艺俱全，舞台表演、戏剧、音乐、唱歌是统一起来的，集中到一个人身上。我们说张国荣和梅艳芳好，不会说他们戏演得好，也不会说他们唱得好，而是说他们全部都好。”

在张国荣的葬礼上，张学友曾说，看来再出现像张国荣这样的巨星的机会不大。也许我们应该保持一种审慎乐观的态度，相信总会有好的新人出来。今后还会有巨星，但不是像张国荣这样的巨星。他们可能只擅长唱歌而不会演戏，或者只会演戏不懂唱歌，会分工比较仔细，很少有人能在唱歌和演技方面都达到那种程度的。张国荣和梅艳芳不但是歌坛巨星，且两人分别都拿过影帝影后奖，现在几乎没有取得这种成就的歌星。就算红，也不会像张国荣当年那样红得铺天盖地。

香港歌坛的元老黄霑说：“现在香港音乐最大的问题是从一个本来依靠听觉的媒介转换成了视觉的媒介，人们更习惯用眼睛看歌而不是用耳朵去听歌。只要有心灵和耳朵的需求在，歌声就会不绝于耳。”虽然张

国荣之后的香港歌坛弊病丛生，但不少有巨星潜质的新秀依然值得关注。路需要继续往前走，人们都期待香港歌坛“风继续吹”，正如张国荣同名歌曲所寓意的那样。

六、如果有来世，你还是我们的偶像

张国荣的离去，除了他的亲友之外，众多歌迷也是最伤心和最不舍的人群。送别张国荣的歌迷除香港本地人以外，还有来自国内各地，以及维也纳、德国、日本、美国等很多地方的歌迷，他们都难以抑制悲痛的心情。有一位德国女歌迷含着热泪、声音哽咽地说：“我就是要来最后看看他。”另一位日本女歌迷更是泣不成声，她说：“我不会讲广东话，但是我喜欢听张国荣的歌，每天都听，他的歌给我很大的影响。”还有一位海外歌迷特意赶来送别张国荣，她说：“我很小的时候就非常非常欣赏他，家里放的都是张国荣的照片，他在世界各地的演出我都会去，我真的好崇拜他的为人，对他的离去真的很惋惜。”……

“我要逆风去，不管艰辛”，这是哥哥在《鼓手》主题曲中的一句歌词。如今他已逆风而去了。尽管如此，每年自3月底便会有来自世界各地的大批歌迷陆续抵达香港，他们说不同的语言，三五成群，相聚在一起为悼念张国荣做准备工作。而从3月30日便不断有歌迷前往香港杜莎夫人蜡像馆追念这位巨星。从4月1日起，纪念哥哥的许多活动，如烛光晚会、电影回顾展等都陆续展开。位于香港山顶的蜡像馆参观者也不断增多，每位游客在经过张国荣蜡像时，都会被吸引驻足，因为他的蜡像两旁摆满了来自新加坡、马来西亚、中国台湾、内地和香港等不同地方歌迷送去的巨型花篮，将现场布置成一个小花园，清香优雅。很多

歌迷还和张国荣的蜡像合照留念，有些人更不禁感触落泪，气氛伤感。

张国荣的逝世纪念日有很多纪念活动，大批在香港的歌迷每年都会举行追思会，还到文华东方酒店献花和悼念。

虽然张国荣已离世人而远去了，但是歌迷们对他依旧念念不忘。陈淑芬谈到这些时说：“我真的没有想到，国荣已经去世了，竟还有这么多歌迷越过千山万水来香港悼念他。还有，过去对他不感兴趣的人，只是当他的生命已画上句号时，才真正开始关注他，才开始品味出他的魅力；在看了他主演的电影，欣赏了他的唱片后，才开始对他大感兴趣的，这些人竟慢慢地成了‘后张国荣迷’。”

还有一位演艺圈资深人士称：“我们发觉这一两年来，喜爱张国荣的人是有增无减，这，可以称为‘后张国荣现象’。这种现象，并不是常见，要逝者本身有着永恒的魅力，作品有着永恒的价值，才能在身后，仍不断有新的群众被其迷住。这种现象也不罕见，起码的例子，还有李小龙、猫王等。他们生前发放巨大光芒，逝世之后光辉不减，仍能感染一代又一代人继续加入成为他们的 Fans。”

2003年，新浪文化联合《新民周刊》、《南风窗》、《中国财经报》、《南京日报》等媒体推出大型公众调查“20世纪中国十大文化偶像”。除鲁迅、老舍、巴金、钱钟书等文学大师名列其上外，还有张国荣、王菲等港台影视明星名列其中，其中张国荣名列第七，他的名列其中代表着时下一部分人的价值观与文化方向的选择，反映了人们的行为与心理，这同样具有文化意义。张国荣那短暂的人生足以浓缩香港影视事业由兴到衰的整个过程；他那种对于自由生活的向往，折射出当下社会生活的多元背景，他成为不少青年人崇拜的偶像。

张国荣是曾经辉煌一时的香港电影文化的代表，他是一位历经香港电影从青涩到成熟再到衰败的三朝元老，其扮演角色的广泛性使他具有代表20世纪70年代末至21世纪初期这一时期香港电影文化的资格。

甚至有人盛赞：“张国荣，一代人的精神食粮！”张国荣在众多影片中有着超凡脱俗的表演，他独特的歌声和热情、他的敬业精神，在激励年轻人积极上进方面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他在电影《霸王别姬》中出演的戏子程蝶衣，真正是“一笑万古春，一啼万古愁”，他共出演了《胭脂扣》、《英雄本色》、《纵横四海》、《春光乍泄》等50多部电影。而他的演艺会受到极大关注，很大程度上还是因为其双重角色，超越了男性和女性的结构，并且大胆向这种结构挑战。用李银河的说法就是，“张国荣就是这样一位冲破了‘两分监狱’的自由人，他有勇气选择一种自由自在、随心所欲的生活方式：既爱男人，也爱女人；既穿男装，也穿女装；既有男性的激越，又有女性的妩媚。张国荣是一个性别和性的规范的僭越者。”

张国荣对艺术的表演“近于完美”，是一个“伟大的艺术家”，这样一个基本的评价似乎已成为人们的共识。他在多个领域里的突出成就，他作为“演员作者”的创作风格，他极富个性的艺术理念及源源不绝的创造能力……都见证着这个香港的“传奇”。

凤凰卫视在2003年4月8日追悼张国荣的专题里对他进行评价，主持人选择了一个平实、安全的起点：美丽、善良、真实。这是一个非常质朴的评价，这种评价风格贴近哥哥的生命本色，而这评价也无意中触动了一个深层的结构：真、善、美。对真善美的追求和所达到的境界，代表了人们心中哥哥的形象与意义的本质。张国荣是在他所投身的艺术事业中，充满善意地拥抱世界，以一种惊人的坦然，面对真相，探问真理。作为一个公众人物，他正视心灵、直面人生的勇气和力度令人敬佩，亦令人感慨。他以高贵、优雅的姿态，在微笑与凝视中，独自抗拒着来自任何方向的霸权与压力。他从不讳言自身的浮浅或局限，而承认浮浅则体现了他的智慧与深刻。

张国荣挑战规范的能量引人注目，而事实上，他的出现改写乃至颠

覆了人们自以为熟知的许多概念。伴随着张国荣的去世，诸如“传奇”、“偶像”、“流行文化”乃至“艺术”、“尊严”等一批词语，在更深的层面上被解读、被发掘。“传奇”一词在张国荣那里，不再是一个好莱坞式的起承转合的美丽故事，而成为对平凡的现代生活的沉重质疑和对人文理想的悲剧性守护。张国荣的个性无疑是丰富而深邃的，他有着多层次的不可解释性；他的智慧与真诚注定了他个性的复杂多义。也注定要占领矛盾的两极——“双极性”是他重要的精神特征。他之所以引人入胜，在于他的暧昧矛盾和不可捉摸。人们不能忘却他在“跨越 97”演唱会上，在一曲《红》的表演中，那挑逗与冷傲同在的眼神，于颓靡中蕴藏坚毅的舞姿。那是一次巴赫金式的“复调”艺术的充分演示，举手投足之间，解构着观众猎奇式的心理期待，传递着生命深层的痛楚，散发着难以言说的美丽。人们更不能忽略，是他以另类的、边缘化的表演风格，既挑战了“主流”，也挑战了“大众”，在驳杂的流行文化中坚守着人性的尊严，和对于“纯粹艺术”的追求。

对“美”的偏见，常常是人性的一個误区，而人们在美的天性面前的自我迷失，常有着复杂的心理含义。“美丽”，俨然成了人们抗拒张国荣的一个理由，正如他一首歌的歌名：《怪你过分美丽》。张国荣始终以惊人的坦率和精微的分寸感，揭开人们在文化面具之下，对美丽、性别、性感等人性问题的微妙躲闪与心理诉求。他的表演亦因之而成为健康、自由、人道的美丽的隐喻，成为人们面对新的社会焦虑之时，心灵的栖息之地。

毋庸讳言，张国荣的性取向以及他对爱的理解与执著，至今仍是“张国荣传奇”中最难破解的密码，而被冠以“超凡脱俗”、“饱受争议”的潜台词。人们很难真正去揣摩他所承受的生存压力，对他的误解是多重的，这些误解可能与他在舞台上的表演同样暧昧莫明。张国荣曾含蓄而审慎地声明自己是双性恋者，他也曾策划过想自己导演部电影，以叙

述他对爱的理解。或许他想说明，因为他的率性与不羁，最终能超越人类理性的自我局限，抵达人性中本真的爱。但人们更愿意推测，张国荣借程蝶衣的形象以证明“人戏不分，雌雄同在”，正是他用生命构筑的一个意义结构。他拒绝“程序化”的表演，拒绝“复制”艺术。他调动自身生命的资源去创造艺术，又在艺术创造中探问着生命的意义与可能，这使他成为一名罕见的“演员作者”，他甚至将自己个体生命的终结设计成为最后的演出，并赋予“戏梦人生”这种生存状态以一种全新意义的文化反思。作为一个公众人物，张国荣是以他的表演人生，同我们展开着个体的心灵对话，这其中，有着强悍的人文力量。以他的说法是，他用一颗心，交出自己最好的状态，同时也呼吁他的观众，回馈一颗真诚的心。这使我们悟到：当我们说“文化符号”的时候，它也是有生命的，一如我们自己，如同我们这些平凡的人生。

无论如何，我们都不可能绕过张国荣去解读香港的流行文化，而香港流行文化人早已成为中国文化基因的一部分，甚至可以称作“中国流行文化的工业中心”。有人说张国荣是香港演艺圈中的 No.1，是香港打入世界文化市场的一个“品牌”。对于当代中国文化的解读来说，已成为“文化符号”的张国荣确实具有相当的潜力，有更多的“侧面”，并将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展示出更多的“不可失去”、“不可绕过”。因此，他被选为文化偶像也是实至名归。

张国荣的故事虽已成为过去，却被有心人整理、重拾。我们可以客观冷静地给他下定论，从头细看，便会发觉，逝去了的有些人，在人们心中的价值与地位也会有所提高。不会是因为“尊重死者”那么简单，而是因为他的逝去成了一个时机，让人们重新、全面地认识他的时机。正如一位歌迷写的：

他曾来过我们的世界

他又提前离开
没有谁能够告诉我们
人生的盛宴何时曲终人散
很幸运的是
在他最美丽的时刻
我们遇见了
我们看见
我们听见
我们见证
我们分享
那些留下的声音和画面
定格在记忆的恒久空间
永不磨灭

虽然张国荣已经走了，但他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依然坚不可摧。他在人们心中的地位不是因为绯闻，而是实力所致。他敢用自己的方式唱自己喜欢的歌，用自己的方式演自己喜欢的电影，他活得真实，他的真实让男人和女人都受到感动。

第六章 张国荣自述

一、《我的酸甜苦辣生涯》

我在乐坛多年，尝尽不少酸甜苦辣的滋味，今日总算有了一点点成绩，这些成果，都是经过不断的努力争取得来的。我并非像一般幸运儿，一出道便一炮而红，而是一步一步从基层爬上来，经过很多挫折，也经历过无数次的失败，但凭自己的一股毅力，不断地自我策励，才令歌迷由最初的抗拒，继而接受，以致现在狂热地拥戴。其间历尽辛酸的过程是非笔墨所能形容的。

回想往年，难免令人感触一番。当时年少气盛，所追求的莫过于名与利，但是时运未到，不管如何努力，到头来还是得不到共鸣。

我承认在当时一度灰心失意，因为自己永远在次要位置，别人不做的戏由我顶上，别人不唱的歌由我接唱，我曾经质问自己究竟为了什么，既然做得不开心，又为何还留在这个圈。

自幼得到父母怜爱的我，从未受到什么重大挫折，所以那一段时间真是直接打击了我的士气。不过因为生性好胜心强，加上对自己极具信心，我不相信就只得这样的成绩，所以才决定继续留在娱乐圈等机会。

当一个人去等待一件未知会否发生的事时，心情是相当矛盾的，因为无止境地等有成绩固然开心，若到头来还是一片空白，真会后悔为何如此浪费青春。

但是我没有顾虑太多，还是一直地做，尽管被人拆台，被人责骂，我也硬着头皮忍受。记得有一次，我在表演之时，为配合台风，把头上帽子抛向观众席，却即时被抛回台上，当时令我十分伤心，真想找个洞钻下去呢！这不快的经历，相信我这一辈子也不会忘记。

记得早几年的我，每逢遇上一班朋友聊天叙旧，他们都会问我为什么不开心。脸上总见不到欢颜。

我想自己可能患上忧郁症，至于病源则是对自己不满，对别人不满，对世界更加不满。那段日子真可以用黑暗时代来形容，只要空闲我都会泡迪斯科直至夜深，用吵声来麻醉自己，用烈酒来刺激自己，晚晚夜夜笙歌作乐，别人眼中可能是人生几何，但是久而久之，我由麻木到厌倦，由无所谓变为讨厌。

由这时开始，我觉得不可能再用消极方法去面对现实，而是应该积极一点，因为运气并非偶然，必须靠自己把握，更重要还是靠实力取胜，所以我仍然继续勤练唱歌，亦在演技方面不断磨练。

撇开别人接受与否的问题不说，我觉得付出的努力，并没有白费，起码所唱的歌，所演的戏，明显是有进步，尽管别人还继续将我和其他人比较，不过于我而言，看到一点成绩总是感到欣慰的。

从事娱乐工作至今，观众一直未停过把我与某某比较。我不知为什么如此，总是把无关的事情扯到我身上，最初我是极不喜欢，因为人比

人，永远是比死人，我可能比其他人好，但全世界人才辈出，我又怎能够永远抱着胜过他们的心理。

我只是希望做好自己本分，使喜欢我的人继续喜欢我，使最初不喜欢我的人，至少不要恨我，我已经感到满足，因为我不圣人，不必全世界都要和我共鸣。

前年的“劲歌金曲竞选”对我的人生观影响至深，以往一直追求完美的我，终于明白到世事往往不如己愿，希望越大，失望越大。1986年是我事业最满意的一年，因为所付出的努力，明显得到人们赏识，还以为大家已接受我，怎料在“劲歌金曲竞选”当晚，深深令我体会当年被“拆台”的失落感觉。

有段时间我一度很不开心，因为不明白为何别人要讨厌我，但后来得到公司朋友的劝解，我终于平息心中怒气，又开始学习“猝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的态度面对现实。果然在这一年我对于处世成熟了许多，可能别人看不出，但我自己却感受得到。因为以前的我无论对人对事均十分冲动，喜欢形诸于色，不去隐藏。但其实在娱乐圈，这样的态度是行不通的。

过去我一直觉得人有喜怒哀乐的情绪，我只是不喜掩饰，用自己的真性情去待人处世，有什么不对呢？但批评的话听得多了人也逐渐成熟。有一次自我反省之下，才幡然醒悟，以前待人处事的态度是太过任性了，有时会令人觉得难堪，于是决心改变自己的性格。我将自己的心胸开阔，对一切都采取包容的态度，不再以自我为中心，将自己更加开放，让自己有更多接受人家批评的雅量。

果然我改变性格之后，效果很好，很多朋友都说我变得谦虚了，也懂得去体谅别人，我的心境也变得更开朗，活得更愉快。我这种改变除了是自己悟外，一些朋友对我也有很大的影响，我与周润发合作拍《英雄本色》时，他洒脱的性格，玩世不恭的人生观，都给我很大启发，了

解到一个人太斤斤计较是不会快乐的，对名和利较为看淡一点便不会有太多的麻烦。

尽管现在我仍然是火暴脾气之人，不过不会轻易表露出来，因为人是平等的，无理由自己不高兴便随便发脾气影响别人，结果还是自己吃亏。更何况我所付出的努力，是必须向自己交代，至于别人接受与否又是另一回事。经过一段时间的磨练、学习，故此现在的我，所抱着的是随遇而安的态度，不再追求太多，因为该是自己的便会来到面前，但若勉强追求，则未必一定能够如愿以偿。

“一个成功的男人背后，都有一个女人。”这句不知是谁说的名言，对我也颇适合，虽然我并不算有什么成就，但多年努力总算做出一点点成绩，而我的背后也有一个对我的事业有很大帮助的女人，这便是我的经理人陈淑芬。谈到我这个经理人，真不能不佩服她的精力充沛，不但对我照顾得无微不至，还要兼顾恒星公司的业务，而且每件事都处理得井井有条，从不显慌乱。有她在身边，我便特别放心，因为我知道她会完善地为我安排一切，为我解决困难。

除了为我安排工作外，有关合约签订，谈片酬歌酬，都是由她负责。作为一个经理人，自然有为旗下艺人争取利益的义务，凭着她八面玲珑的手腕，伶俐的口才及敏捷的思考，通常都可以为我争取到较佳的条件。

去年我在乐坛及影坛双线发展的成绩颇为不错，我自己亦感满意，尤其是在电影方面，拍了几部不错的电影，例如《英雄本色》、《倩女幽魂》及《胭脂扣》等，均是叫好叫座的电影。在金马奖中，都能得到多个奖项。虽然我提名角逐最佳男主角落选。但也没有失望，因为各方都给我很多的好评，也肯定了我的演技，我觉得观众的支持，比得奖更重要。

在我演出的几部戏中，不但在票房有骄人的成绩，而且能够带领潮流，这才是感到最开心的。例如《英雄本色》开创了英雄片的潮流，周润发的 Mark 哥、狄龙的豪哥、我饰演的杰仔都已深入民间；而《倩女幽

魂》更掀起一阵拍古装鬼片的热潮，至今仍方兴未艾，接着的《金燕子》、《画中仙》都是依照这个模式拍摄，台湾方面跟风抢拍更是不在话下。

不过我最喜欢的还是《胭脂扣》，在片中我饰一个富家子弟十二少，与梅艳芳合作，阿梅还凭这部戏获得金马影后呢，此外这部是文艺片，是有票房毒药之称的片种，但收入却有1500多万，很多行内人都吃惊不已呢。作为一个演员，我是希望文艺片能够再为观众所接受，因为唯有演出这类片种，演员的演技才能有更大的发挥，而大部分喜剧、动作片，演技都是肤浅而没有深度的，大家几曾看过喜剧及动作片演员在金马奖中获奖？今年我最大的愿望是除了演唱会成功外，还希望多接几部好戏，于痛下苦功之后再获得提名角逐金马影帝的奖座，这便无憾了。

以前我抽烟抽得很凶，尤其是紧张的时候，我需要用脑筋的时候更是一根接一根地抽。但最近我却决定戒烟，主要是为身体健康，而且经常有歌迷写信叫我戒烟，他们一番好意令我感动。最主要的还是为了自己的事业，因为每次抽烟，呼吸器官或多或少都会受到影响。在唱歌时，尤其是在需要极多体力的演唱会，便容易出现无气的情况，作为一个歌手，抽烟是百害而无一利的，所以今年便下定决心，将抽烟的恶习戒除。其实我的烟瘾并不大，只是一种习惯。因为我一向抽烟，都不经过肺部，只是口腔略为打转便喷出，所以我抽烟的速度比一般人快，对我的健康影响不大。不过日积月累，可能会对气管有害，所以还是决心戒掉。

但要戒掉一种习惯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所以我采取了两个步骤，第一步我是以消极的方式进行，首先不买香烟，也不会带香烟在身，改抽“伸手牌”。帮朋友，如果是抽烟的，我自然可以大过烟瘾，假如对方没有吸烟，那就算了。这样虽然有点不好意思，但长期下来，吸烟量是减少了很多，假如运气好，可能一天也没有机会抽烟呢。接着我会采用较积极的办法，就是向医生请教，在医生的指导下戒烟，因为很多人

在戒烟之后便会体重骤增，或者会无节制的狂食。卖艺人最怕的便是发胖，为了避免这种不良后果，一定要慎重进行，在医生的指导下戒烟会比较保险。现时我戒烟只是进行第一步，第二步相信要等比较清闲的时候，恐怕这才能实现。因为如果一直忙于工作，无论劳心或劳力，都会心痒痒地想吸烟。而且为了戒烟后不致体重骤增，便一定要增加运动量，如果刚好在拍戏期间，晨昏颠倒，没有时间运动，很容易便会变成肥仔。我还想在这个圈子捱下去，所以也不想冒险。

我计划用一个月的时间到外国，物色一个风景幽美，有湖光山色的地方休息，每天规定时间去跑步、健身，相信烟瘾很快便会戒掉。谈到去外国休息戒烟，令我想起已经很久没有度假了，虽然去年也经常出国，但却有工作在身，行色匆匆，连走马看花的时间也没有，虽然身在美加，连当地的风光都没法细览，不停地坐车坐飞机穿梭各地。演唱完就返港，脑中一片空白，只留下酒店及演出场地的印象，毕竟到外地工作不同于纯粹的旅行，因为工作压力，就算有时间游也不过瘾，起码心境亦有所不同。

其实我是很喜欢去旅行的，环游全世界是我的心愿，所谓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去旅行可以增广见闻，多看一些名山大川，也可以令自己的胸襟更加广阔。不过现时虽然交通快捷方便，但这个世界实在太大了，名为环游世界，其实最多只能在每个国家做重点游览，单是中国大陆，要游遍各省的名胜风光，一年时间都不够，所以想尽窥全豹，是不可能的。

近几年我拍戏、灌唱片、登台，不断有工作涌来，有几天假期已很满足，所以想环游世界，现时来说是一种奢望，要实现这个心愿，只有等退休之后了。

现时做演唱会，越来越困难，因为观众看多了，要求便越来越高，所以作为一个制作人对搞演唱会已视作为一件有挑战性的工作，因为每

每挖空心思亦未必能获得观众的赞赏。

不过我觉得这样才是一件好事，任何事都不断进步的，人总是有惰性，没有外在环境的压挤，往往便会松懈下来，观众的水准高，制作人脑筋才会变得越来越灵活，我们才有更多姿多彩的舞台表演让观众欣赏。最近我与经理人及工作人员经常开会，讨论今后演唱会的形式及内容，我也提出很多意见，初步决定是以夏天为主题，以活力及动感为主，特色是比较着重灯光和舞蹈，因我觉得现场唱歌，无论天赋歌喉如何好，效果都会比在录音室灌唱片差，演唱会是一种综合性的舞台表演，一定要多姿多彩才能令观众满意，如果只是木木地站在台上唱歌，倒不如回家听唱片算了，因此我强调一定要搞好舞台效果，就算自己辛苦一点也没关系，而且我自信有足够的体力可以应付。当然，我十分了解歌迷的心态，他们买票入场，自然是希望能够欣赏到自己喜欢的歌手唱出心爱的歌曲及希望在整晚享受到难忘的视听之娱，因此，制作演唱会，必须要从这个方面动脑筋才是。此外，我特别关心如何令场馆四面的观众可以公平地欣赏我的演出，因为很多演唱会由于舞台设计所限，往往会忽略了某一边的观众，所以我希望能改进这方面的缺点，除了在设计舞台时，考虑这方面外，在演出编排方面，也会要求制作人特别注意这一点，我宁愿多一些翻腾跳跃，也不希望入场的观众失望。为了增加场数，有人建议我加开日场，但我却拒绝了，因为在日间看演唱会根本没有气氛，不但观众看得不过瘾，甚至连歌手本人也会唱得不起劲。

梅艳芳在过去几年是和我合作最多的女星，所以在不知不觉间我们便成为深交，遇到什么心事、难题我都会找她倾诉，虽然她的年纪比我轻，但是人生经验丰富，而且懂得体谅别人，以致我对她无话不谈，简直就仿如两姐妹般。梅艳芳是一个很有义气的女孩子，是我在乐坛很少见到的。在任何情形下她都会站在朋友的一边，在圈中连男的也难找，真想不到的一个女流之辈，竟然有如此性格，实在难得。

一度因为和她来往密切，也曾给人错觉以为我们“拍拖”，其实我和她熟得像兄弟一般，完全没有异性的感觉，更遑论擦出爱的火花来。梅艳芳是一个永不言败的女孩子，她的信心强，野心也大，所以她会用尽自己的能力去争取应得的一切，这点无疑是令我十分佩服的。

由于近来几部戏都未开镜，所以比较清闲，于是大量补充睡眠，因为一开镜，可能会连续十几天无觉好睡。现时我每天都睡10个钟头，真是十分舒服，这种并非被闹钟吵醒，也不必担心明天的工作的睡眠是最快意的。我拍通宵戏时，很多人都夸我精神体力好，因为我从不睡觉，也不打瞌睡，有时打灯、换布景，或是导演先拍其他演员，明知有几个钟头的空档时，换了发仔或其他演员，必然会睡得鼾声大作，但我却不会睡觉，宁愿抽烟提神，或与一些工作人员闲谈，有时虽然强烈的睡意侵袭，也会死顶下去。

有人笑我自找辛苦，不会适应环境，其实我是另有苦衷，因为我有一个毛病，就是睡醒之后，整个人便会浑浑噩噩，双眼发红，很久都不能集中精神演戏，或在片场散步，这已成为我的习惯。

谈到拍《倩》片续集，由于之后有很多跟风之作，所以拍下集便要寻求新突破，无论在造型或布景方面都要创新，而且还要加入很多特技打斗的大场面，此外还有很多骑马奔驰剑击的镜头，所以我们一班演员，包括王祖贤、关之琳等都被徐克招去集训，每周安排几天在沙田骑马练剑。

这种集训对我也有好处，因为这段期间就算不练剑，也要为自己的演唱会作体能训练，练剑骑马都有助我的身手敏捷和灵巧，可谓一举两得。所以我对这类集训一直以来十分热心，每堂课都很少缺席呢！

初入娱乐圈之时，无论圈内圈外的朋友，都曾说过我的性格，其实并不适合在这个地方。而我自己也是认同的，因为在人际关系方面，我并不如其他人那么好（但我已尽力去做），此点已是最失败之处。不过若

问我适合做什么工作，我又真想不出，故此就算当初表演事业成绩并不理想，我也留下来等待机会。我自知在这方面十分失败，从未替自己的未来作打算，就是现在稍有成绩，也不会考虑另作投资，因为我既无生意头脑，也没有胆量，怕辛苦赚来的钞票，一下子失去。这就如赌钱一般，周围的朋友打牌注码大，牌章好，我根本不是他们的对手，所以不敢玩，怕输太多，一来会心痛，二来又失面子。

有时我也会担心到日后，若不做娱乐圈可以做什么？想了半天，或者开设计公司，或者做时装店生意，因为这两个行业，自己是略有兴趣和心得的，但现在是言之过早了，到真要改变时再作打算也未必会迟。转投新唱片公司之后，好像接受另一个新挑战般令人斗志增加，连带心情也进入另一个新境界，真不知怎样形容，总之是好多于坏。

事实上在这几个月来，我的心理压力增加不少，一方面工作忙碌令我透不过气，加上自己好胜心强，不希望转了公司之后，给人感觉水准不及以前，所以我更要加把劲。

尽管我的性格比较独立，但仍然得到很多朋友的鼓励，好似梅艳芳和黎小田他们给予我不少意见，令我增加信心。已有四年没有在夜总会演出，所以不久前答应香港一间夜总会邀请时，心里十分矛盾，怕自己不能够胜任。回想几年前于夜总会演唱时，所遇到不开心事件至今仍记忆犹新。因为当年乃是黄毛小子，名气不大，所以被安排唱歌的地方也属于二三流的夜总会，当然这些地方难免品流复杂一点，但是为了增加出台经验，我也会接下来。

当听到观众拍掌，心情是极兴奋的，但是少不了亦会有一些滋事分子存心捣乱，我就有过被一些醉酒的大汉将杯子猛力掷中的经历，本来我曾一度有意还击，但想到这小小的打击也不能忍受，日后怎可以面对更大的问题？所以即时我便警告自己必须忍受。果然后来有更多同类事件发生，自己都能应付，从而训练忍耐性格。

不过今次在夜总会登台，所得到的反应是前所未有的、令我可以直接希望唱下去的感觉，因为和歌迷距离拉近，大家接触容易，所以深切体会到歌迷对我之情，最难得她们并非全是女孩子，而是男女老少都有，所以我很开心，自己的歌路亦扩阔了，不再局限于情歌。

幸好，经过多年来不断的努力，我终于能够与歌迷们取得沟通，希望在未来的日子里，多唱更好的歌，得到更大的满足。当年我的忍耐，总算没有白费。

在乐坛多年，我最大的收获并不是名和利，而是获得一帮忠实的拥护者。他们对我的支持，令我自己更有信心，他们对我的爱戴与拥护实在令我非常感动。在我的第一次演唱会中，观众大部分是年轻人，但在第二次演唱会，我却发觉有很多家庭观众，证明我已为大众所接受，不再局限是年轻人的偶像。观众的层面扩大，是一件可喜的事，今后我会继续努力，希望获得更好的成绩。

由于得来不易，因此我对于今天的成果，特别珍惜，无论登台、开演唱会，还是拍戏，我都是全力以赴，不敢掉以轻心。因为创业难，守业更难，要保持自己现时在乐坛的地位，便一定要不断寻求突破，要求自己不断地进步。这种奋勇向前，不留恋过去风光的精神是迈向成功的原动力，是每个艺人都必须具备的。

我对于自己的每样工作，无论是电影或是唱片，都是把全副精神投进去，希望做得最好，尤其是每次的个人演唱会，我更是十分重视。因为个人演唱会，不但是—段时间内自己唱歌成绩的展示，也是令我获得满足感的时刻。说现实一点，开演唱会更是一个歌手收入最多的工作，所以每当打算开个人演唱会时，我都会将它放在第一位，将其他的工作提早完成，或是暂时搁置，利用几个月的时间去准备，以最佳的精神和体力去演出。

每逢开演唱会，很多人关心的是场数多少的问题，任何人都希望场

数越多越好，因为收入也会因而增加，但我觉得这并不是最重要的，我重视的是如何将演唱会搞到最好，入场来看我的观众都是我的拥护者，他们来听我唱歌，假如没有一些新鲜的东西给他们看，便对不起拥戴我的歌迷，所以场数多少我无所谓，起码十场我有十足把握。但如何将一个演唱会搞得有声有色，多姿多彩，却是颇伤脑筋的一件事。

一张唱片的销量多，歌曲好固然是重要，此外封套吸引人，亦会激起歌迷的购买欲，因而销量大增。所以我每次出碟都会费尽心机去拍封面，最近推出的新大碟，更是远至加拿大拍雪景，希望能一新歌迷耳目。

这次在加拿大拍摄雪景唱片封面，较早时唱片公司已有此意，刚巧那时我在加拿大登台，公司便派了一队摄影组到加拿大与我会合，利用几天时间摄制完毕，一举两得，也省了我不少时间。不过在冰天雪地之下工作并不好受，当时的温度是零下几度，冻得我的耳朵几乎掉下来，五官几乎没有感觉，在寒风刺骨的情况下，还要装出一副潇洒的模样，现在想起也觉难顶呢！不过幸好出来的效果却不错，歌迷的反应也很好，我这趟辛苦并没有白费。

二、《我的转折点》

1989年对我来说，是颇有意义的一年，主要是我的巡回告别演唱会开始，完成这次巡回演出之后，我将退出娱乐圈。因此我对这次演出特别重视。在出发之前，我进行了长时间的筹备工作，也花了很多心思，无论在服装及制作方面，我都是不惜工本，一切都要最好的，希望给外地的观众留下一个好印象，赚钱与否，尚在其次。

香港固然是我的发展基地，但海外拥戴我的歌迷也不少，很多地区

都成立了歌迷会，虽然平时很少见他们，但这班拥趸却是忠实不二，实在令我感动。对于他们我有着一份歉意，因此在决定退出娱乐圈之前，举行了这次巡回演唱，将我最好的歌送给他们，作为临别赠礼。我之所以决定今后不到海外登台，是因为我在演唱事业方面，已达到顶峰，我希望发展唱歌以外的事业，例如导演、唱片监制和形象设计等，而外出登台，实在太花时间。

告别演唱会的第一站是马来西亚的吉隆坡，这次演出十分成功，反应可谓空前热烈，皆因我主演的电视剧及电影都曾在彼邦上映，因此观众对我很熟悉。当我在台上宣布这是我在大马的最后一次演出时，在场的歌迷都很伤感，同声高叫“不好呀！”气氛十分感人，这是我在吉隆坡登台最难忘的一件事。也许是水土不服，我在大马登台期间，竟然闹起肚痛，整天往厕所跑。甚至有一次在台上，也有这种情况出现，当时真是十分狼狈，幸而我用惊人的意志强忍下来，不动声色地完成演出，然而肚痛却消失了，也许这便是意志战胜病魔。我想大多数艺员都会有共同的感受，就算是生病，几天没有睡觉，心情不好，但一上台表演，这些生理或心理的毛病，都会顷刻消失，全心全意地完成演出。舞台是一个艺人的事业，也是生命，站在舞台上便会全力以赴，其他事都会抛诸脑后。

我一个感情比较内敛的人，很少将真正的感情暴露于人前。不过在吉隆坡登台时，当我唱出《别话》一曲时，忍不住流下眼泪，因为舍不得离开热情的歌迷。这次演出之后，再也没有机会踏足大马的舞台了，因此触感流泪，也是人之常情。大马之行，我发觉歌迷实在太热情了。一踏出机场，便有无数的歌迷在迎候，一见到我便蜂拥上前。对于歌迷的热情，我虽然十分感动，但为了不影影响其他旅客，与他们打过招呼之后，便匆匆上车离去。到达酒店，未下车已吓了我一跳，原来又有一批歌迷在等候，最后千辛万苦才冲出重围，回到房间休息。

大马我已来过几次，本来想趁此机会游览当地名胜，到百货公司购物，但由于歌迷太过狂热，主办单位与我的经理人为了我安全，都劝我不要离开酒店。于是整个行程十多天，我都是在酒店内度过，甚至吃饭也在房间内，真是闷得发慌。

有一次忍不住要到外面走走，逛百货公司，经理人陈淑芬经不起我的请求，于是安排了一辆车与几位工作人员陪我到一家著名的百货公司，谁知一下车又被歌迷发现，许多人迅速地围上来，人群愈来愈多。百货公司恐怕发生意外，竟将门闸落下，索性不做生意了。结果我逛百货公司的计划只好泡汤，没趣地返回酒店，继续当我的“室长”。

在吉隆坡、怡保、檳城、大马演唱完，最后一站便是沙巴，也是我此行最好玩的地方。除了演出之外，我还与一班工作人员，租了一艘游艇出海潜水，真是痛快极了！沙巴是一个比较偏僻的城市，未被工业污染，海水澄清，风景怡人。在这里潜水，海底景观壮丽，真是令人目眩神驰，留下了难忘的回忆。由于是最后一次在大马演出，因此歌迷会亦宣布解散。不再演出，歌迷会存在也没有意义，倒不如将之取消。对于解散大马的歌迷会我实在有点依依不舍，因为这个歌迷会是在1981年成立的，会长与我也很熟，大家都有很深厚的感情，但这是逼不得已的事，会员们也很谅解。我还建议他们投向梅艳芳歌迷会的阵营，我与阿梅是老友，相信我们两人的歌迷，也能打成一片，大家做好朋友吧！

对于一个艺人来说，除了本身的演唱造诣要经得起考验外，体力也是极重要的。两个小时在台上又跳又唱，若没有平时训练，一般人都会气喘吁吁，遑论气定神闲地在台上唱歌了。尤其是在开演唱会的时候，20多场不停地唱，所消耗的体力更是惊人。因此在演出之前，一定要有严格的训练，令精神和体力都处于最佳状态。有些人不明白开一次演唱会为何要花较长的时间准备，其实体力的锻炼便是重要的一部分。

对于身体健康我是十分注重的，所以经常都有运动，保持身体不变。

要成为一个出色的艺人，自制力很重要，有时也要牺牲一些口腹之欲。我也算幸运，很少受到体重的困扰，也许是我的饮食习惯好，所以从来不必为减肥而伤脑筋。而我保持身材健美之法，主要是游泳。我觉得游泳是一项较佳的运动，全身的肌肉都可以得到锻炼。而且在夏天酷热之际，碧波畅泳也是一种惬意的享受。

巡回演唱告一段落之后，接着又马不停蹄地赶赴日本参加东京音乐节。这次我参加东京音乐节是担任表演嘉宾，由于已有多次出席国际性音乐盛会的经验，所以全无心理压力，上台演出也是潇洒自如。最有意思的是有机会与日本的演歌大王五木弘合唱一曲《追忆》，虽然只有短短几天练习，但效果倒也不错，很多日本朋友都说我有天分，虽然这是恭维话，不过我很满足。

返香港之后，我将十分忙碌，因为电影工作室的《倩女幽魂续集》要全力赶工，因此我执导的计划也要置后，根本没有空档做任何事。所以希望待清闲的时候，再全心全意地执导我的第一部作品。

附录 张国荣个人档案

姓 名：张国荣

原 名：张宗发

英文姓名：Leslie Cheung

出生日期：1956年9月12日

出生地：香港

血 型：O型

小 名：十仔（家中排名第十）

别 名：哥哥

别名的由来：合演《倩女幽魂》的王祖贤如此称呼他，自始四周的人也改称他这个名字

喜爱的花朵：兰花（因为此花寿命较长）

喜爱的食物：海鲜，特别喜爱龙虾

讨厌的食物：墨西哥菜（可怕，同时皱起眉头）

喜爱的颜色：白、黑、灰

喜爱的汽车：保时捷

驾驶特征：安全驾驶（自己虽是这样说，实际却经常高速驾驶）

嗜好：绘画、看电影，也很喜爱古董

害怕的事情：坐飞机（特别是遇到气流的时候），有少许畏高症，接着是密室恐惧症

讨厌的事情：谣言（发出谣言的人，包括喜欢讲谣言的人）

喜爱的书本：《红楼梦》及有关室内设计的书本

喜爱的作家：巴金

喜爱的电影：《歌》

喜爱的男明星：丹尼尔·戴·刘易斯、杰克·尼克尔松

喜爱的女明星：奥戴丽·赫本、费雯丽

喜爱的导演：黑泽明、李翰祥

喜爱的歌手：芭芭拉·史翠珊、埃尔顿·约翰、Boys II Men

购买衣服时：自己买，内衣多数网购

喜爱的动物：狗

宠物：德国牧羊狗，名叫“宾格”，这已是他饲养的第三只狗，是在加拿大居住时开始饲养的

生活信条：忍耐，朋友是最重要的

睡觉时的姿势：多数是侧睡

入睡时：能及时入睡，即使有心事也能及时入睡

起床时：能及时起床，属早睡早起型

最钟意自己面部哪个部分：

下巴（因为看相师傅说他下巴晚年有运行所以钟意）

最不钟意自己哪个部分：

左眼（平时是双眼皮，但一到疲倦时就变成三眼皮）

最钟意身体哪个部分：

无特别

最不钟意身体哪个部分：

腿（因为觉得短，如果身体能修长点就好）

如何分析自己性格：

情绪化

会用什么动物比喻自己：

野狼（因为不论何时都需要自由，不愿受束缚）

到目前为止最开心的是何事：

在康城影展上《霸王别姬》一片取得大奖

到目前为止最伤心的是何事：

父母亲的高世

如果可以再选择性别，会选择男或者女：

男啦（因为现时世上男人始终有自主权）

如果做女人又会做一位何种性格特质的女性：

希望做一个有钱同时有才干而不被别人支配，可以自由自在地生活的女人

张国荣年表

1956 年 出生

9 月 12 日出生于香港。

1969 年 13 岁

赴英国留学。

1973 年 17 岁

父亲中风，辍学回港。

1977 年 21 岁

音乐：参加丽的电视台亚洲业余歌手大赛，以一曲 *American Pie* 获得香港地区亚军，发行首张唱片 *I Like Dreaming*。

综合：当选《华侨日报》“最有前途新人”。

1978年 22岁

电影：出演首部电影《红楼春上春》，客串电影《狗咬狗骨》。

电视：出演电视剧《岁月河山之我家的女人》、《屋檐下之十五、十六》、《女人三十》、剧集《鳄鱼泪》。

1979年 23岁

音乐：出品专辑唱片《情人箭》。

电视：出演电视剧集《浣花洗剑录》、《情人箭》。

1980年 24岁

电影：出演电影《喝彩》。

电视：出演电视剧集《浮生六劫》、《大内群英续集》、《小小心愿》、《珠海枭雄》。

1981年 25岁

电影：出演电影《失业生》。

电视：主演电视剧集《对对糊》、《甜甜二十四味》、《游侠张三丰》、《凹凸神探》。

1982年 26岁

电影：主演电影《柠檬可乐》、《冲击21》、《烈火青春》、《杨过与小龙女》。

电视：主演电视剧集《爱情跑道》。

1983年 27岁

音乐：出品专辑唱片《风继续吹》、《一片痴》。作词《片段》、《情

自困》。

电影：主演电影《鼓手》、《第一次》。获得第2届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男主角”提名（电影《烈火青春》）。

1984年 28岁

音乐：出品专辑唱片《张国荣 *Leslie*》。主演首部音乐电影《惊情》，创电视台收视记录。获得第5届商业电台擂台歌曲大奖、第7届香港电台“十大中文金曲”奖（歌曲 *Monica*）、第2届无线电视“十大劲歌金曲”奖（歌曲 *Monica*）。

电影：主演电影《缘分》。客串电影《圣诞快乐》、《三文治》。

电视：主演电视剧集《依本多情》。

综合：当选《华侨日报》“十大最受欢迎艺人”。

1985年 29岁

音乐：出品专辑唱片《为你钟情》、新歌加精选唱片《夏日精选全赖有你》。举行首次红馆个人演唱会10场、澳门演唱会2场。获得第6届商业电台擂台歌曲大奖、第8届香港电台“十大中文金曲”奖（歌曲《不羁的风》）、第3届无线电视“十大劲歌金曲”奖（歌曲《不羁的风》）。

电影：主演电影《龙凤智多星》、《为你钟情》，客串电影《求爱反斗星》。

电视：主演电视剧集《武林世家》。

1986年 30岁

音乐：监制并出品专辑唱片《张国荣》、*Stand Up*、新歌加精选唱片《张国荣英雄本色当年情》。作词《爱火》。举行第二次红馆个人演唱会

12 场。联合举行澳洲雪梨演唱会 2 场。获得第 7 届商业电台擂台歌曲大奖、第 9 届香港电台“十大中文金曲”奖（歌曲《当年情》）、第 4 届无线电视“十大劲歌金曲”奖（歌曲《当年情》、《有谁共鸣》）、“年度金曲”金奖（歌曲《有谁共鸣》）。

电影：主演电影《偶然》、《英雄本色》。

电视：主演电视剧集《猛龙过江》。主持第 41 届“香港小姐”选美大赛。

综合：当选香港电台年度“演艺十大当红人物”。

1987 年 31 岁

音乐：监制并出品专辑唱片《爱慕》、*Summer Romance*。作词《情难自控》。客串音乐电影《梦里风情》。举行“美加不眠”世界巡回演唱会 7 场。获得第 8 届商业电台擂台歌曲大奖、擂台大碟奖（唱片 *Summer Romance*）、第 10 届香港电台“十大中文金曲”奖（歌曲《无心睡眠》）、“最有创意歌曲”奖（*Summer Romance*）、全年销量冠军大奖（唱片 *Summer Romance*）、第 5 届无线电视“十大劲歌金曲”奖（歌曲《无心睡眠》）、“年度金曲”金奖（歌曲《无心睡眠》）。

电影：主演电影《英雄本色 II》、《倩女幽魂》。电影《英雄本色》获第 6 届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影片”奖。

综合：当选香港电台年度“演艺十大当红人物”。

1988 年 32 岁

音乐：监制并出品专辑唱片 *Hot Summer*、*Virgin Snow*。作曲《想你》、《沉默是金》、《共创真善美》。在红馆举行“百事巨星张国荣”个人演唱会 23 场。获得第 1 届商业电台“叱咤乐坛男歌手”金奖、第 11 届香港电台“十大中文金曲”奖（歌曲《沉默是金》、《无需要太多》）、

IFPI 唱片销售大奖 (唱片 *Hot Summer*)、第 6 届无线电视“十大劲歌金曲”奖 (歌曲《沉默是金》、《贴身》)、“最受欢迎男歌星”奖。

电影：主演电影《胭脂扣》、《杀之恋》。获得第 7 届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男主角”提名 (电影《英雄本色 II》)。

1989 年 33 岁

音乐：监制并出品专辑唱片 *SALUTE*、*LESLIE*、《张国荣兜风心情》、*Final Encounter*。作曲《由零开始》、《风再起时》、《一晚》、《太阳伞下》。作词《To You》。联合作词作曲《烈火灯蛾》。宣布告别乐坛，在红馆举行告别演唱会 33 场。主演音乐电影《日落巴黎》。获得第 2 届商业电台“叱咤乐坛男歌手”金奖、IFPI 唱片销售奖 (唱片 *LESLIE*)、第 7 届无线电视“十大劲歌金曲”奖 (歌曲《由零开始》)、“最受欢迎男歌星”奖。

电影：主演电影《新最佳拍档》、《倩女幽魂 II》。获得第 8 届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男主角”提名 (电影《胭脂扣》)。

综合：当选商业电台“十大靓人”榜首。

1990 年 34 岁

音乐：出品新歌加精选唱片 *Dreaming*。作曲《永远怀念你》。

电影：主演电影《阿飞正传》。

综合：当选香港电台“80 年代十大演艺红人”。

1991 年 35 岁

电影：主演电影《纵横四海》，客串电影《豪门夜宴》。获得第 10 届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男主角”奖 (电影《阿飞正传》)、第 28 届台湾电影金马奖“最佳男主角”提名 (电影《阿飞正传》)、第 36 届亚太影展

“最佳男主角”提名（电影《阿飞正传》）。

综合：当选商业电台“十大健康形象”。

1992年 36岁

音乐：作曲《如果你知我苦衷》。

电影：主演电影《蓝江传之反飞组风云》、《家有喜事》。

1993年 37岁

音乐：作曲《红颜白发》、《忘掉你像忘掉我》。作词《双飞燕》。获得第30届台湾电影金马奖“最佳原创歌曲”奖（歌曲《红颜白发》）。

电影：主演电影《霸王别姬》、《花田喜事》、《东成西就》、《白发魔女传》，客串电影《白发魔女传II》。获得第4届中国电影表演艺术学会奖“特别贡献奖”、第46届法国康城影展“最佳男主角”提名（电影《霸王别姬》）。《霸王别姬》获得第46届康城影展“金棕榈奖”及美国电影金球奖“最佳外语片”奖。

1994年 38岁

音乐：作曲《自问宣言》。获得第14届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电影歌曲”奖（歌曲《追》）、第31届台湾电影金马奖“最佳电影歌曲”提名（歌曲《追》）。

电影：主演电影《大富之家》、《金枝玉叶》、《锦绣前程》、《东邪西毒》，客串电影《记得香蕉成熟时之初恋情》。获得日本影评人协会“最佳外语片男主角”奖（电影《霸王别姬》）、第1届香港电影评论家协会大奖“最佳男主角”奖（电影《东邪西毒》）、第14届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男主角”提名（电影《金枝玉叶》）。《东邪西毒》获威尼斯国际影展“最高艺术成就金牌奖”。

1995 年 39 岁

音乐：复出乐坛，出品专辑唱片《宠爱》、MTV 影碟《倾诉》。作曲《夜半歌声》、《深情相拥》、《一辈子失去了你》。获得香港电台第 18 届“十大中文金曲”全年最高销量歌手大奖、第 15 届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电影歌曲”提名（歌曲《夜半歌声》）、第 32 届台湾电影金马奖“最佳电影歌曲”提名（歌曲《夜半歌声》）。

电影：执行监制电影《夜半歌声》。主演电影《金玉满堂》、《夜半歌声》。

1996 年 40 岁

音乐：监制并出品专辑唱片《红》。作曲《红》、《有心人》、《意犹未尽》。在红馆举行“跨越 97”演唱会 24 场，世界巡回 31 场。获得第 16 届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电影歌曲”提名（歌曲《有心人》）、第 33 届台湾电影金马奖“最佳电影歌曲”提名（歌曲《有心人》、《当真就好》）。

电影：联合导演电影《金枝玉叶 II》、《色情男女》。主演电影《大三元》、《风月》、《金枝玉叶 II》、《新上海滩》、《色情男女》。获得第 16 届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男主角”提名（电影《色情男女》）、第 33 届台湾电影金马奖“最佳男主角”提名（电影《风月》）。

1997 年 41 岁

音乐：出品 MTV 影碟 *Legend*、《哥哥的前半生》。

电影：主演电影《春光乍泄》，客串电影《九七家有喜事》。获得第 17 届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男主角”提名（电影《春光乍泄》）、第 34 届台湾电影金马奖“最佳男主角”提名（电影《春光乍泄》）。

1998年 42岁

音乐：出品专辑唱片《这些年来》、*Printemps*、MTV影碟《卡拉百分百绝对张国荣》。作曲《以后》。

电影：主演电影《九星报喜》、《红色恋人》，客串电影《安娜玛德莲娜》。受邀担任柏林国际影展评委。

1999年 43岁

音乐：监制并出品专辑唱片《陪你倒数》。出品MTV影碟《陪你倒数 *Leslie Cheung*》。作曲《寂寞有害》、《小明星》。自编自导自演音乐电影《左右情缘》。获得第22届香港电台“十大中文金曲”奖（歌曲《左右手》，退出领奖）、港台“世纪十大金曲”金奖（歌曲 *Monica*）。

电影：联合出品电影《流星语》。主演电影《星月童话》、《流星语》、纪录片《布宜诺斯艾利斯零度》（《摄氏零度之春光再现》）。电影《英雄本色》获得香港“世纪十大电影”冠军。

2000年 44岁

音乐：监制并出品专辑唱片 *Untitled*、《大热》。出品MTV影碟《Hit2000 张国荣 Leslie》。作曲《我》、《大热》。作曲、联合作词并监制《极爱自己》。导演MTV *I Honestly Love You*、《枕头》、《洁身自爱》、《你这样恨我》等。举行“商台903拉阔音乐会”。在红馆举行“热·情”演唱会13场，世界巡回24场，兼任艺术总监。获得第23届香港电台“十大中文金曲”奖（歌曲《大热》，退出领奖）、终身成就奖“金针奖”、无线电视“十大劲歌金曲奖”荣誉大奖、第13届商台叱咤乐坛至尊歌曲大奖（歌曲《左右手》，退出领奖）、十大专业推介奖（歌曲《左右手》）、新城劲爆年度歌曲“十大劲爆歌曲”奖（歌曲《左右手》）、年度歌曲金奖（歌曲《左右手》）、《明报周刊》“最突出男歌手”奖（歌曲《路过

蜻蜓》)、《明报周刊》“致敬大奖”(“热·情”演唱会)。当选香港作曲家与作词家协会(CASH)首任“CASH 音乐大使”。

电影:主演电影《枪王》、《恋战冲绳》。自编自导自演反吸烟电影短片《烟飞烟灭》。

综合:获得 CCTV-MTV 音乐盛典颁奖礼“亚洲最杰出艺人”奖。当选香港电台“90 年代十大演艺红人”榜首。出品广播剧《七年三日》。

2001 年 45 岁

音乐:监制并出品专辑唱片 *Forever*。作曲《诺亚方舟》。在红馆加开“热·情”演唱会压轴篇 6 场。导演 MTV《梦到内河》、《芳华绝代》。获得首届中国华语流行乐传媒大奖“最佳流行男歌手”奖、“最佳演唱会”奖(“热·情”演唱会)、“十大华语歌曲”奖(歌曲《路过蜻蜓》)、雪碧中国原创音乐榜千禧全国成就大奖、金曲奖(歌曲《发烧》)、无线电视“十大劲歌金曲”奖致敬大奖、四台联颁音乐大奖之“大碟奖”(唱片 *Untitled*)。

电影:获得第 37 届台湾电影金马奖“最佳男主角”提名(电影《枪王》)。

2002 年 46 岁

音乐:出品专辑唱片 *Cross Over*。作曲《这么远,那么近》。蝉联香港作曲家与作词家协会第二任“CASH 音乐大使”。

电影:主演电影《异度空间》。获得第 38 届台湾电影金马奖“最佳男主角”提名(电影《异度空间》)。

2003 年 47 岁

音乐:出品专辑唱片《一切随风》。作曲《玻璃之情》、《敢爱》、

《红蝴蝶》、《我知你好》。客串演出 MTV《你最红》。获得第 25 届香港电台“十大中文金曲”奖金曲银禧荣誉大奖、第 3 届华语流行乐传媒大奖“终身成就奖”、“十大华语歌曲”奖（歌曲《这么远，那么近》）、2003 年度 CASH 音乐成就大奖“最佳另类作品”奖（歌曲《这么远，那么近》）。

电影：获得第 22 届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男主角”提名（电影《异度空间》）。

4 月 1 日下午 6 点 41 分，从香港中环文华东方酒店的 24 楼跳下，送玛丽医院，经抢救无效身亡。